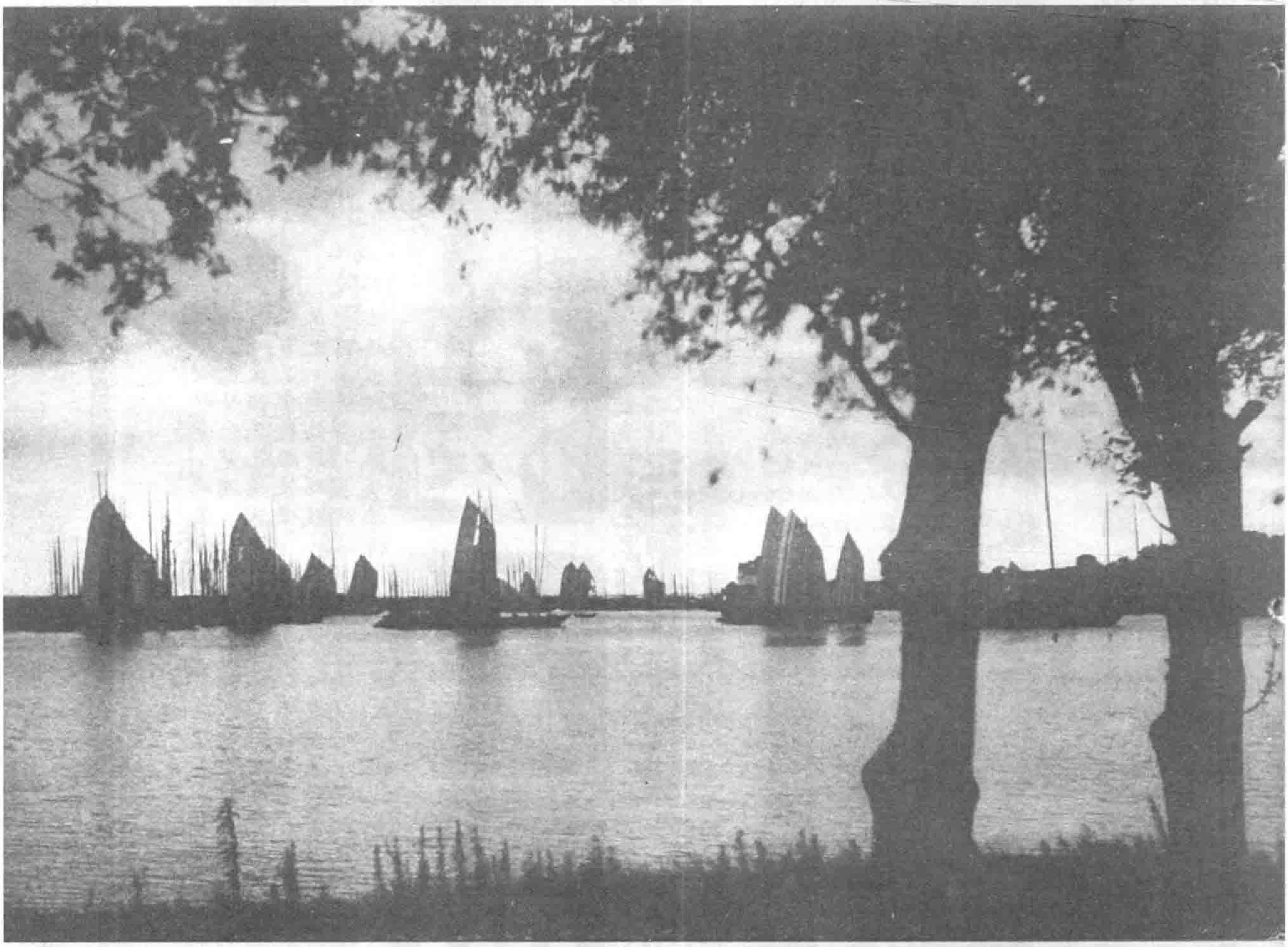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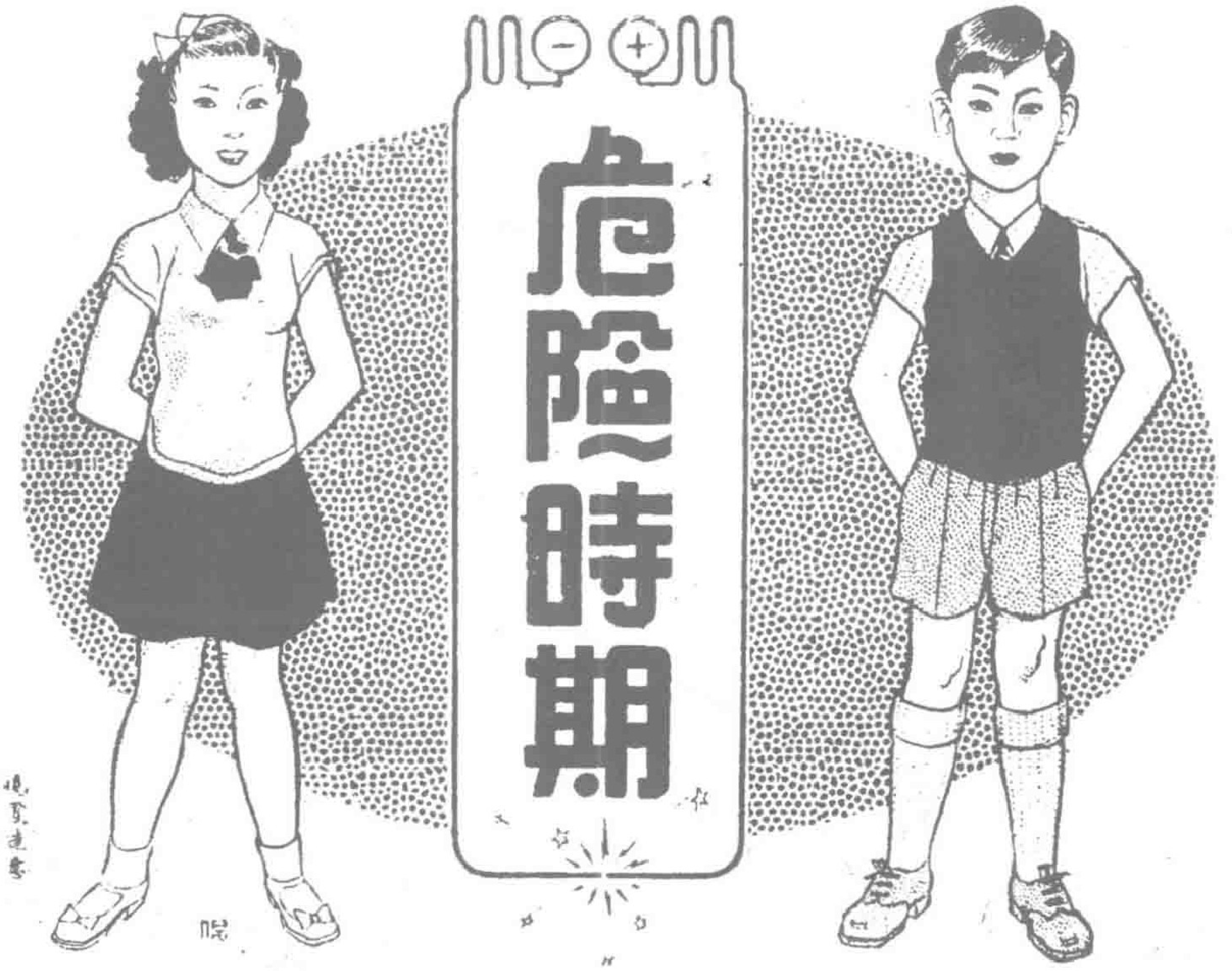
接收人語
岳陽攬勝記
蔣主席的故鄉
小人物的復員
華山探勝

洞庭湖朝暉



民國三十五年
六月號
第二十卷・第六期

CHINA TRAVELER
Vol. 20, No. 6 · June 1946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海力命

男女幼童．而至發育成人．在生理上每有顯着之感覺．如男兒聲帶變潤．女兒乳房膨脹作痛等等．當此時期．實為一生強弱之總關鍵．既嚴重．而且危險．倘衛養得宜．則發育正常體格健全．．終身享樂．幸福無窮．反之．則發育滯緩．軀幹瘦小．萎黃羸弱．甚至未老先衰．百病隨身．故為父母者．宜於此時．務使兒女進服魚肝油精出類拔萃製品．

因本廠製造該劑之設備及採用之原料．提煉之手續．已達世界最高標準．其維他命甲及丁之豐富．較之舶來品有過之無不及．其品質之純正已由全國名醫及數百萬服者加以證實．君如顧念子女前途之幸福．萬勿忽略此危險時期

功能

助長發育．改善體素
病後滋補．增進健康
輔助戒煙．產生精力

主治

先天不足．發育不良
神經衰弱．童癆脲病
骨軟夜盲．佝僂病等

新亞藥廠製造

各大藥房均售



民生實業公司

現有輪船九十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渝申線 渝嘉線 渝瀘線

渝津線 渝滬線 敘屏線

渝宜線 渝萬線 渝碚線

渝敘線 渝長線 渝合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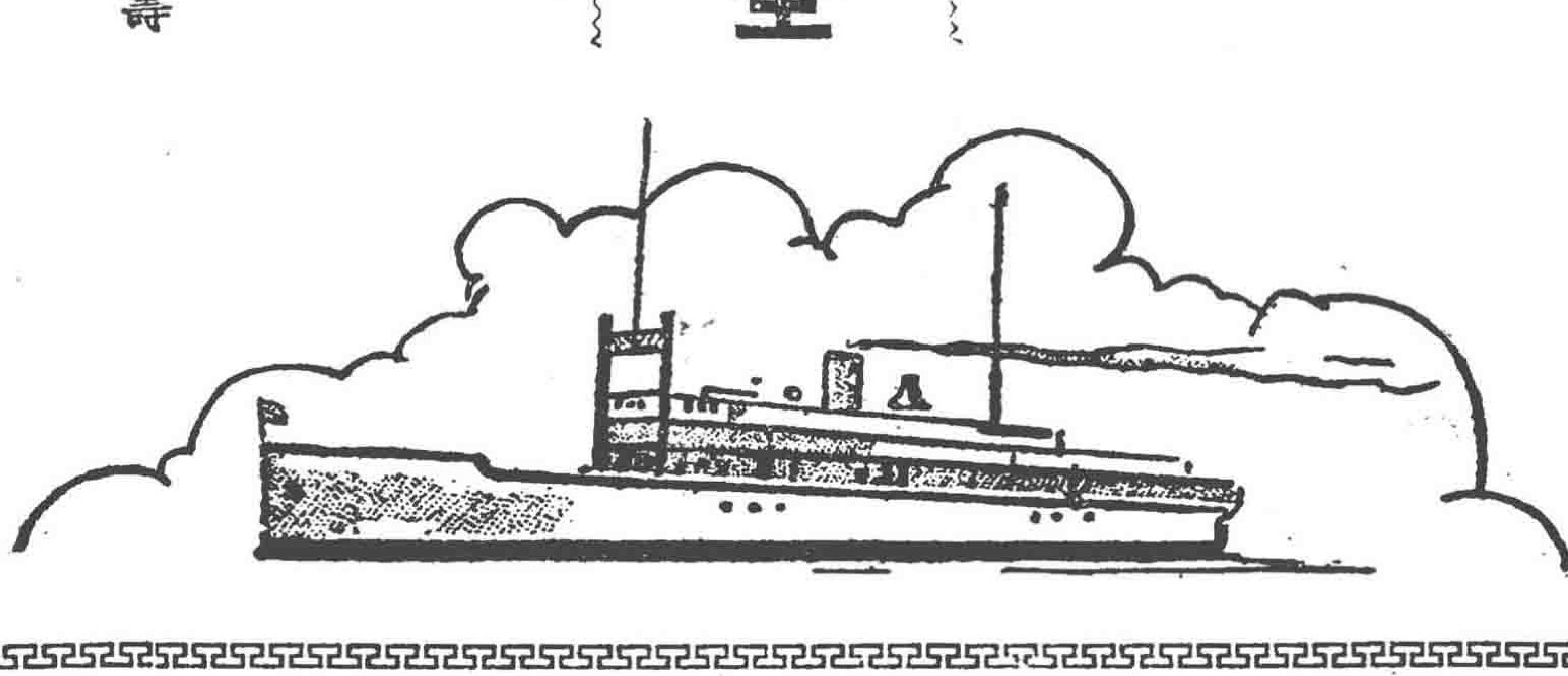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總公司 重慶朝天門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外灘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南京 漢口 宜昌 萬縣 陪陵 長壽 瀘洲 敘府 樂山 北碚 合川



註冊商標 謹防假冒

喬家柵湯糰

端陽佳節 應時食品 著名出品

名點名菜

粽子

樣樣好吃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別有情趣雅座

地址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號 電話七四一七四號

名煙

大都會



旅途良友

上海

大新煙公司發行所

牛莊路七七〇弄五號

電話 九七七五八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卷　六月號　目次

接收人語（上）……程志政……一
岳陽攬勝記……陳其英……七
隴南紀行……李芸生……一三
蔣主席的故鄉……野鶴……二〇
小人物的復員……凡言……二七
華山探勝……藍士琳……三一
風光綺麗說五湖……孤鴻……三五
碧玉泉紀游……帥雨蒼……四二
西北邊地拾異（四）……陳澄之……四四
洞庭勝覽（美術圖景）……四九
倫敦地下火車（美術圖景）……五〇
滇居幽趣……王偉……五一
英倫森林懷古錄……雷紅……五五
墨西哥風景綫……張德乾……五九
玀玀地買馬記……伍必熙……六三
歐美采風記（54）……沁明女士……六五
DDT解決了旅行的苦惱……周尙……七一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四）……葉勁風……七三
交通時刻表……八〇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伍千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為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 [illegible] 圓

到杭州 請住

西湖飯店

清潔舒適 唯一無二

西湖勝景 歷歷在目

地址：湖濱路八十九號

蔣孝遊鬻畫

山水堂幅 三尺六萬元 四尺八萬元

五尺十二萬元 六尺十六萬元

屏　軸 照堂幅例七折

扇面尺頁 二萬元

佛像仕女同山水例工細青綠加倍金碧再加倍

總收件處 上海福建路三〇五弄十八號



接收人語（上）

程志政

引言

自從盧溝橋的砲聲一響，神聖的抗戰跟着便開始了！當我們恭讀了蔣主席義正辭嚴的抗戰檄文以後，一面感覺得未來責任的艱巨，一面却又感覺到內心的無限輕鬆，近五十年來，我們被日寇壓迫的恥辱，到了一個總清算的階段了！誰都願在政府領導之下，有機會和日寇拚命，過去政府每次委曲求全，人們的忿怒之火總是在暗中加强燃燒着。一旦抗戰開始，這忿怒之火，便造成全民族前仆後繼，不惜任何犧牲的偉大力量。在那時節，眞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都興高采烈的擁護政府，反抗日本。

經過了八年的漫長歲月，歷盡了無數的黑暗辛酸，除却少數漢奸以外，全民族的抗戰意識，沒有絲毫動搖過，這樣偉大的决心，終於造成了最後勝利的空前奇蹟！我們生逢其時的黃帝子孫，眼看到國家民族，由殘暴不仁的敵寇手裏解放出來，眞恍然有隔世之感！

敵人終於無條件投降了！不可一世的侵略者，終於向着我們低頭了！我們的熱血沸騰着，憬憧着一個和平强盛的新中國！參加抗戰八年的我，也興高采烈的奉到命令到北方來接收平綏鐵路，滿以為中國從此太平了，我們的前途光明了！可是事實告訴我們，半年來豈但平綏鐵路沒有能接收，就是平漢津浦也沒有能通車，敵人是走了，橫在面前的，又是一片陰影，旅行雜誌編者屢次來信要我報道些接收情形，我却往往在迷惘中消失了提筆的勇氣，實在太令人失望了，我何嘗會想到勝利後會有這麼一天！

由於編者不斷的敦促，我開始在一陣辛酸以後動筆了，當然我所記述的，偏重於各地的見聞，可是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一個人對於當前紊亂局勢所抱的極度苦悶！是為引。

在興奮的情緒裏東飛了

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在八月十日傳到了陪都，那天下午記者正和沈諫初兄在春森路八號寓處閒談，忽然聽到外面連珠砲似的爆竹響澈山城，不一會兒同住的一位沙先生氣吁吁的跑來說，日本投降了！我和諫初還在將信將疑之間，因為投降的謠傳，已不是一次了！後來我們一口氣跑到美國戰時新聞處，看見一幅號外新聞，纔證實最後勝利，終於來臨了！

回到家裏，興奮得不知如何是好，同住的人們都嚷着說：可以回老家了！沙先生更表示九月一日他一定可以飛回南京！我也跟着他們整理衣物，似乎一兩天便可回上海了！紛擾了好幾天，心神方纔寧靜下來。不久，我奉到部令，派往張家口參加接收平綏鐵路，這是一個光榮的使命，從敵人手裏取回我們的主權，誰不樂意呢？尤其是張家口地處塞外，是國防的前哨，平綏路彷彿是國防的一條動脈，接收這條鐵路，自然更是富有意義！

平心而論，我對重慶絲毫沒有好感！雨多，霧多，坡多，再加上夏天的奇熱，物價的昂貴，任何人都希望早日離開它。我在八年抗戰期中，在英國三年，美國一年，湖北恩施兩年，印度錫蘭一年，眞正留在重慶的時間不過兩年，可是兩年也就够受了！我祈禱着早日和平，因為和平了我便可離開重慶。但是勝利來臨之後，一旦要和陪都告別，却又有些依依不捨了！本來我可以在九月初就得到機位，經我自動請求改期，又展到九月中旬，後來又要求展期至月底動身，想在重慶安度中秋佳節，作為和山城告辭前的一個紀念。豈知就在中秋那天（九月廿日）的前夕，突然接到通知，非在翌日動身不可，縱然陳訴了很多理由，支配機位的人却說：如果此次不去，以後便不容易再搭飛機，許多同去接收的朋友，也責以大義，非在中秋東飛不可。終於在先公後私的大前提下澈夜整理行裝。

九月廿日清晨，我們趕到中四路七十八號辦事處去搭乘開赴飛機場的大汽車，前幾天因為長江水漲，飛機一律在白市驛起飛。這天水落了，臨時改在珊瑚壩起飛，一行十五六人到了珊瑚壩，水早已把橋衝去了，在江邊搭上渡船，慢慢的踏上了機場的沙灘，從八時許等起，一直到十一時，纔通知到南京的客人們登機，其餘到廣州的却先走了半小時，我細細觀察當時接收人員的心理，誰都是興緻勃勃的，似乎他們都是新中國的建設者，充滿着無限樂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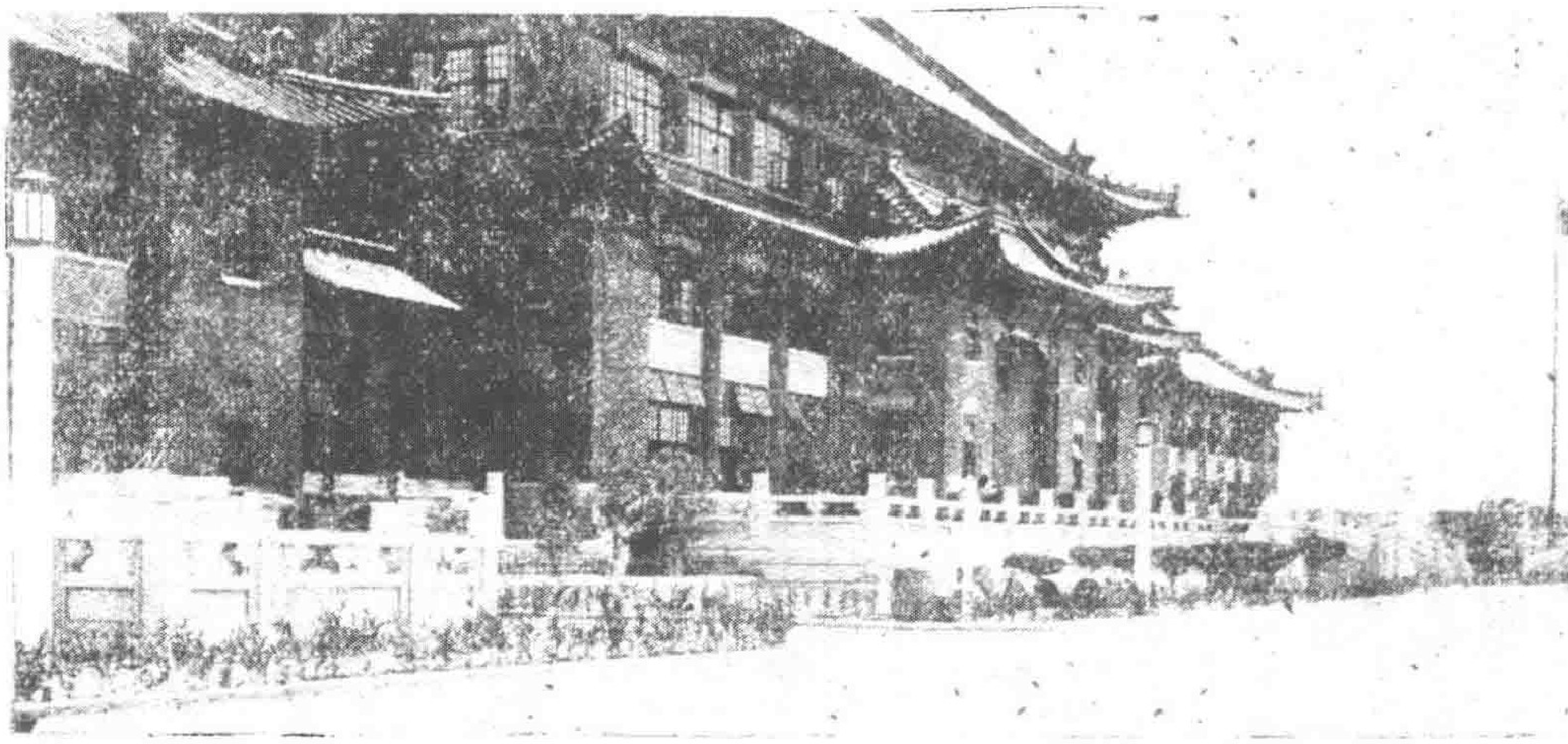
飛機在怒吼聲中上升了，這時我再從窗口裏俯瞰了山城一次，和它揮手永別了！我說永別，正是表示我沒有再到山城的意向，因為永別，自然也格外的有些留戀。飛機裏的生活是單調的，大家在高空祇是瑟縮着叫冷，兩小時以後，大家又餓得慌，我帶了四個月餅，祇好每個朋友分了半個，約摸下午四點鐘，忽然有人嚷着說：「中山陵到了！」一陣興奮，衝破了幾小時的沉寂，大家不期然而然的從窗洞口俯瞰下去，果然，氣象萬千，鍾靈毓秀的紫金山在望了！莊嚴偉大的　總理陵寢，也呈現在目前！那時我眞有無限感喟，無限安慰，八年了！在這八年的悠長歲月裏，我們的　總理陵寢，蒙上了一層血腥，加上了一片汚垢，我們後死者沒有力量來抵抗敵寇，致使　總理陵寢，淪入敵手，使　總理在天之靈，感受了極大的不安，我們是如何慚愧呀！經過了舉國上下的精誠團結，忠勇將士的前仆後繼，全體民衆的踴躍輸將，　最高領袖的神明決策，終於使敵人屈服了！我們忝為抗戰陣線上的一員，眼看到國家民族從不絕如縷，千鈞一髮的危機裏解放出來。今天重回首都，已經有「喜極淚沾襟」的感想，再看到長在憶念中的　總理陵寢，依然無恙，更自有說不出的酸楚來。

飛機師也許和我有同樣的感覺吧，老是把飛機在紫金山上盤旋，我們算是在空中謁陵了！飛機有時飛得很低，可以看到陵墓的石級，蒼松翠柏，也正迎風搖曳着，可是一片寂寞，遍地似乎找不到一個人影！一會兒飛機便緩緩地降落在大較場機場。

我們下機以後的第一個感覺，便似乎我們到了一個荒島，除了許多日本飛機美國飛機以外，祇看見一片蔓草！秋色已照到了人間，在機場上更自感到肅殺、空虛、和寂寞！原來預料的歡迎羣衆，一個也沒見到，最奇怪的連中國航空公司也沒有一個人在場照料，飛機裏的行李，自已往外搬，遠遠的有幾個脚夫，我們照呼他們過來，他們似乎也願意來，却被一個美國兵阻止了，已跑到半途的，又被趕回去，大概是美機專用的脚夫，不許他們担任額外的工作。仲秋的天氣在陪都還是很熱，到了白下，又似乎冷多了，當然眼看到一片荒涼寂寞，在心理上也要增加三分寒意。

太陽漸漸的西沉，餘暉也無力地斜照着，我們心裏正焦急着如何可到城裏去，大校場離開交通部有三十里光景，眼看着今晚是要在機場露宿了！飛機師被我們包圍着，請求他代為設法，他很幽默地回答：「我還是八年前到過此地，我自己還要靠諸位設法呢！」我們考慮了一下，決計自力更生，一部份人還在觀望，一部份便自己把衣箱皮包背起來，我也祇好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提着衣包，慢慢地朝着機場的大門走去，唯一的希望，是能在門外雇到人力車。經了一長段的途程，看到許多尚未繳械的日本兵，原來他們是担任警戒的，這是抗戰勝利後第一次看到的日本兵，雖然服裝器械和從前一樣，可是神情沮喪，已絲毫沒有凜凜的威風了！我們互不侵犯的走過，正在要到大門的盡頭，後面傳來一片呼聲，回頭一看，却是許多採取觀望態度的同志，高坐在一輛卡車上，這眞是喜出望外了！大家遂湧地爬上去，飛機師也早坐在一角，我問他們如何能有這個意外的遭遇？他們說：這是迎接空運國軍的專車，因為空運部隊還沒有到，臨時商請借用的。我們坐在卡車裏，得到了無限的安慰，沿途一片荒蕪，直到明故宮纔看到幾輛人力車。倘使沒有這輛卡車，我們正不知如何走進城呢！

汽車進了城，又彷彿到了一個死的境界，偌大的馬路上，祇有三五個人在徘徊着，房屋完全緊閉，從前最熱鬧的太平路新街口，也好似遭了一次浩刼，十室九空，日本商店眞不少，現在却完全關門了。沿着中山路向下關走，愈走愈荒涼，這眞是不可想像的一回事！



終於抵達了我們的目的地——交通部，就是從前的鐵道部。

終於抵達了我們的目的地——交通部。這座交通部却是從前的鐵道部，原來的交通部祇餘着一個空殼了！交通部裏面又是闃無一人，彷彿是座大蘭若！回憶到民國廿六年春間，我來拜望張部長公權時的鐵道部全盛情形，恍如隔世！好容易去找到梁寶善君，他是在我們前一週來的，由他的招呼，我們都被領導到宿舍裏面暫住。當我們看到老友梁先生時，正似荒漠裏遇到一個知己，快慰得不能形容！

鐵道部在戰前是一個最摩登的衙門，可是現在却是荒烟蔓草，到處罕有人跡！花園裏的草已長得比人高，把許多大建築陷在草堆裏！宿舍裏自然也是殘破不堪，便所裏更是污穢狼籍！如果不是先到的幾位同事來努力，恐怕偌大的一座衙門，還是棲身無術呢！據留居未走的公役說：這裏過去做過好幾部的官署，也曾盛極一時！

在一所統艙式的宿舍裏，住了金稼軒、趙育堂、戴中孚等五六人，到也十分熱鬧！還可在部裏吃飯。當晚正是中秋佳節，我們能從重慶趕到南京來賞月，未始不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可惜一輪明月，照在荒涼寂寞的南京城，更顯得它的凄清。我看了一會兒月，在虫聲唧唧的秋風裏，引起了無限的感喟，勝利了，我們是凱旋了！這裏給予了人們一個慘痛的回憶，憶起了八年來的創傷，憶起了八年來的亂離，南京在廿六年十二月陷落時，我正在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隔壁的茶室裏吃下午茶，由於英國人的冷嘲熱諷，使得我們如坐針氈，不能再吃下去！過了幾天，敵人在南京的暴行，又在報上公布了！我們看到，更是加上一陣慘痛，由此而引起了全世界輿論的指摘，由此而趨使敵人走向了沒落之路！我們偉大的抗戰，自南京陷落以後，更加積極起來，寫成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史詩。我個人呢！三十年回國，在上海看到老母一面，老父却因交通阻梗，沒有會到，後來歷盡險阻，由香港繞道曲江轉入重慶，數年之間，時而國內，時而國外，出生入死，不知凡幾，滿想回到故鄉，再在勝利聲中看到父母，豈知勝利後的第一封家書，便是告訴我父親已在三月前逝世了！豈不是人世間最可悲哀的一件事！國難家仇，湧上心頭，明月也似乎慘然變色，同情着我內心的悲哀。

第二天清晨起來，我和戴中孚兄急於要到電報局去發一封家報，走出交通部的大門，可巧一輛汽車經過，是下關來的搭客小汽車，我們要求搭乘，他說要十萬元的車費，把我們重慶人不禁嚇了一跳，經他說明僅合法幣五百元以後，又覺得太便宜了！在馬路上看到手無武器的日本兵，到處無目的的徜徉着！中午，尤箕照兄請我們在夫子廟吃午飯，夫子廟一帶比較熱鬧些，百貨店櫥窗裏的物資到也不少！看看所標的價格，僅及重慶的十分之一，久在重慶受了生活壓迫的人們，到此處方纔透了一口氣，幾乎有無物不想買的慾望。

尤先生爲體恤山城飛來的遠客，特地在午

餐時點了很多的海味及時鮮。蝦是多年不見面了，久別重逢，非吃一個痛快不可！蟹更是陪都所希罕，看到了宛似稀世奇珍！從此天天蝦仁蟹粉，大快朵頤，也算是補償了八年的饑喝了！

南京街頭，充滿了殘敗景色，馬路也是凹凸不平，秦淮河的臭水，依然如故，由此可知日本在華中一帶，並沒有作長治久安的打算，所以一切以不費鈔爲原則。後來我到北方一看就完全不同了！他們銳意建設的事實，到處可以表現出來。

● 一片紛擾中到了上海

我在南京住了兩天急於要看一看闊別多年的上海親友，於是托人去預定一個夜車包房，同行的有牟其亭、戴中孚、徐惠甫諸兄，部裏的朋友警告我說，現在一切沒有上軌道，九時半的火車，必須七時許就上車，否則包房也無法保留了！那天（九月廿二）我們四人早早就到了下關，下關大部份已燬於砲火，我們幾乎不能辨識。火車站依然無恙，但人却擁擠得無法駐足，我們想在附近覓一飯館就餐，遍覓無着，原來這裏火災以後，祇有臨時攤販，沒有餐館，不得已權在一個污穢湫隘的飯攤吃了些湯麵。這裏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最妙的是些意志頹喪的日本兵，好似餓民一般的到飯攤裏探頭探腦！車站左近滿是已降服的敵人。中國人眞偉大，彼此往來，視若無覩，似乎已把八年血債忘却了！

我這裏想順便提一提中國人偉大胸襟的一個趣例。我們到南京的第二天在太平路一家小理髮館理髮，那理髮匠看見我們是後方來的，便和我們問長問短，我說：你們八年來受了日本人不少的苦吧！他說：自然啦！有一次他遇見一個日本兵，大概吃醉了酒吧，拿了明晃晃的指揮刀，向着他便刺過來，幸而他逃得快，否則早作刀下鬼了！我問：你們恨日本人吧！他說：何消說得？我又問：以前日本人來理髮，給你們錢嗎？他說：那會如數給，態度兇惡極了！稍一不對，便大駡我們「馬鹿」，也祇好忍氣吞聲的受了！那時記者偶然把頭一側，鏡子裏發現坐在隣近一個位置上的，正是他所痛恨的日本兵，我奇怪的問：你們既然恨日本人，爲什麼在勝利以後，還肯剃敵人的頭呢？那人笑道：現在日本兵窮極了，那裏有錢來剃頭？他們走來求我，我心軟了，便吩咐學徒們替他盡一次義務。我聽了這番話，眞是萬分感動，他們不但原諒了殘暴的敵人，還願意來幫助已降服的敵人，把中國傳統的「仁義」道德，可謂發揮無遺了！後來這個日本兵理好了髮，果然彎腰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方纔離去！

却說我們在下關車站附近胡亂吃了一些麵點，匆匆的趕到站裏，萬頭攢動，鐵柵緊閉，如何進得去，後來有人說，可從邊門進去，邊門却有崗警守衛，閒人一概不准進站，我們所幸掛着交通部的證章，交涉了幾句，便通過了！問訊處已改爲黨政招待所，承他們的好意，在八時許便將我們偷偷的領進站台，跨進了一間包房！車廂內一片漆黑，那時離開車還有兩小時呢！

在月台上閒步時，看見好些便服而纏着臂章的兩路黨部工作同志，他們在車上有特殊的威權，照例不用買票。一位先生也和我們同住一個包房，帶了一包活鷄，把四五個鷄頭露在包外，也放在包房裏，據說南京的東西比上海便宜，所以跑單幫的人很多，車廂裏形形色色都有，鷄還算是上品呢，有時頭等包房裏還會走進一頭肥猪，人畜不分家，弄得車內污穢狼籍。我們車廂裏放着幾只鷄，自然也令人啼笑皆非，整個包房，腥臭不堪，大家抱着敢怒不敢言的態度，陪着笑臉和這位先生照常週旋。

最初，我們以爲五個人佔住一個包廂，可以痛痛快快的睡一晚了！豈知後來旅各蠭湧而至，不斷的有人來敲門，都虧得這位黨部同志回却了！最後又有一羣人跑來，把門擂鼓似的敲起來，我們以爲武裝同志來了，從窗口裏一望，却是穿便衣的，我們祇是不理，他們便在門外叫駡起來，黨部的同志也不甘示弱，問他們：「現在是什麼時候，還要這樣不講理？」他們高聲叫道：「靑天白日！」我們看着形勢不妙，祇好開門好意說道：「還有人要來，請別處去尋位置吧！」他們很强硬的說：「來了再讓。」便一屁股坐下了！我幸而踞在上舖，未曾波及！下舖却已擠滿了！我們在黯淡的光輝

裏互相問訊，纔知道這一羣人是中國銀行從重慶派來的，今天剛到南京，他們以戰勝者的姿態來看我們，氣燄很盛，後來知道我們也是「天外飛來」的接收人員，方纔客氣起來，談起許多朋友，彼此都還相識。

紛亂的空氣，漸漸寧靜下來，火車什麼時候離開南京，我們也記不淸了。因爲在接收尙未開始的時候，整個的鐵路在混亂之中，開車也無法準點。第二天一覺醒來，車巳到了常州了，車站担任警戒的，依然是日本兵，看上去巳不覺得可怕了！如此一站一站的過去，原定上午十時可以到達上海的特別快車，却遲至下午二時，中途也無人查票，到站也無人收票，一大羣的人，連同活猪活鷄等等單幫貨物，在紛擾喧鬧之中離開了北站。

我是在戰前離開兩路的，計算在北站辦公的時間，整整六個年頭，北站對我是有特殊好感的。自從山河變色之後，北站便也蒙上了一層汚垢，成爲旅客們的鬼門關，我在八年之中，時常懷念着它，幻想着有一天再能在原處工作，現在看到它了，八年的摧殘磨折，它巳顯出龍鍾老態！我個人也飽經憂患，到了「摒除絲竹入中年」的境况了！人事變幻不勝感慨。

由衰而盛的石頭城

出了車站，我又感到了一陣空虛，我雖然有幾個親戚朋友在上海，可是經過了八年的變亂，誰能担保他們還在原處，我在火車上承那位黨部工作同志介紹到一品香旅館居住，他鄭重的告訴了我上海找旅館的困難，他說：先到一品香找一位陳先生，他一定可以代爲設法的！沿途所看到的上海，和南京可巧一個反比，上海的熙熙攘攘，和八年前並無二致，並且還更進一層！不久，車抵一品香，陳先生果然十分幫忙，可是問了許多茶房，都說沒有空房，又打電話到各大旅社詢問，也是毫無辦法，陳先生連連表示歉意。我心想，這次到上海，果然情形不同了！沒奈何祇好和牟乾夫自去四處找，走至惠中旅館，向掌櫃的說了許多好話，末了他感動了，覺得遠自重慶歸來的接收人員，沒有一個棲身之所，實在太說不過去了，他毅然的答應在五樓騰出一個房間，我們自然感謝不盡，如釋重負！爲什麼上海旅館會如此擁擠呢？我後來細細打聽，纔知道各大旅社都是一班有閒階級包月的，他們拿旅館作爲俱樂部，打牌，嫖妓，抽烟無所不爲，而茶房呢，却又是旅館的二房東，旅館主人把房間控制權完全交給了茶房，凡和茶房熟識的，可以出一筆頂費、挖一個房間，普通旅客，既和茶房不熟，要出頂費也無路可通，所以儘管有任房空着不讓旅客住的怪現象！這次我們倘不是由帳房善爲疏通，决難分得一席地，因爲旅館門口「客滿」的牌子，是永遠不會卸下的！

到上海最熱鬧的幾條街一看，果然繁榮勝昔，物價比南京更低廉，我在抗戰期間，巳把所有的衣物消耗殆盡，無衣不破，無襪不洞，却是重慶公務員的普遍現象！到了上海，看到百貨雜陳，物價奇賤，心裏眞有說不出的快活，窮公務員到了上海，在一塊法幣合二百僞幣的比例下，自然是可以揚眉吐氣了！除了美金階級以外，法幣階級也算是傲視儕輩的了！我當然利用這個機會，儘量的補充了我的一些必需品！記得在開開公司買了半打襯衫，半打汗衫，短褲以及許許多多的日用品，結算下來，祇台着重慶一件襯衫的代價。至於吃飯，南京路上最大的餐館，五十元一客的便餐，也有二菜一湯。總之，一個人從重慶一到上海，便好似到了另一世界，似乎每一件東西都是可愛的，都是要買的！

在上海住了一星期，遇到了不少的親友，睽達八載，各訴離情，他們在日寇鐵蹄下所過的悲慘的生活，聽來實在令人髮指。他們對於中央接收人員表示着衷誠的歡迎，對於新中國的誕生，抱着無限的樂觀，大時代給予了他們興奮，減除了八年來所受的創傷。可是後來他們慢慢地失望了，那時誰會料到如此！

記者本想回里（南通）省親，不幸那時匪氣未靖，長江南北，交通阻梗，同時京方電催趕速飛平，所以在上海七日之後，又乘京滬路的上午特快車返京。在這裏我想提一提京滬路運輸當局的驚人成就，京滬路上的烏烟瘴氣，在上面巳經說得很詳細了！這次回京，我也以爲一定會如此，豈知那天金士貴兄（他那時是北站的負責人）領我上車時，竟是秩序井然

，絲毫沒有紊亂的現象，在這短短七天之內，他們能把秩序恢復，怎不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了

回到交通部，宿舍裏又增加了不少的人，都是由渝乘輪東下的。交通部裏也慢慢地有了些生氣，記者原先計劃到京後即可北飛，豈知一等十餘日，天天有搭機的可能，天天却又是失望，好不心焦。在京無事，每天總是逛夫子廟，最初是搭汽車去，後來承乾夫君告訴我們，可以搭火車，既方便又省錢，後來每天坐京市鐵路的小火車，到也別有風趣！夫子廟日漸熱鬧起來，菜館舞場如雨後春筍似的開張，我們常去的有金粉酒家，鳳凰餐廳，裏面設有舞池，生涯鼎盛。總之，南京自勝利以後，日寇斂跡，由盛而衰，如同鬼域，後來接收人員一批批的過來，飛機輪船，絡繹不絕，京市又由衰而盛。幾乎每日改觀，最後，夫子廟形成畸形的繁榮，物價也逐步飛騰，一夕數更了！

在南京十餘日之中，可巧逢着雙十佳節，中秋節是在淒清中過去了，雙十節却是如火如荼，盛況空前！我一早就到新街口去站着，聽見廣播機中，廣播着明故宮飛機場慶祝大會的節目，站在新街口的人們期待着勝利國軍的行列，直到十一時許，新六軍纔由明故宮緩緩的開來，新六軍在緬甸作戰卓著功勛，完全美式裝備，所以行列所過，無不高聲喝采，果然抗戰八年，我們是愈來愈强了！這種軍隊，和戰前國軍相較，眞有天淵之別矣！陸軍後面還有海軍，人數雖少，也足令觀衆耳目一新，空軍則不斷的在空中揚翼翱翔，機聲震耳欲聾！民衆團體學校參加的更是不計其數，我站在新街口的圓場裏，被關了三小時之久，饑疲交併，直等到整個行列走完，方纔回到夫子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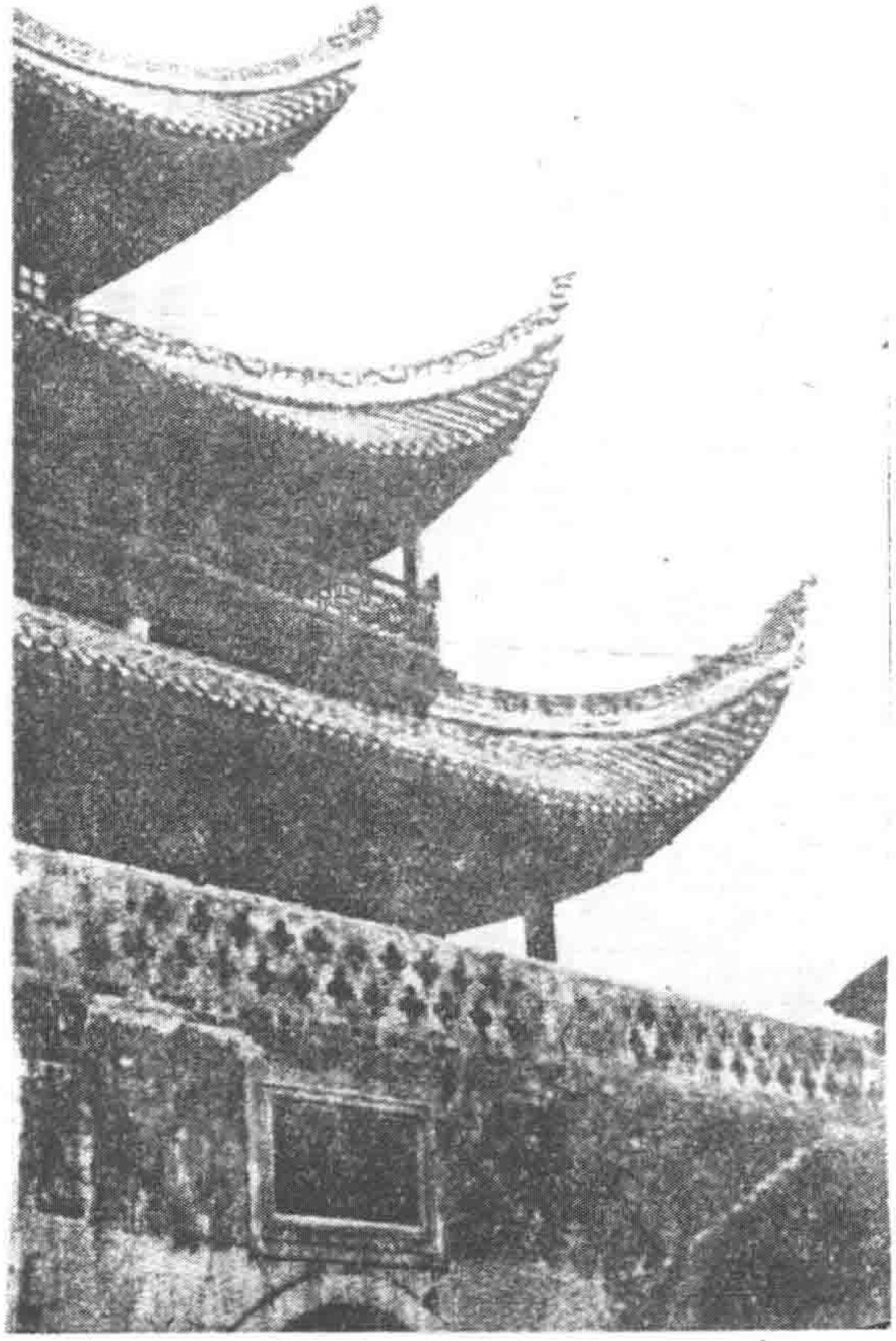
因爲許久等不到飛機，大家慢慢地焦急起來，可巧交通部次長淩鴻勛先生到了南京，我們便向他請示，他到南京來的使命，是打通津浦鐵路。他本人要沿津浦路北上視察，便建議我們和他一路走，我們自然十分贊同，可是臨時得到共軍破壞鐵路的消息，他又變更計劃，不作赴平的打算，我們也祇好待命南京，另圖別法。接洽數天，到中國陸軍總部中國航空公司去探聽消息，總是沒有確切的答覆。

十月十四日淸晨，忽然航空公司的電話來了，說當天十一時，滬平班可以騰出八個機位，我便在這第一批裏出發了！大較場已不似三星期以前的冷落了！航空公司也有了負責人員在場照料，我們跨進了一架龐大的運輸機，在一陣怒吼聲中向着故都飛去！



岳陽攬勝記

陳其英



岳陽樓

岳陽爲湖南名洞庭湖北岸之首縣，以歷史悠久，形勢險固，交通便利，物產豐富；尤其風景絕勝，古蹟繁多，向爲尋幽探勝之理想場所，同時亦爲研考史地學術之適宜地帶。記者於民國二十六七年間兩度至岳陽，共有一個月期間之旅遊，至感快慰！此次勝利歸來，經過岳陽又作走馬式之巡禮；雖以前收拾資料，多已遺失；而整個輪廓尚未糢糊，就記憶所及，約略記述之。

地理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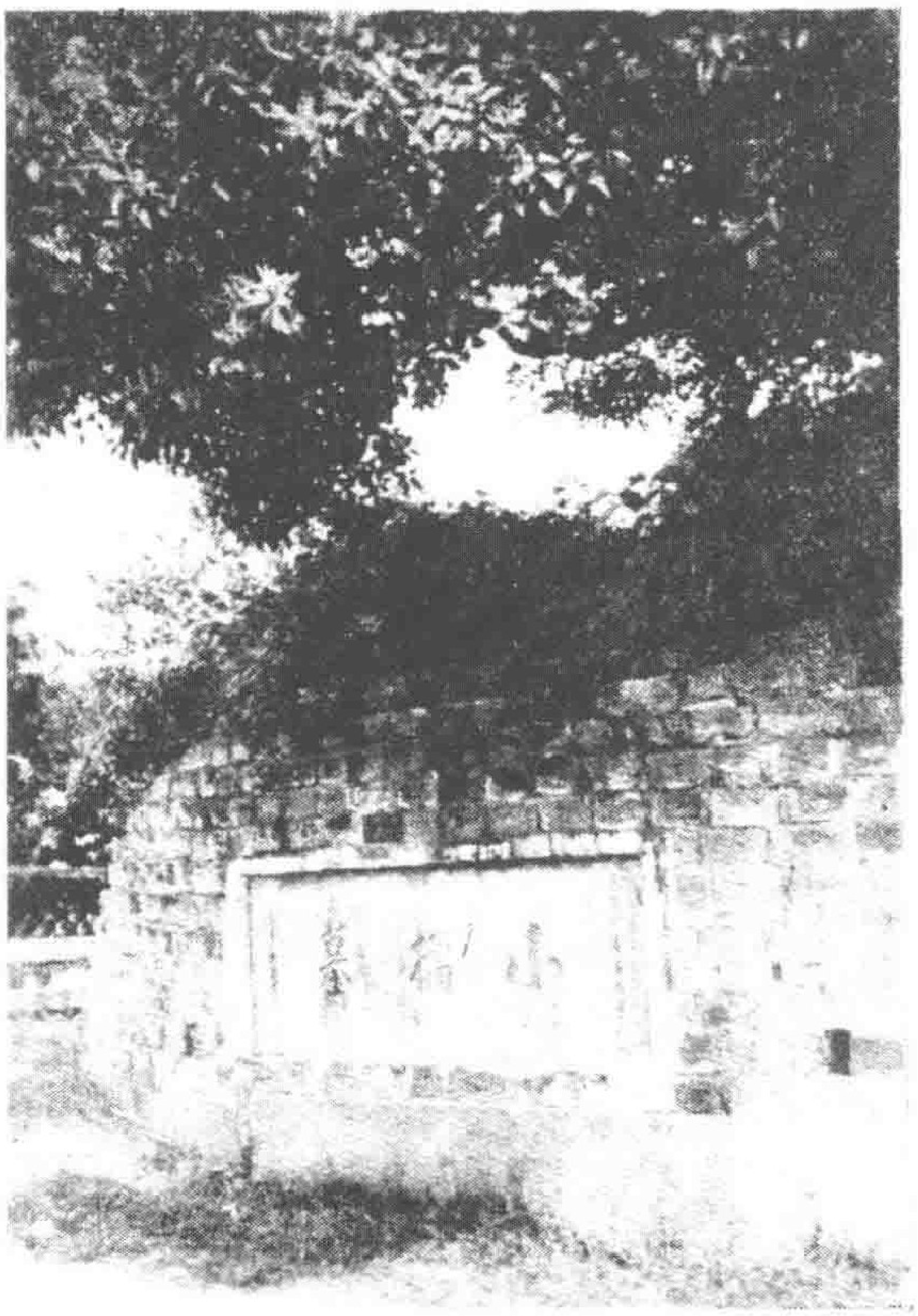
商埠交通與物產

岳陽全縣面積爲二萬六千一百八十二市方里，屬冲積層，湖畔地帶至今猶進演冲積作用。人口就二十三年統計共爲四十八萬八千二百餘；氣候雖較早熱，但夏不酷熱，冬不嚴寒。據二十三年統計，最熱爲七月，平均爲攝氏三四·三；最冷爲一月，平均爲三·九；全年平均爲一九·二度，較之湘西、湘南等處實溫和得多，此爲受江湖調劑之故。

岳陽於光緒二十四年自闢爲商埠，商場設在縣城東北十二里之城陵磯，設有岳陽關，准許外人居住通商。縣城於民國七年以後將城拆毀，祇留西門城樓附近十餘丈未拆，此卽爲保存岳陽樓之古蹟。拆城後改闢道路，擴充市區，商業仍未見發達，而繁榮仍在城陵磯。城陵磯握江湖咽喉，向爲交通及軍事要隘，凡濱湖及沅江流域各地土貨如：茶葉、苧麻、棉花、蠶豆、桐油、蓮子、牛皮、藥材等均由此出口；進口貨以煤油爲大宗，亦由此分散各地。民國二十六年初，中央當局決開廣東黃埔商港，由粵漢鐵路趕築黃埔支線，同時卽擴展城陵磯碼頭倉庫，計擬川江及濱湖出口貨物由城陵磯上岸轉粵漢鐵路火車直達黃埔出口，不必再繞道漢口至上海；入口貨物亦由黃埔直運城陵磯，此計畫如完成，則岳陽當成爲湘省最重要商埠，可與漢口爭雄。抗戰軍興，計畫因之停頓。在淪陷期間，敵人駐守重兵，控制出入口船隻，檢查至嚴密，商旅發生障礙，商業遂致寥落不堪。現抗戰勝利，倘香港仍不能歸回版圖，黃埔開港，終有實行之一日，城陵磯前途仍未可限量。

南津港在縣城西南五里，爲湘省輪帆船隻出入停泊之良港，向稱內港以別於城陵磯。每當秋夏洞庭水漲，食鹽及進出貨物多在此轉駁換船，桅影如林，鉅商雲集，各種食物店，娼寮櫛次鱗比，笙歌達旦；沿岸小艇，多由妙齡少女盪槳，往來如梭，湘女本多情，故洞庭船娘，頗多韻事。

岳陽交通以水運爲最主要。經常有長漢班——長沙漢口——，宜漢班——宜昌漢口——小輪船往來，均停靠岳陽城陵磯或南津港。岳陽益陽間又有班輪。大部份水運仍爲帆船，隨時有帆船


小橋墓

與濱湖及沅江流域各地往來。其次爲鐵路：粵漢鐵路在城區及城陵磯均設站停靠，并爲路局運輸、工務總段所在地。火車北可直達武漢，南經長沙、衡陽以至廣州。岳陽對外交通以水路及鐵路太便利，根本不需要公路汽車。

岳陽郵電設立亦較早，光緒年間湖南初設四個郵局，岳陽居其一；（餘爲長沙、常德、湘潭）電報局亦設立較早，又城陵磯于光緒二十四年已有郵電交通。

物產以米爲最主要，與濱湖各縣向稱糧庫，三國時吳設巴邱城（非縣城）以屯糧，即可證岳陽在過去所佔地位之重要；直至現時濱湖各縣糧食仍以岳陽爲集散地點；湖南省三大米市，岳陽居首位。（餘爲靖港與易俗河）其次爲茶，向來頗著名；岳陽本縣植茶面積九千畝，年產三千担；附近各地所產茶葉集中岳陽出口，間亦冒充岳陽茶者，此外特產如斑竹等，當另述之。

洞庭湖魚介種類至多，產量亦甚豐，魚常有每條重至數十斤者，甚肥美而價最廉；記者前時旅岳，每餐均有魚數味，以快朵頤。

岳陽在抗戰前，全縣計有小學四百八十餘所，中學有岳郡聯立簡易師範，縣立女子初級中學，私立貞信女子初級中學各一所；及私立湖濱高級農業學校一所。淪陷期間多歸停頓，現又重新復校。岳陽未刊行日報，其他出版物甚少，長沙、武漢各報紙及刊物亦未見暢銷，精神食糧實太饑荒！

形勢險固

——向爲兵家必爭地——

岳陽爲我國歷史上有名形勝之地，處長江與洞庭湖之會，爲湖南省之門戶。縣區東西窄而南北長；西北隅有巴邱山，亦名巴陵，又名天岳，湘水北至巴邱山入長江，形勢險要。縣（前時爲府或州）據其陽，故名岳陽。至原名巴陵，據元和志稱：昔羿者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禹貢荊州之域，爲三苗國地；春秋時屬楚，亦爲麋羅二國地；戰國時仍屬楚，爲長沙郡地；至晉時始置巴陵縣；宋爲岳陽軍治；清爲岳州府治；民國元年裁府留縣；二年改名岳陽。歷代均以此爲駐兵屯糧要點。

岳陽以形勢太險固，地點太衝要了，向來即爲長江中游用兵必爭之地。方輿紀要記述頗詳，大意略爲：三國時曹操下荊州，以舟師追劉先主至巴邱，既而敗還；劉先主與周瑜俱自巴邱追躡之。後魯肅戍守，以爲重鎮，孫皓時屯兵于此以拒晉。晉時陶侃鎮荊州，以江陵僻遠，移治巴陵；及上遊發難，兵鋒東指，亦以巴陵爲咽喉。宋齊以後，巴陵綰荊、湘、郢三州之衝，談形勝者未嘗不首及巴陵。梁侯景之亂，湘東王繹遣王僧辨進討，僧辨首先据守巴陵，以擊敗候景。唐人以岳鄂二州，控扼江沔，並稱衝要；五代時荊襄多事，往往爭勝于巴陵：蓋湖南得之，足以窺取荊襄；淮南得之，足以兼舉湖南；故爭之急也。宋末，蒙古據岳州，而湖南、兩粵傾陷，蓋自江而東西，自湖而南北，巴陵皆居其要會也。

清初吳三桂在衡陽稱帝，清廷即首先派貝勒察尼屯兵岳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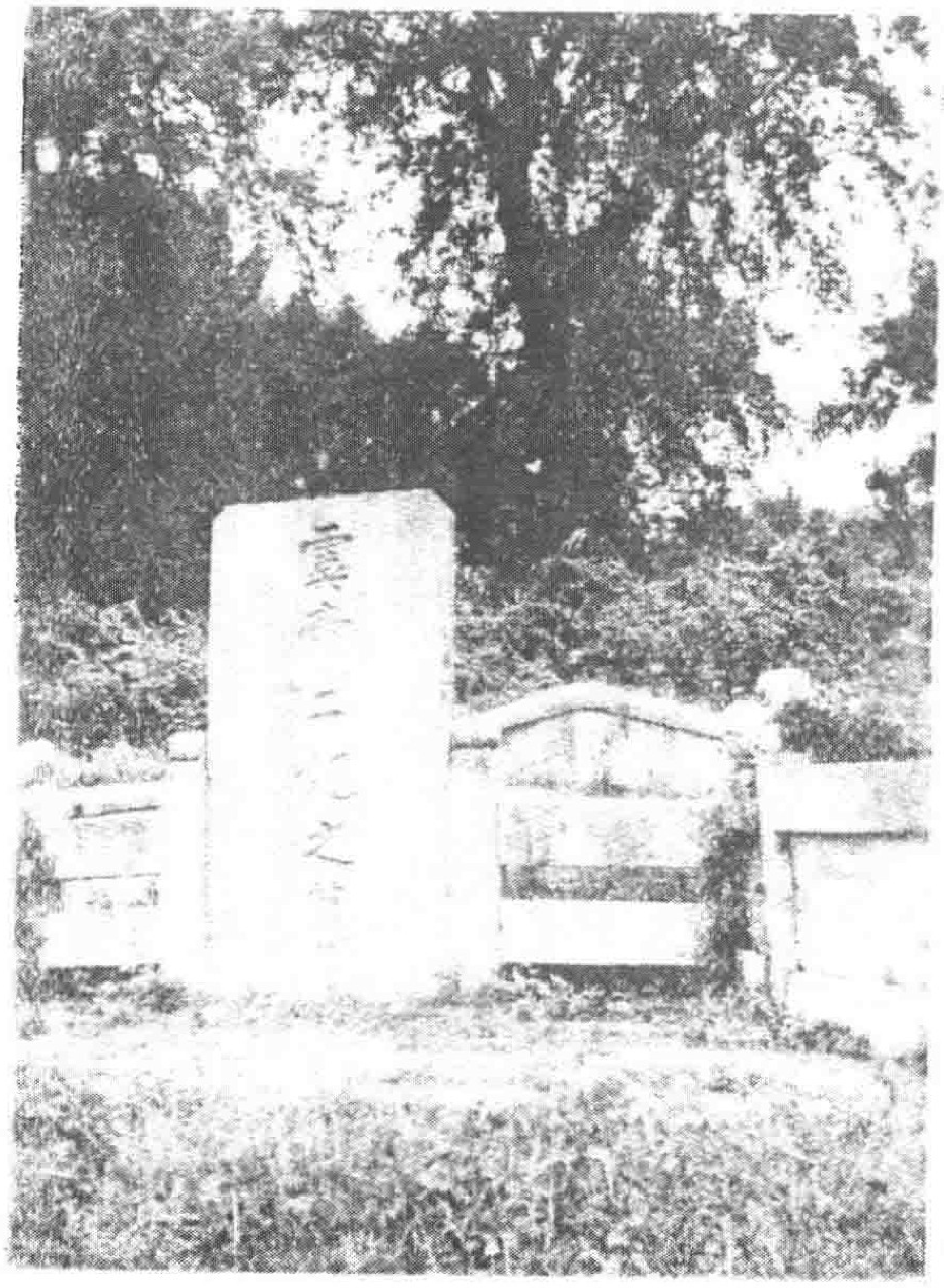
憑恃險固，以擊破吳三桂部將江義之二百隻鉅艦，使吳三桂無法衝出長江流域。咸豐年間，淸廷利用湘軍熟于地利，與太平軍激戰于岳陽城陵磯而勝之。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出師湘省，卽以迅雷態勢先進駐岳陽，作爲根據，汀泗橋賀勝橋兩次激戰，使吳佩孚軍隊瓦解而直下武漢。民國二十七年武漢淪陷，敵人卽飛取岳陽，爲武漢外衛；駐重兵据守，以新牆河爲防線；（新牆河在縣南六十里，源出臨湘相思山，至灌口會洞庭）使整個湘省時時感受敵人威脅。岳陽形勢險要，實未容忽視。

巴陵勝狀

岳陽樓與洞庭水

岳陽樓爲我國最著名之古蹟，凡讀過古文或唐詩之人士，腦筋中多少留有岳陽樓微妙之印象。

岳陽樓原爲舊巴陵郡治西門城樓，面臨洞庭湖，正對湖中君山，洞庭全湖及湖口長江，可盡收眼底，風景絕勝。建樓以來，歷代文人，經臨洞庭每多吟詠，以紀載形勝或舒述感懷。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說除守岳州，每與才士登臨賦詩，自是岳陽樓之名大著；至宋慶歷四年，滕宗諒謫守巴陵郡，作而新之；范希文爲之記；蘇子美書丹；邵竦篆額；時稱四絕，而名更著稱遠近。明成化以後，樓屢圮屢修，淸康熙二年復重建，乾隆二年又重修。現時之岳陽樓爲民國二十四年湖南省政府撥欵所重修者，并同時修葺樓旁三醉亭與仙梅亭。淪陷期間，敵僞未予破壞。樓爲三層，四面突軒，狀如十字面，各二溜水。第一層中間懸掛范希文岳陽樓記木刻；四壁安置歷代詩文石刻；二三層懸掛聯對等木刻甚多。登臨岳陽樓，卽同時爲洞庭之攬勝，於此當述及洞庭湖。



虞帝二妃之墓

洞庭湖爲我國第一大淡水湖，原來長二百餘里，廣百里，周迴八百餘里；有華容、南縣、安鄉、漢壽、沅江、湘陰各縣環之，而岳陽當其入江之口。烏江以東，五嶺之越城，萌渚，都龐，騎田以北之水，如湘、資、沅、澧等皆匯之。湖中小山甚多，狀如螺髻，以君山爲最大，次爲艑山，卽水經注所稱：兩山相次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

自來記述湖庭湖君山之詩文、筆記，什志等多至不可勝計，但多半含有神話意味，未可盡信。在以前帆船時代，人類駕馭自然力量，本屬弱薄，遇到天氣變化遽驟，卽所謂『不測之風雲』者，往往莫明其妙，以爲出之神怪；便有種種神話出現；其實洞庭湖之濁浪排空，在今日視之，實毫不足怪。關于君山之神話尤多，玆將比較可靠及記者所親見各種情形綜合述之：

君山原名湘山，一名洞庭山，周圍七里，水經注稱：『是山湘君之所遊，故曰君山。湘君舜二妃也，君山有湘君廟』。現時君山仍有虞帝二妃墓，建築頗宏偉，遠對岳陽樓，由湖望墓，及由墓覽湖，風景均甚佳勝。史記秦始皇本記：『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

，赭其山」；又宋史：「岳飛伐湘山之木爲巨筏，塞洞庭諸港，以擒楊么」；根據此兩種記載，則宋以前之君山，孤峙湖中，人跡罕到，樹木得自然生長，甚爲繁茂；而飛禽走獸，亦賴以棲止，遂爲種種神話發生之原因。同時因林深菁密，成爲盜匪隱蔽之淵藪，天下郡國利病書對此論列頗詳，不再贅述。惟値得注意者：君山周圍雖僅七里，如能切實建設，實爲避暑及講學之勝地。拾遺記稱：「洞庭湖中有君山，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巴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爲此說者，意想中以爲江蘇太湖中有洞庭山，彼此頗相似，遂幻出可以相道之神話。若干年後科學更發達，我國如能高度工業化，「則巴陵地道」自可望實現；前時神話，變成事實，事例甚多，國人未可妄自菲薄！

勝蹟一般

〰〰夕波紅處近長安〰〰

岳陽名勝古蹟至多，且富有歷史與文學之意味：

仙梅亭在岳陽樓旁，民國二十四年與岳陽樓同時修葺，紅柱碧瓦，結構玲瓏精緻，可爲岳陽樓之點綴品。據說：明崇禎間，岳陽樓毀，土人于湖濱沙磧中，得石一方，石上孤梅一幹，別無枝葉，其二十四萼，皆自成文理，不假人爲，因閣亭覆之。

三醉亭亦在岳陽樓旁，亭兩層爲宮殿式，頗壯觀，可與岳陽樓相通。又城南有呂仙祠，旁有飛吟亭；距城南三里許有過松亭；君山軒轅台旁有朗吟亭，皆爲紀念唐呂岩——洞賓——之建築物。據傳唐時書生呂岩遇鍾離翁如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應舉。曾在岳陽樓上留題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胆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呂洞賓遇鍾離翁故事，未必可靠；但八仙故事，流傳民間太普遍，呂洞賓故家在岳陽，現時尙有地名仙人村者，故岳陽人于呂仙最感親切，所有升仙故事，莫不家喻戶曉，童叟皆知。

夕波亭在縣北三江口，故又名合江亭，宋建，現已毀，取唐白居易詩：「夕波紅處近長安」，此處在夕陽西下，雲霞輝映，煙波渺茫，最値得徘徊流戀。

劉巴墓在縣西北巴山廟後，巴爲三國時尙書令，鎭荊州，卒于岳陽，時人語曰：生居三湘頭，死葬三湘尾。墓甚冷落。而城南魯肅墓，規制宏大，墓頂前建有紀念亭已毀，巴陵郡志末載有魯肅墓，記者于漢陽亦見有魯肅墓，魯肅雖曾坐鎭岳陽，是否死于岳陽，葬于岳陽，應待考究。

小喬墓在城南，墓有圍牆井建有廡舍及走廊，墓上有大女貞樹一顆甚繁茂。惟墓碑書「喬」爲「橋」，實未解。小喬從周瑜鎭巴邱，死葬岳陽，或屬事實。墓旁題詠石刻頗多，『英雄夫婿難同穴』，値得哀悼！

君山上有軒轅台，君山寺（卽楚勝寺舊名楚興寺），廣陵寺，聖善寺等古蹟，多年未修，破爛不堪；惟地點均頗佳勝。漢武帝在君山射蛟之說，已不可考；黃帝製鼎成騎龍上升；呂雲卿遇江叟，吹笛召洞庭諸龍；更屬渺茫無稽。湘君故事已另略詳斑竹一段。一般傳說，湘君常于深夜月明時，到湘山祠置酒鼓瑟，自詠身世；有詩爲：

「渺渺三湘萬里程，淚篁幽石助孤貞，孤雲日斷蒼梧野，不得攀龍到玉京！

『碧杜紅蘅飄渺香，冰絲彈月弄清凉，峯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

『玉輦金根去不回，湘中秋晚楚絃哀，自從泣就紅籬血，夜夜悲風怨雨來！……………」

此說雖未可信，詩亦非那時代之體裁；惟故事本身像一首哀詩，感人至深！

柳毅井爲柳毅當年投書娶龍女之處，周圍橘樹參差，每當花發，滿樹白雪，濃香襲人欲醉，傳說：每橘花盛開之深夜，龍女常偕柳毅出遊，美人掩映月林，若隔煙霧，有人詠詩：

「橘花如雪晚風淸，迢遞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凉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

此爲富有詩意之神仙戀愛故事，最適合民間流傳。此外若杜蘭香謫降漁家女等神話，實在太多，記不勝記。

君山斑竹

~~~淚痕點點寄相思~~~

岳陽風物，最值得敍述者當爲斑竹。斑竹即湘妃竹，相傳舜崩蒼梧，二妃哭帝甚哀，淚染于竹，故斑斑如淚痕。此故事在科學發達之今日，當屬無稽；惟以文學眼光視之，實至哀艷感人！因之，歷來詩人，每喜以斑竹爲比喻，歌詠美人身世。如唐劉夢得詠泰娘詩：『如何將此千行淚，灑遍湘江斑竹枝』；又詠瀟湘神詞：『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實有無窮意味！記者少時讀宋馬存蓋邦式文：『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斑斑，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乎？』，至感興趣。尤以『竹上猶斑斑』，將二妃哭舜故事，活現在眼前，當時恨不能即到洞庭湖君山，欣賞斑竹而憑吊湘靈！記者兩次赴岳陽不惜冒風險渡湖登君山，斑竹實具相當之吸引力。

相傳斑竹以產在君山爲最佳，其中有文如螺旋而色紫，不文處則碧如玉。此係自然生長，不假人工。又隱居詩話：『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砍竹浸水中，用草穰洗去苔錢，則紫暈斕斑可愛，此眞斑竹也。韓愈曰：剝苔吊斑林，角黍餌沈冢是也。』惟記者旅湘多年，未見及此。岳陽向來產竹，風土記：五月十三日爲龍生日，種竹可卜繁盛，齊民要術所謂竹醉日也。君山植物竹居大半，多爲野生，任由砍伐；大竹甚少見，到處是孫竹——即根枝所旁生小竹，東坡詩：檳榔生子竹生孫，即指此種小竹——記者走遍君山，欲尋文如螺旋之斑竹，實不可得；不過此種野生孫竹，質甚堅，色碧如玉，枝葉扶疏，確相當可愛；如能移植庭園或取作盆景，肴實淸雅，又君山方竹，亦不易尋見。湘中竹葉經霜後有點點紅色，亦至可觀。岳陽市上有各種竹製品出售，竹杖及小竹竿均爲斑竹，但斑痕是人工而非天然，無何價值。

此外君山特產應附帶記述者：

君山綠茶，向來至名貴，茶泡水後每葉如錐般直立，色甚淡而味雋永，贍乘名曰含膏。惟產量甚少，清代爲貢品，民間不易購到；現時亦祇君山寺廟中有少數出售，以應酬遊客，索價至昂：岳陽市上所售君山茶者，非眞採自君山，爲岳陽湖濱所產，亦頗佳。

柳毅井附近橘頗多，橘本畏霜；湘省多霜，往往收成不佳，惟君山橘雖遇霜多，亦無所損。据文昌雜志稱：『洞庭皆水，水氣上騰，方能解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而收成不耗』；又本草稱：『洞庭產柑，皮細味美，其熟甚早』；所以：『洞庭以種橘爲業者，其利與農畝相等』。記者在湘多年，洞庭橘常常食到；而君山所產之橘亦嘗甚多；至今思之，猶有餘味。

疏濬洞庭

~~~廢田還湖爲要着~~~

洞庭湖關係長江流域國計民生至鉅，值得一述。洞庭湖前時周廻八百餘里，爲我國第一淡水湖，同時即爲長江第一大水庫，長江在歷史上甚少泛濫之患，洞庭湖實具最大之調劑功能。惟湖身多年來爲沙泥淤積，一入冬季，大半涸爲平野，湘沅諸水，各行其槽，下注長江；湖濱居民又貪圖近利，乘機圍墾成田，致湖身日窄。記者本年一月間再經岳陽，湖水枯涸，湖面南阡北陌，尤爲向來所未見。據戰前可靠說計：自民國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洞庭湖流量（每秒立方公尺）最大者爲二十年八月四日計達五六五四；最小者爲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爲一四八二；水位就二十三年全年統計，最高者爲六月計一二・五二公尺；二月最低爲〇・〇一公尺；相差若此，任其自然下去，不但不便航行，實隱伏江湖泛濫大患，疏濬實不容緩。

我國向來談長江水利者，莫不主張疏濬洞庭，不容許人與水爭地爲利，致使水與人爭地爲殃。歷來當局雖三五令申，禁止圍墾湖田；無如利之所在，小民趨之若鶩，尤以地方上有力者往往與官廳互相勾結：『始則於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繼則借水糧魚課，四圍築堤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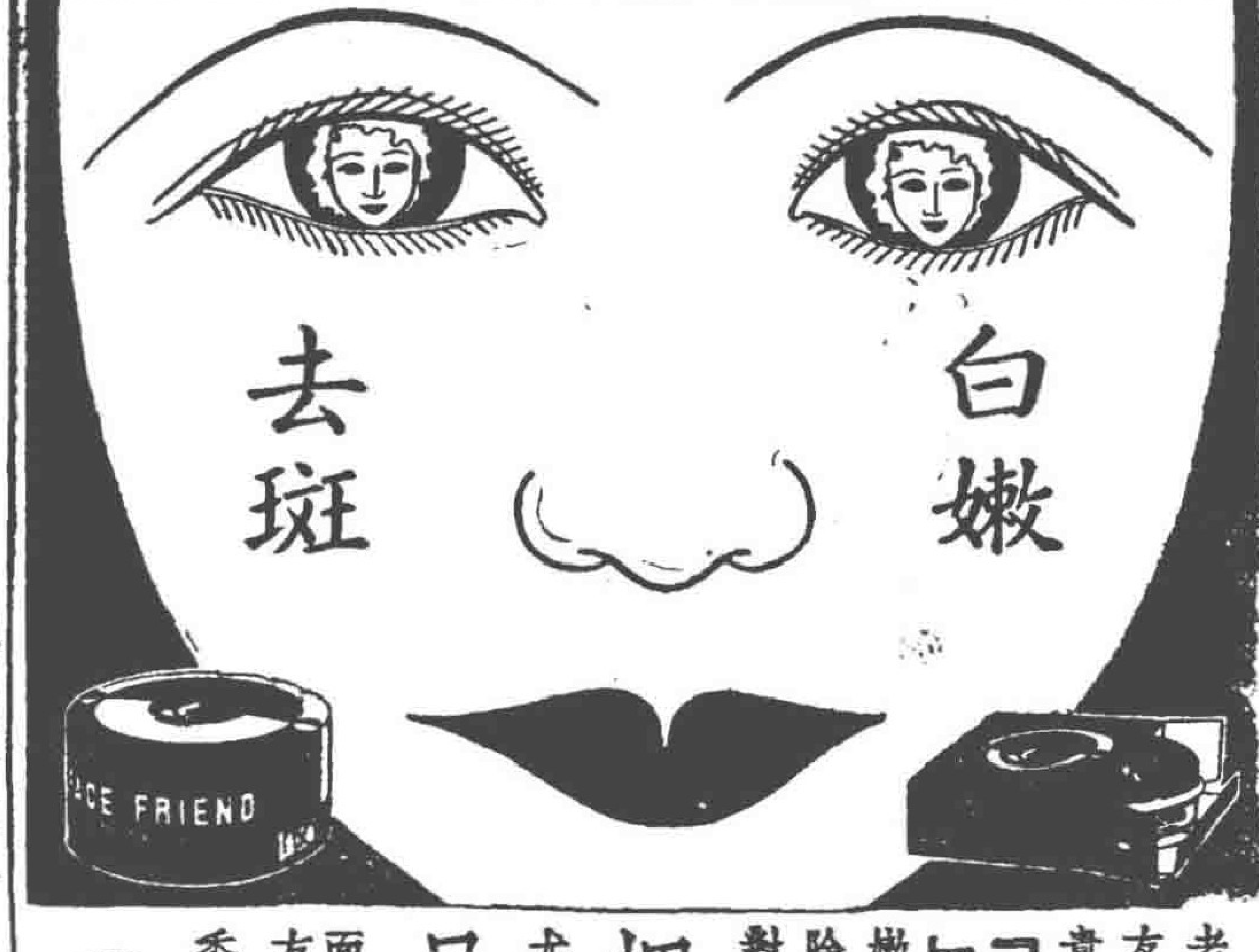
垸」。淸乾隆年間釀成大災之後，淸廷對圍墾湖田，更懸爲厲禁。惟至咸豐年間，因藕池口南決，與調弦，虎渡、松滋三口並稱四大決口，於是江水倒灌入湖，沙泥壅塞，不數載而淤成南洲，寄山、團山，湖中之高阜隆起者，縱橫計達二百餘里。於是湘省强豪均貪圖膏腴，相率墾爲阡陌，築堤成垸；以與水爭利；地方長官不爲之察，給照遷民，且創設南洲廳治，致使湖面更日窄，容量更日減，每當夏秋，川江之水奔騰而入，湘、資、澧、沅之水又澎湃而出，洞庭不能容納，往往橫流四溢而成災。入民國以來，因欲增多稅收，有沙地墾放局及湖田淸理處之設立，江湖灘地，任人圍墾報領，給照升科，雖地稅有增，江湖容量更日窄，釀成民國二十年之長江大水災；受災地點以湖北之沔陽、漢口、漢川、黃岡、大冶等處爲最慘重；二十四年長江又發生水災，亦以湖北省災情爲最慘重；於是湖北全省上下一致，請求從速濬湖；中央當局以：「湘鄂兩省水利，其癥結咸在洞庭一湖，若不從速整理，則二十年之空前水災，不難重見；兩省民生問題，亦未獲完滿解決」；遂堅決主張「廢田還湖」，叠令長江水利委員會會同湖南省政府從速計擬濬湖。惟濬湖決不是一件易事，鄂省方面叠次請求卽時實行；湘省則以濬湖必先疏江，至低限度，濬湖疏江須同時舉行；對江陵沿江北岸築堤，使江水倒灌入湖，提出異議，似爲湖南省方面圍墾湖田預爲對消地步；此種爭執由來甚久，行政區域劃分未盡妥善，各地長官各爲其轄境着想，濬湖疏江工程未見切實進行，此爲一大主因。二十六年抗戰軍興，以軍事第一，濬湖之議無形擱置；現在國土重光，濬湖疏江應從速實行，以謀湘鄂兩省國計民生之完滿解決；直至現時仍未聞確實消息，言念及此，無限隱憂！

張大壯潤例

山水立軸 每尺法幣壹萬伍仟元 四尺爲限 屏條每條照立軸六折 扇面 每頁壹萬伍仟元 手卷 冊頁 每尺同扇例 靑綠仿古加倍外埠郵匯通用掛號回件

收件處 上海西門路永裕里九十八號

面友



老牌「面友」含有貴重藥料「白裏仙」確能白嫩皮膚去除雀斑而對於去除烟容尤著特效

另有面友香粉香濃粉淨

（各處均售）



黑人髮漿
黑人：霜
黑人香皂
黑人頭水
黑人頭油
黑人牙粉
黑人美髮霜

黑人牙膏廠出品

總經理百昌行

隴南紀行

李芸生

有人說：「機會是一個美麗的姑娘，只是她的頭髮披在前面，如果不趁她對面來時，當面把她抓住，她一過去，事後苦苦相思，也無濟於事了。」的確，機會的抓住，常常是在一轉念間，它的得失，多半是在片刻的功夫裏決定。記得在六年以前，我還在成都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來到隴都——蘭州。那時個人的預計，在蘭州至多不過呆上一年，便可南歸，萬萬想不到一住下來就整整的六年。在一個環境裏住上幾年，無論在生活上精神上都覺得有些膩味、無聊。既來西北，必須瞭解西北，當然在都市裏住着，是不能得到眞實的知識，體味不到實際的經驗，所以一定要走動一下。去年會去河西觀光，今年初春又回到蘭州。本來當時決定去重慶，以後因爲隴南友人來電相邀，我暫時放棄了入川的計劃。我抓住了這個偶然的機會，在春暖花開的時節去隴南一行，在啞鈴狀的甘肅地面上，主要的城市，我幾乎走遍了，這完全基我好新奇的動機所促使。

踏上征途

兩年以前，鄉友望潮兄奉派到岷縣去主持省行，當我送他啓行那天早晨，他對我說：「以後，有機會，我希望您來岷縣，大家在一起工作，一定會更有意義。」「好得，有機會我一定到隴南來觀光一下。」我這樣的答覆。想不到這個諾言，在兩年後的今天實現了。天下有許多事情，常常冥冥然像有神靈在幕後安排着似的。

我是決定去隴南了。可是橫在我前面的交通問題怎樣解決？我正在思考着。這幾天報紙上看到蘭（州）夏（河）公路要正式通車的消息，眞使我高興極了；同時新發表岷縣的劉縣長穀穌兄要去赴任，和他商量以後，決定乘蘭夏首次班車前往。旅途有了同伴，便不會感到寂寞了；但經我們向路局熟人探聽的結果，知道蘭夏公路通車日期還沒有決定。我們爲了爭取時間，我和劉縣長洽商改定乘木輪大車起旱走。雖然乘大車要朝行暮宿七八天，可是在春暖花開的時節，一路遊山玩水，倒也別有風趣。正是我們決定走的前一天，省行臨潭辦事處周子超兄到蘭州接家眷，他雇了一輛拉拉車，約我一塊作伴。我覺得很幸運，我便決定放棄乘顚簸的木輪大車，改搭膠輪車去隴南。

四月初一個淸朗明媚萬里無雲的上午，我和子超兄夫婦和他的襁褓女兒乘一輛雙套的拉拉車，緩延的駛出蘭州城垣，向南郊馳去。第二度告別了古金城，再會吧！

誠摯友情

行路多了，自然就漸漸的積起了行旅的經驗，猶其是在交通梗塞的區域地方治安不能確保的情況下，我們決定行路的原則是「早行早宿」，簡單的說「寧可拂曉摸黑」「不願傍晚趕路」，因此在這個原則下，我和子超約定第一天須在七點鐘動身，可是由於瑣碎的事情牽延，我們開始達上征途的時間，已經是近正午時分，自然我們第一天預計九十里的行程，必然大打其折扣了。

離開蘭州向南行，雖然是沿着平整的蘭夏公路（卽甘川公路）前進，可是一出城垣，便進入山嶺地區，而且一直是慢上坡，我們的車子載得比較重，并且又是第一天上路，車伕惟恐騾子受累，不敢趕得太快，萬一在中途騾子出了「馬達」（西北俗語，卽鬧麻煩之意。）更覺會影響我們的行程，所以我們便索性讓車伕慢慢兒去趕。膠輪大車的行速，在平路上跑，每小時平均速率約十華里，可是在有坡度的路面上行駛，每小時的速率至多不過八華里，因此我們像坐着孔夫子週遊列國的「牛車」，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動，走了四小時，方行完了三十華里短程。

到西菓園已經下午三點半鐘，本來我們今天想一口氣趕到距蘭州九

十里的中舖，但現在已沒有時間趕路，再加前去二十里處，便有一座高峻的七道子梁橫亘在中間，我們實在沒有方法能迅速騰越過那如巨蟒蟠伏的脊梁，所以我們决定在西菓園過宿。

西菓園是一個平凡的山村，位於兩山的隘口上，以種植菓樹得名，在過去，這裏很冷落，除了有一些販夫走卒通過外，外來的人士簡直不多見，可是自二十八年國立西北高等農業學府——國立西北技藝專科學校——在這兒勘測建校後，這荒寂的山村裏帶來不少海外國內知名學者教授和千百位莘莘的學子。菓園因此人口激增，應時而生的店舖飯館，也漸次開起，自此，這荒僻的山村，一躍而爲一個相當可觀的小鎮市了。

在這兒，我曾住過兩年，那裏有許多朋友和同學，大家相見以後，眞是說不盡的愉快，幾年的闊別，把晤一旦，熱情洋溢，有幾位鄉友一定要留我住宿在校裏，我因爲明天一早趕路，不願驚動他們，對於他們盛意邀請，祇好心領了。這種誠摯的友情，實在是很可珍貴的。

夜宿荒村

在西菓園過宿一晚，第二天天明就起床，整理行李，裝車搭篷，又費去一些時間，在我們登程的時候，太陽已經爬上山頭，幾位朋友趕來送我，我們在揮手中告別。

從這兒向南去，還是和昨天一樣的慢上坡，而且坡度愈來愈陡，行二十里，我們抵達七道子梁的脚畔，公路便開始向山上盤繞，騾子四隻蹄子用力向地面扒，鼻孔的呼吸逐次急促，顯然是十分吃力，我和子超爲了減輕車載的重量，增加車行的速度起見，我們兩人下來，由小路爬上梁子去。這天早晨朝暉特別賦紅，我們登程不一會，天空便密佈陰霾，當我們爬上梁子的時候，天空雪片飄落，在山頂上，風很勁，我們又剛用過力，出了汗，冷風鑽進衣襟，特別感到寒顫，幸兒梁頂有小茶館，我們泡了一壺茶，進了一點預備的路食，身子才溫暖起來，西北的氣候，和東南迥然不同，四月的天氣，在東南已是石榴花紅鶯燕羣舞的時節了，可是這裏還浸沒在寒期呢。

越過七道子梁，便開始下坡，我滿意爲下坡的車速，可以一放不羈，但事實上，並不是那樣，拉拉車載重比較大，下坡不敢放的太快了，原因是車子下垂力量太大，有時無法控制，騾子的體力担負不了這樣的重荷，所以下坡還得加上刹車，下行車速雖稍有增加，但并不像我們理想中的「飛躍奔馳」。

行四十里到中舖，這是洮沙縣的一個鎮市，一條街道，還相當長，可是家家都豎起排門，像是過大年，除了看到三兩家雜貨舖和烙鍋盔的大餅店以外，其餘什麼也不見，蕭條冷落的景象可想而知了。

過中舖已經將近三點鐘，我們想再趕四十里趕到洮沙縣城，可是行約十五里，晚風勁起，沙土陣陣吹來，我們爲了顧及車上的小娃受不了寒氣，決定不再趕路，便在洮沙縣中孚鄉錦屏保的一個荒村駐足，當時我對子超的臨時决定，有點不放心，我覺得這個村子太小了，據我臨時調查所悉，這個村子僅有七戶人家，甲長還不在村上，在這樣小的莊子上過宿，誰也不能確保它的安全性。

車子拉進了一個小店，我們卸下了行李，吩咐老板娘造飯，西北行路，多半祇有麵食，年來在西北住長了，對於麵食特別感到合適，可是愛吃大米的南方朋友，便要受苦了。老板娘也許看我們是文質彬彬的先生，賣給我們的麵條，分量減少了一半，但價錢并沒有降低，我們明明知道她在「啃」我們，但在那樣的環境裏，我們也祇得硬吃虧了。

夜幕籠罩着這座小村莊，嘘嘘的風響和狺狺的犬吠聲，增加了我們驚恐的心情，這家小店，祇有夫婦兩人和一個初生的娃兒。入晚我們希望早些上門休息，一則可以準備明天趕路；再則謹愼防守，以免意外，可是那位不大講話的老闆，且要到鄰家去聊一會天。也許是我們過於緊張，我對這位老闆起了疑竇，萬一他可能在晚上聯合一些人來收拾我們，我們將怎樣辦呢!?我催促老闆娘把老闆叫回來，呼喊的聲音很難聽，終於店主回來了，我才舒了一口氣。

這是一家小店，沒有單獨的房間，祇有半人高的矮牆作爲間隔，像

輪船上的統艙一樣，而且「統」得够澈底的，屋子裏有一個長大土坑，不僅主客混睡一起，即廐舍，廚房，膳堂都聯在一塊，入睡後熄了燈，關閉了窗門，室內燒坑的糞料（牲畜糞曝乾了可以作燃料）的焦烟氣濃密起來，耳邊，你可以聽到人的鼾聲，牲畜的呼聲，蹄聲，便溺聲，齧嚙聲交雜在一起，燻、焦、臭、濁的氣息混凝在一團，簡直使人要快窒息了，我實在再不能忍受，蒙被睡去，在複雜的思慮中，忘却了入睡的恐怖。「荒村夜宿」，實在是嚐味了。

臨洮夜景

「世間何物催人老，半是鷄鳴半馬蹄」，在荒村一夜，提心吊胆的渡過了，鷄鳴三唱，我們起來趕路，開始我們第三天的行程，車子趕出了村緣，我們回首向它遙望，謝謝上帝的保佑，我們是安然渡過了一個漫漫的長夜。

行十五里，公路轉上洮河右岸，眼界豁然開朗，澄清的河水涓涓向北流去，兩岸林木茂密，阡陌縱橫，田疇平衍，村落相接，久以物產豐饒聞名的隴南，今天開始和它相見了。在平坦公路上，陽光普照着這肥沃的大地，分外感到農家的樂趣和行旅的興味。

正午時分，我們到達洮沙縣城，這兒是鄰近省垣第一個縣城，城池已小得可憐，而且城裏還有許多農地，種植禾穀。一條短短的街市，不到一百戶人家，要不是在門前掛着幾塊機關的牌子，你簡直不信這是一個縣城。我們在這兒打過尖，餵飽了牲口，便匆匆的上路。

由洮沙去臨洮，還有五十里，我們預計當天可以趕到的，一則路面很平滑，車行容易；再則這一帶人烟稠密，幾乎是「三步一村，五步一鎮」就是趕一點夜路，也是無妨；因此，我們的胆子壯了。行十五里到辛甸，這兒是洮沙一個大鎮，街道相當長，可是沒有什麼市面，在二十八年，蘭州遭受大轟炸以後，這兒會搬來了兩個中等學校，在靜靜的洮河邊上，的確是一個最優美的讀書環境，我想當時學校在的時候，市梢街頭一定會相當熱鬧，而今似有些「鶴去樓空」之感了。辛甸在表面上是一個不足道的小鎮，而在歷史上且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地方，二十多年前，有名的考古家安特生經過此地，曾發現許多古銅、陶器，據專家的考證，那是紀元三千年前的遺物，在考古學上佔重要地位，而竟以「辛甸期」名之，所以辛甸在考古家的腦海裏，是具有深刻的印象。

前行兩小時，至新添舖，這個地名，顧名思義，是一個新興的市鎮。現在改名青天鎮。這兒街市很長，門面一律用紅土刷成，沒有門牌號數和店舖招牌（也許在裏面），一個陌生的過客要想在這裏找熟人，的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太陽已經掛上山頭，晚風又陣陣吹起，爲了趕路，我坐到車緣上去幫車伕呼叫騾子，相當有效，騾子脚不停蹄的向前奔馳，夜幕朦朧的時候，我們遙望到臨洮黑鬱鬱的城垣，踏進北城門，已經是黃昏時分了。

臨洮舊稱狄道，在歷史上是一個有名的爭戰地，唐詩王昌齡塞下曲云：「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足資證明，但時代已經轉變了，這兒是後方平靜安謐的城市。臨洮的市廛很稠密，道路雖然不十分寬敞，倒也平整光潤，店舖門面都是舊式的長板門，前面還留有兩道，十足保存着古色古香的風格，這兒沒有電燈，入夜黑漆一片，一個初蒞的生客，有些不易辨向方。十字街的轉角上，擺有紙烟糖食的小攤，由這個點綴，臨洮在外縣裏面，就是一個相當可觀的地方了。

我們找好了旅館，便出來吃東西，因爲時間太晚僅找到一家將收息的小麵館，胡亂的塞飽了肚子。這兒有兩種聞名的特產，一是酥糖，一是盤香。酥糖是麥芽糖加以油料菓仁核桃芝蔴製成的，味很甘美，不過吃起來有些黏牙，如果能加工精製，一定會更可口。盤香是用一種樹皮晒乾碾成細末和以香料製成的，形狀有壽字、圓盤、綫狀幾種，點起來烟味很馨香，尤其在夏季用來驅蠅解悶，實在是無上妙品，我們都買了一些食用。

新生會川

在臨洮府停留十二小時，而且都在晚上，所以對它僅留下一絲的痕

跡。次日日出，我們便登程。今天我們的目的地是會川縣，由臨洮到會川，雖然路程沒有昨天長，可是聽說公路路面很粗糙，所以我們是得起早趕路。

臨會段的公路，是建築在兩山間的平川上，沿途村鎮很稠，而且來往的走卒販夫也多。如果你不看兩側濯濯綿延的山巒，幾乎像置身於江南田野，這兒一切的景色，并不亞於魚米之鄉的江南農村。

離臨洮三十五里處的一個山咀，公路便和洮河告別了。自此以後的情形，就比較不同。主要的差異，便是沒有水源，無論農作，林木，村莊也因此而稀落。有人對西北開發問題說：「有水始有樹，有樹始有人。」所以開發西北的重要因子，是水源，水源問題解決了，一切的問題便不致有多大困難。

這天我們走了九小時，到達會川還很早，一切都在我們預計中。大家顯得很安閑。沿途上，我們在車子裏唱唱江南、江北的小調，哼哼流行的歌曲，不像前幾天祇是單純的觀景、閑談、抽烟，旅途生活顯然是有了改進。

因子超的關係，我們在省行辦事處停居，一切倒也很方便。

會川是一個新生的縣份，位於平川的轉角上，本來此地是官堡鎮，分屬臨洮、渭源管轄，兩年前才改縣治。這兒的市區相當的廣大，可是縱橫的街道，犬牙交錯，極其零亂，在沒有改縣以前，這兩縣邊界上的市鎮，作奸犯科的事，最易發生。譬如說一個人犯了烟案，渭源縣有人來抓，他只費十幾步的氣力，跑到臨洮縣境，便可以逍遙法外，無法逮捕，因此省當局為使這個地方行政職權的單純化，在三十二年劃臨洮、渭源、康樂、隴西、漳縣、岷縣六縣的邊界，成立縣治，以專責成，會川在甘肅的縣份中是最年青的一個，這裏盛產穀物、藥材。

官堡的得名，是由於城南有崇高的土堡而來，那是一座約高十公尺一百公尺見方的土台，上面築有土圍的堡子，它和鎮上祇有一條通路。三十一年冬季，隴南鬧匪亂，官堡也曾幾度被土匪圍攻，可幸的是有這座堡子。當土匪來襲的時候，全鎮人民都避到這堡子來。地方團隊便在堡子的女牆上，架起槍砲，以居高臨下的姿勢，打擊匪徒，雖然土匪曾一度衝上街市，終於被熾烈的砲火所擊退，官堡始終未遭蹂躪，這座年久為風雨剝蝕的老堡子，它是英雄的完成任務，官堡堅強的孕育了新生的會川。

渡黃香溝

由蘭州到岷縣的公路是二百六十六公里。我們四天的行程，已經完成了二分之一強。可是從會川南去，已經不再經過縣城。而且這兩百多里的長程，完全是在崇山深谷中盤旋。這一帶不僅是鮮少人烟，而且是土匪出沒的場所，因此我們到會川便考慮到單車獨行的安全問題。尤其是會川以南有一段六十里沒人烟的黃香溝，最是險阻難行，所以我們決定請地方團隊派人護送，用策安全。

本來我們不預備在會川多躭擱，因為次日陰雨和護送的人員沒有洽妥，我們祇好多住一天，第三天朝起，窗外的雨聲淅瀝，低雲籠罩着山頭，看樣子又不可能走了，可是我們一切都齊備好了，我們冒雨出發，老天的保佑，我們出了會川不到一小時天幕便開朗起來，不過氣溫比前兩天低一點。

我們請託派送的保安隊士兵，一共來了七名，其中一名排長帶了一挺手提的衝鋒機關槍和大條步槍，這樣雄厚的防衛力，把我們恐怖的心理，完全消弭淨盡了。

行十五里至陸家磨，這裏是谷口的一個村落，自此開始便進入可怕的黃香溝了。黃香溝是一條六十里遙長沒有人烟鮮見飛鳥的荒涼山谷，兩邊的山脈很高峻，沒有樹，也沒有水，苦絕淒涼，達於極點。剛下過雨，毛面的公路，被雨水泡溼了，特別泥濘，有些地方，車輪陷下去五六寸，而且黃香溝是分水嶺以北坡面，所以格外是堅澀難行。這樣的山谷，如果我們赤手空拳的一輛大車，遇到幾個從山谷裏跳出來的不速之客，我們祇好任憑擺佈，那便陷於「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的絕域了。行旅是一件使人快愉的事，但在地方治安不靖的現狀下，常使人躊

踏裏足。

化費了整整的八個小時，我們的車子才橫渡過黃香溝，爬上分水嶺的山嶺，俯視山陽盤繞的公路，頗覺偉大壯觀。下分水嶺，路面全部透溼，一走一陷，騾子格外的吃力，幸兒是下山，要是爬坡，根本就上不去，我們的運氣還算不惡，下山以後，公路仍然在山谷裏迴轉，舉目環視，我們是在羣山的懷抱裏了。隴南以多山著稱，眞是名不虛傳。

太陽已降至山後，天色已近薄暮，我們到達預定的宿站——車廠。今天我是安然渡過蘭岷間最險阻的黃香溝，爬過第二道高山的分水嶺，內心是感到異樣的輕鬆。

車廠一瞥

車廠是一個山村，在羣山環抱中，全村有四五十戶人家，在山坳裏有這樣大的村集，在隴南可說不多見，這兒以前是歸漳縣管轄，現在已隸屬會川。我們住的一家店子的老闆告訴我們說：「我們這兒是小地方，以前歸漳縣，現在歸會川管了。」語氣裏面，對於改管，好像是換了一個朝代似的，山村的人民，由於地形環境的限制，使他們的見聞，永遠執囿在狹窄的範疇裏。

這兒爲什麼命名叫車廠？據同行的士兵告訴我，附近各縣來往的車輛，大都在這兒過宿，車輛的集聚，故以車廠名之，倒也切合事實，這兒出產木、，木炭，山邊上和低谷地，有農作物，所以這兒能留居較多的人口。

我們睡的是熱坑，事前我們并沒注意，睡了一會，半個身子烤得滾燙，南方人多半不愛睡熱坑，像這樣熱烤，更是不敢領敎。整夜的翻覆轉側，不能成寐，簡直把人苦了。據一位熟悉西北風土的朋友談：「西北人士睡熱坑，是恢復疲勞的好方法，一個人白天勞動以後，到熱坑上騰蒸一夜，明天照樣作息行旅，不過有一點，睡熱坑的結果，便是容易衰老，一個二十來歲的西北農民，看上去終像三十開外的人。」這位朋友的解釋，倒是很有理論根據的。

大草灘上

我們渡過黃香溝到車廠，行完了一段最險阻的旅程，好像做一件事成功已粗具了雛型，我們探聽前途的消息，都說非常平靖，所以便請護送我們七位士兵回會川，不再勞他們的大駕了。

由車廠到大草灘有八十里，公路還是在山谷裏迴旋，這天所過的地方，村落比較稠密，谷地的面積也比較開寬，山上也有樹木，顯然熱鬧得多了。在我國西北一帶，由於地形和氣候的限制，農業作物，除了少數自然環境特別優厚的縣份具有前途外，像隴南一帶多山的地區，林畜的發展，有很大的希望。甘肅南部一帶，因爲接近四川，雨量多，溼度大，最適宜於樹木，牧草的生長發育。洮河流域有茂盛的森林，甘川邊境藏民繁殖的牲畜，便是很好的證明，但現在隴南的荒山很多，正等待政府去改造開發。

這天天氣有些陰霾，行旅倒相當舒適，行三十里過一橋，名野狐橋，位於岷縣、漳縣、會川三縣通路的交點，形勢相當險，如果有一排士兵在這兒把守，立卽便可以隔斷這三縣的交通。再十里，至石關打尖，自此以後便有運貨車和過客伴行，旅途異常平靖。

到達大草灘，已經是薄暮時分，大草灘也像車廠那麼大的市鎭，有幾家車店和鍋盔舖，專爲過往脚戶而設，我們找到的一家店子，相當整潔，聽說那是大草灘最富裕的一家。大草灘的得名，當地人沒有告訴我的來歷，可是直覺的解釋和我國一般地名命名的事跡判斷，這兒過去一定是有大片的草原，但現在在附近并找不到一小塊草地，時代的轉移是很快的。這兒兩面山勢很兇惡，向以產「大王」之地，所以一般人說起大草灘，便會聯想到有點像小說中的黑風崗，野猪林一樣的可怖。這裏原先歸岷縣管轄，現在劃歸會川了。

越木寨嶺

我們的目的地是岷縣，由大草灘到岷縣是一百一十里，平路，拉拉

車走一天已經够吃緊的，而且其間還有一座比分水嶺、七道梁更高的木寨嶺橫亙着。我們爲趕速完成行程，大家決定再辛勞一天。

我和子超約定，晚上要睡醒一點，晨鷄一鳴便起來，等天明便動身，所以晚上大家都不感適意酣睡，中夜我們聽到送信郵差趕驢的鈴聲，鷄剛啼過，我們便起床，正如我們的預計，東方微白的時分，我們已經開始在朦朧的公路上摸索前進了。行三十里，至酒店子，我們已經到木寨嶺下，空際雲彩密佈，陰霾欲雪。

蘭岷道上，有三座大障礙——即七道子梁、分水嶺、木寨嶺。面對我們的木寨嶺，便是我們全程中最後一道關山。爲了爭取時間，我們催促車伕加鞭。木寨嶺很高峻，又是剛下過雨，路面溼軟，泥濘難行，我和子超由公路爬上山去，車子由山脚到山頂，足足費了兩個小時，艱澀困難的情況，便可想像了。

木寨嶺，民間有一種傳說：是穆桂英曾在此結寨禦敵，是否譥實，不得而知。不過西北人對於宋朝楊家將，相當敬重，楊大郎廟很多，還有地方有四郎廟的，穆桂英是楊家的人，似乎有些眞實性，不過木寨嶺何以不用「穆寨嶺」，有些令人不解，這未免有此牽强附會吧。

我們攀上木寨嶺，空中的雲霧籠罩着山頭，而且下微雪，冷風吹來，砭人肌骨。在大陸性氣候的西北高原旅行，衣着問題應特別注意，偶一不愼，便會生病，衣服宜多帶，不宜過於單薄。

在嶺上休息了一會，便開始下山，剛至半山，我們車前來了四名黑衣警察，其中一位上前，恭敬的向我們行了一個禮，他問我們是不是劉縣長，我告訴他，劉縣長在後面，今天也許不能來，他們才下山。在外縣做「父母官」，在老百姓的眼裏是尊嚴崇高的，縣府也特地派警衛出城五十里接駕。縣太爺的威風實在不小。

在老驛店

越過木寨嶺，便可以俯瞰到一個小市集——老驛店——。岷縣和會川現以木寨嶺爲界。老驛店便是岷縣極北地方。我們到店上，已經午後一點鐘，在一家小麵舖進餐。

在隴南，公路雖然開闢很久，可是汽車行駛過的次數很少。所以沿途老百姓看到我們所乘的膠輪車，便叫「汽車箍轆」。我們在老驛店休息，便被一羣男女老幼包圍了。在這些人羣裏，我發現幾位婦女，她們的裝束和形態，是我一路沒有見過，尤其是她們的頭、脚。與過去我所見甘肅婦女的服飾不同。她們的頭髮也是梳成舊式的髻形，不過這個髻子的位置，不像東南婦女垂在腦後，而是用一個鐵絲架束在頭頂，相當的高。記得從前有一句俗話，說四鄉婦女好效法時尚是：「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岷縣所見婦女的高髻，至少有三四寸高。這裏婦女同樣的受着纏足的苦痛，但壓迫的程度比較淺，鞋子是尖船形，不過前端做成凸狀的隆起，據說那是放置大脚姆趾的。眞奇怪，她們爲什麼把脚趾裏得豎起來？鞋子的形狀，有點像在皖北巢湖見到的高頭船。她們的小腿上纏着白色或灰色的布帶，一如士兵用的裹腿。她們每一個人的體格都非常的健壯，粽紅的臉龐，寬闊的肩膀，挺直的胸脯，眞是十足的健康美。以後我聽朋友告訴我，隴南的婦女比男子還勞苦得多，她們在內要養兒育女，煮飯洗衣，在外要爬山打柴，挑水趕車。男人倒躲在家裏。這裏有一句俗話說：「牝鷄不司晨，女人不耕地。」從這句話，便可以知道，婦女除了不司耕地的犂頭外，其他室內、戶外、粗細、大小的事，幾乎沒有一件事不落在她們的身上。這種不平均負担的習俗，實在是太不公允了。

最後一程

在老驛店，胡亂的吃了一點東西，便匆匆登程，此去岷縣城，還有二十五公里，以木輪大車的行速，這天不容易趕到，我們不想再在途中多住一天，決定「快騾加鞭」，完成最後一程。

出老驛店五里，有一個小地方，叫白洋坡。那裏是純回回集住的地方，聽說在公路未修闢前，這一帶常常出事情，現在是好多了。交通的暢達，不僅是一種經濟的需要，也是政治安定的因素。

行三十里，過一山咀，眼界又豁然開朗，公路再度轉上洮河邊上。陸放翁的詩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眞是當時的寫照了。接連四五天在山谷裏走，簡直像是把人裝在罐頭裏，納悶極了。現在又看到了平川，身體四週好像得到了解放似的愉快。在平川上，呈現着一個土堡，這是梅川鎭，因爲時間的關係，我們沒有到鎭上去。

離梅川十里，公路轉上了山崖上，那叫瀨子溝，這是途中最險要的一段，公路修築在崖腰上，右下方，便是滾滾的洮河。兩年前甘肅民政廳長王瀨芳氏出巡隴南，在這兒墜馬殉職，出事處的山壁上鐫有紀念王氏的石碑，我們通過僅容一車的危崖上，眞使人有些毛骨悚然，偶一不愼，便會造成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結局。

車子爬上瀨子溝，春雨在綿綿下降，我們的衣履都被打溼了，出瀨子溝，便看到一塊綠柳依依，麥苗青青的平衍川地，再向前瞭望，便是一片市廛，八天的早行暮宿，岷縣終於呈現在我們的眼底，好像看了家人一樣的親切。我們在烟霧雨絲的薄暮，進入了岷縣東門。

隴南首府

岷縣早稱岷州，今天當地的老百姓還是這樣的稱號它。它位於洮河與疊藏河會合點的大平川上，是甘肅南部的重鎭，公路北通蘭州，西去臨（潭）夏（河），南可至文（縣）武（都）而達川北。所以這兒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是隴南要邑。廿八年省府特地把一區專員公署遷到這兒來。

岷縣城郊及四鄉一帶，土地肥美，物產豐富，因爲氣候土壤的條件適宜，盛產藥材，諸如大黃、當歸、黃芩、羌活、花椒等，均有巨額產量，尤以當歸爲大宗，民三十年以前，每年產量通常在一萬担以上多至兩萬担，當歸銷南洋，印度等地，大黃銷日本居多。戰爭初期，藥材銷路最暢，價格亦昂，當時外來商客雲集，市面相當繁榮，人民收入增多，農村經濟顯得非常富裕。可是「好景不常」，在國內戰事最緊張的時期，國際路綫被封鎖，藥材銷路一落千丈，多數行號，被迫息業，果碩僅存者，衹有少數幾家資力雄厚的而已。現在情形轉變了，藥材貿易顯然又活躍起來了。藥材貿易的盛衰，是繫於隴南人民經濟的命脈，關係至爲重大。這兒除了出產大量藥材外，清油、麻布、蜂蜜，皮紙也是大宗土產，每當「營」日（即集市之日，一如南方之趕場）。在市上可以看到豐多的土產，它由農民自四鄉攜來，到市上換取必需的日用品。

岷縣全境，多半爲山嶺盤據，居民除多數爲漢人外，回回，藏民的人數也不少，回回集居在城外南關，藏民則在西南邊緣的山裏，接近城區的藏民已經「大大」的漢化，深山裏的還保持着原始的生活習俗。

在西北高原住過多年的南方人，常常感到吃水產動植物的機會太少。可是岷縣就可以解決這問題了。洮河裏的無鱗魚，異常的鮮美，渠道裏的鴨子，相當肥碩，而且價錢都不貴，有時還可以吃到四川來的水菓，生活的享受，相當的充足，這兒雖然不能稱「魚米之鄉」（不產大米），但它膺稱「隴南首府」，可以當之無愧。

墨林碑帖書畫社
經售歷代各種碑帖古今名人書畫
價值平準如有家藏舊拓碑版金文
真跡字畫硯臺圖章等割愛出讓本
社重金收受或蒙　委託寄售誠意
服務　地址上海三馬路七〇一號
電話　九五一六一

忠孝節義之地
蔣主席的故鄉

野鶴

我沒有什麼嗜好，除了閉戶讀書與遨遊山水之外。前者是靜的，後者是動的；表面看去，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是切切相關的，因爲前者是後者的準備，後者是前者的實驗。

在春雨綿綿之中，躲在鴻英圖書館裏讀了幾天奉化縣志的我，確乎靜極思動了。怎樣動？動到那裏去？想來想去，決計到奉化去觀光一下。

爲什麼別的志書不看而偏看奉化志？爲什麼別的地方不去而偏到奉化去？老實說，還不是因爲奉化是　蔣主席的故鄉的緣故嗎？可見「書以人重」「地以人靈」的老話是不錯的。但依照因果律論，與其說因爲　蔣主席的偉大纔使奉化偉大，毋寧說因爲奉化的偉大纔孕育出　蔣主席的偉大。

誰都承認，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除了接受遺傳的潛力之外，同時必須經過自然環境的陶冶。有四川那樣的奇山異水，纔會有司馬相如、李太白、蘇東坡那樣的絕代天才。有廣東那樣的開風氣之先，纔會有國父那樣的先知先覺。有奉化那樣的枕山襟海雄偉秀美，纔會有　蔣主席那樣的崇高偉大。

然而，天下萬事萬物，大都是互爲因果的。事實上，因爲　蔣主席的偉大，纔使向來偉大的奉化現在格外感覺其偉大了。在這樣「地靈人傑」「人傑地靈」的聯環性之下，奉化已爲大衆所矚目，所愛慕，所神往。就我個人說，遊奉化的動機還遠在抗戰之前；但風塵澒洞，人事卒卒，十年來，一直找不到機會；直到勝利後第一個仲春，纔算達到了目的。

趁輪船到寧波，再趁輪船到奉化。假使不喜走海道而喜走陸路的話，那麼，可繞道杭州，還好順便在西子湖上盤桓幾天。無論走那一條路，詳細情形，可詢問中國旅行社，這裏因爲篇幅關係，恕不嚕嗦了。

奉化命名的由來

有三種說法：（一）據名勝志說：「以其民淳，易于遵奉王化」（二）據康熙志說：「縣東五里有奉化山，因以名縣」（三）據寶慶志說：「唐開元時，州曰明，郡曰奉化，因以郡名名縣」三說不同，不知究竟那一說對？現在也無從深究；但是奉化縣治的建立始於唐開元二十六年却是鑿鑿可考的事實。

奉化全境東西相距五十餘公里，南北相距三十餘公里，面積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北毗寧波，南鄰寧海，西南接新昌，西連嵊縣，西北與上虞，餘姚爲界。東面距著名的象山港不過三十餘公里。

寶慶四明志說：「右山左海，土狹人稠，日以開闢爲事，凡山巓水湄，有可耕者，壘石塹山，高尋丈而延袤數百尺，不以爲勞，仰事俯畜，僅僅無餘，人窘於財，亦憚于爲非，富家大族，皆訓子弟以詩書，故其俗以儒素相先，不務驕奢，士之貧者，雖儲無擔石，而衣冠楚楚，亦不至于垢弊，大抵受性剛直，任氣尚義。」樓鑰縣學記說：「四明六邑，奉化爲望，秀士尤多。」王應麟縣治記說：「奉化古之鄞也，古鄞城

在焉。鄞有大里黃公列于四皓，卓乎千載，人物之冠冕，先賢流風所被，其俗純如，其士份如。」陳著題奉化圖志說：「其俗尙氣而畏法，好義而知分，風聲氣習，大率近古。」雍正府志說：「奉邑枕山襟海，多魚鹽之利，竹木之材，昔人所稱陸海者近之……其民多勤儉，儉故不洽于華靡，勤故不遑于淫佚。自舒文靖得象山理學正傳，陳子經戴帥初以文學繼起，明初戴拾遺以忠節顯，遂爲文章節義之鄉，其所從來遠矣。至民間之俗，則男女有別，長幼有序，宗黨有恩，士勤于誦，農狎于田，輕勢利，厭紛華，未敢盡云可封，庶幾淳古之遺乎。」

從上海來到這古樸淳厚的山城，使我神經頓時沉靜舒暢，連鼻子管裏都覺得清新輕鬆。

爲節省時間起見，租了一輛自由車，在城裏兜了一個圈子，有幾條大街相當熱鬧，似乎已帶些現代城市的風格了。

城是東西長南北短，成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

在臨別的那天清晨，由旅館裏的茶房引導我到城中小山頂上去玩了一個鐘點；這纔淸淸楚楚的領略到奉化城的雄姿——前依玉几，後據錦屏，左臨大澤，右傍鳳山。

溪口巡禮

這番居然跑到　蔣主席誕生之地。這裏可算是奉化最優秀之區——周圍有崇高的山嶺，明媚的河流，遼闊的田疇，蒼翠的竹木。內地物產的輸出，必須打從此間通過，因此商業繁盛，賈人雲集。

奉化居民原來大半從事農耕和商業。農家散在各鄉，占全邑總人口百分之三十，商家以溪口鎭爲主，大商人的勢力，遠及省外，商人數占全邑總人口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此外都是操船舶業的，約占全邑總人口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在長江內河通航的船舶，那些凸着「大魚眼」的巨船，試問牠船主的戶籍，幾乎全部回答你是「奉化人」。溪口鎭的沿港，每日清晨至正午，充滿着嘈雜的吶喊聲，船夫往來，絡繹不絕。在四周明淨高雅的山色水光中，橫溢着粗野的神聖的勞工呼聲，使我心上只感覺着偉大，雄壯，可敬。

溪口鎭是在禽孝鄉範圍之內，顧名思義，便知這裏從前定有禽孝的故事流傳人間，由此聯想到奉化還有一個忠義鄉，因此，我在題目上便加上「忠孝節義之鄉」六個字。在奉化縣志上，更可證明這形容詞的確實性，因爲自古以來，奉化的忠臣孝子節婦義士委實多得指不勝屈。

嵯峨的武嶺門成爲溪口交通之孔道，與題着「忠孝傳家」的　蔣主席家祠形成溪口的兩座巍然巨築。　國父題的蔣母之墓，墓木雖拱，然而大體都很莊嚴完好，並不見有一點敵僞的創傷。

雪竇探勝

從溪口鎭西行約三公里，便到了入山亭。入的什麼山？入的赫赫有名的雪竇山。爲什麼叫雪竇山？據說有石竇出泉若雪，所以名雪竇。再檢閱地圖，纔知此山實是四明之餘脈，並非一座孤山。在亭中稍憩後，



⇦文昌閣爲　蔣主席別業面臨剡溪遠山環抱不啻世外桃源

向望官曲跑去，一路險隘蒙蔚，至此，則豁開林豁，曠視無際。北進，至御書亭，有碑大刻「應夢名山」四字。我站在碑前發怔，不知「應夢」兩字是何出典？旁邊一位和尙似乎得了「他心通」似的，笑着對我解釋道：「居士，你不懂那碑上的應夢兩字嗎？宋朝理宗皇帝有一夜在夢裏遊覽一座好山，風景之美，使他在驚喜交織的心緒中醒了，醒了之後，馬上叫畫工畫出來，後來按圖索驥，居然訪得溪口之西的雪竇山，一切一切都與夢中所見相符，于是便斷定那天夜裏確乎夢遊此山，後來理宗皇帝便御書應夢名山四字賜給奉化知縣，知縣便恭恭敬敬的把它刻在石碑上，作爲鎭山之寶。一北行，入雪竇寺山門，坦夷寬曠，可三四頃，秔稌不殊平野。殿閣錯立于古木之間，蒼翠中透出數垛黃牆，與青天白日，相映成一幅莊嚴燦爛的圖案，只覺得自己好像已到了某方淨土，而忘了淪落在婆娑閻浮的雪竇山上。我的皈依法師太虛老和尙在抗戰之前，曾在這寺裏當過幾年方丈，所以到現在寺裏還留下不少字迹；現在聽說老和尙已由渝還都，想不久又有重來此寺持住的可能了。寺據絕頂正中，四山環抱，氣象雄偉。殿前數十步，有阜森蔚，名含珠林。東西兩澗合流于西南，合處作閣，名曰歡瀾。南澗寬若沼，石文如錦，故有錦鏡池之稱。從一條峻巉曲折的路向南走，便可欣賞懸空千丈的瀑布了。我在此足足呆立了半個鐘點。這瀑布垂瀉于千丈之崖，匯爲隱潭，雖然奇麗得很，可是膽子不大的我，臨絕巖，俯浚谷，頭有些兒昏，目有些兒眩，心有些兒跳了。再跑上妙高峯上的妙高臺，但見四周諸山，嶔崟險塞，交錯如繡，眞可算得妙且高矣。回到寺裏，一位年輕的和尙——據說是太虛師的徒弟——已端整了夜飯留我吃，並且還留我住。我一看天色已晚，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吃着住着。燈下寂寂——那青年和尙還捧出一卷雪竇古詩給我解悶。在紅魚青鐙之旁，我低低地吟罷了下面最雋妙的幾首，纔跨登禪床，鼾然一夢。

僧智覺遊上詩寶詩

下雪竇遊上雪竇，過雲峯後望[?]峯，如趨仙府經三島，似入天門徹九重，無日不飛丹洞鶴，有時忽起隱潭龍，只應奉詔西歸去，此境何由得再逢。

王安石觀瀑詩

拔地萬重青嶂立，懸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機絲挂，映日還成五色文。

曾鞏千丈巖詩

玉蚪垂處雪花翻，四季雷聲六月寒，憑檻未窮千里勢，請從巖下舉頭看。

宋某皇子遊雪竇山詩

來訪名山登古迹，一亭清秀換雙瞳，寒巖碧聳高深澗，素練雲飛落半空，徒覺襟懷塵不染，亢知景物勝難窮，此山郎是蓬萊闕，四顧繁華一笑中。

鄭清之妙高臺詩

陸地芳洲擁翠翹，巨靈穿石滾雲濤，摶空蒼鳳欲飛舞，奔海黃龍爭怒號，萬象橫陳坤軸富，一亭平挹月輪高，獨醒未覺孤清景，笑酌寒泉讀楚騷。

戴表元千丈巖詩

匡廬亦有千尋瀑，無此凌空翠玉台，身倚老松天上立，眼看飛雪下雲來，山神禁肅難投唾，木客魂淸得浣埃，見說下巖堪對望，道人臨壑翦蒿萊。

應履平雪竇山歌

雪竇之山何神奇，我來不可無新詩，秀氣尋常凌五岳，諸公不可無高作，山頭積雪雪不消，芙蓉萬朵開瓊瑤，紅塵半點飛不到，清涼六月無炎歊，此地原來自瀟灑，上人何年結蓮社，金銀殿台起中天，八水雙林居其下，山精魍魎爭效靈，九重夢裏鑾輿行，錦雲五色降靈翰，奎光耿耿懸中亭，亭外長松偃高蓋，神飈留我聽竽籟，開襟但覺天地寬，拄

旁那知在方外。我不誇天台山，赤城霞氣瑣碎虛無間，又不誇雲門寺，若耶溪上花草空多事，何如巍然坐我妙高台，四山圖畫自天開，丹青不必寫元圃，金碧恍似眞蓬萊，蓬萊之山在何處？元圃區區草木何足數，且須濯我之纓錦鏡池，更當繫我之馬珠林樹，松雲護石掃晴嵐，花雨漫空靄香霧，石筍之峯高插天，根株還與三山連，丹崖之頂蘇蘿懸，虛空峭在峨嵋巔，千丈飛流挂銀漢，如看瀑布香爐前，上有獅子巖，下有驪龍窟，虹霓欻爈常晦冥，風雲香靄時翕忽，嗟乎龍兮胡爲爾兀兀，雖云在泥蟠，未必長汨沒，蝘蜓莫輕笑，魚蝦莫唐突，一聲霹靂列缺來，鼓舞洪濤篩溟渤，夫人處世亦如之，窮居豈必嗟蜺虮，我歌我曲龍起聽，鱗鬐掀舞頭崢嶸，熊咆虎哮長風生，巖崖劃裂山神驚，咳唾狂呼李太白，攢眉笑倒陶淵明，我雖怪僻樂山水，一生奔走徒爲爾。（下略）

陸瑜雪竇山詩

千丈巖前一解鞍，行見飛瀑下雲端，古藤龕裏煙霞暖，錦鏡池中水月寒，翠竹懸崖如鳳舞，蒼松偃澗有龍蟠，理宗應夢題名在，雨露長疑墨未乾。

彌勒道場

篤信佛教的我，在辭別雪竇寺的前十分鐘，忽爾有一個澇㿑古怪的和尙問我道：「居士，彌勒道場去過沒有？」我合掌作禮，應道：「不知在那裏？怎麼去？」他把手指望東北角裏一指，說道：「下山，穿過城，再向東北走三五里，尋到一個岳林禪寺，便可進去訊問一切。居士，你是很有根氣的人，與當來下生彌勒尊佛着實有緣，快去！快去！不要錯過機會。」

被那和尙一鼓舞，瞻仰彌勒道場的心意，油然而生，恨不得插翅飛去，雪竇山上的旖旎風光，頓時視而不見。依照那和尙的指示，下了山，穿過城，直向東北方追尋岳林禪寺。大概因爲太出名了，所以一問便問着。

這裏的景色與雪竇迥乎不同，然而莊嚴清淨則一。入寺，拜了釋迦佛彌勒佛之後，由一個小和尙引我去見方丈。見了方丈，作過禮，招待我到客堂裏坐。我喝了一口茶，劈頭便問：「這裏是彌勒佛道場嗎？」方丈回答道：「不錯，這裏是彌勒佛道場。」我續問道：「怎麼知道這裏是彌勒佛道場？」方丈答道：「這寺歷史很久，始創于梁大同二年，唐僖宗時，有一個和尙名契號長汀子，形裁腲脮，蹙額皤腹，寢臥無常，肩上總是挑着一只布袋，所以一般人都稱他布袋和尙，他把大大小小一切供身的東西，全都藏在袋裏，有時還能在袋裏掏出種種寶貝來，甚至看見貧人缺少什麼東西，他便能從袋裏拿出什麼東西來布施，寺裏方丈知他是大來頭，便對他說，你既然住在我這裏，也該幫幫我的忙，你看，這寺裏不是還缺少大雄寶殿，千佛閣和鐘樓嗎？你得想想法子。布袋和尙連連點頭，揹了布袋，跑到福建省去了，到了福建，碰到一位居士姓陳的，脫口念出四句偈道：寬卻肚皮須忍辱，放開笑口暗消磨，要使此心無罣礙，自然證得六波羅。又道：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徧十方，入時觀自在。又答田家問道偈道：手捏青苗種福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成稻，退後原來是向前。」我忙打斷方丈的話鋒，插嘴道：「退後原來是向前一句偈有意味極了！不懂佛法的人往往批評佛法是開倒車，那裏曉得原來是開的特別飛快車，梁任公畢竟是個明眼人，所以他說佛法是積極而非消極。」方丈點點頭，繼續說道：「布袋和尙在福建募化杉木若干根，放在布袋裏，回到岳林，報告方丈道：大雄寶殿，千佛閣和鐘樓的所需木材全都募到了，現在都在寺裏龍眼池中，吩咐人去撈取便得，方丈走去一看，果見水面浮着一根根杉木，于是差人打撈，儘撈撈不完，大雄寶殿、千佛閣、鐘樓居然美輪美奐地造成了，當時，奉化有位大居士叫蔣摩訶的，也是非常人，不知怎的，在大衆之間，把布袋和尙的來歷點破了，害得布袋和尙不願再在下界應化，便寫了四句偈，密密的封在一只圓封套裏，送給奉化城裏的一位王居士，王居士打開來一見，只見狹狹的一張條子，上面寫着二十個字——彌勒眞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王居士驚喜之下，趕快一溜煙的跑到岳林禪寺，那裏曉得布袋和尙已在寺裏東廊石上端坐圓寂

去了。」方丈說到這裏，低下頭，嘿嘿不作一聲。我也只得噤若寒蟬。停了幾分鐘，方丈吟起詩來了——

望中不盡龍溪水，流入長江作大波，獨有慈尊能砥柱，淸光一道鎭婆娑。

方丈站起來，引我巡禮了一周，我謝了幾聲，合掌作禮而出。

奉化的人物山水

以上數節是在奉化城裏借某某一個角落寫的，這一段是回到上海之後，在鴻英圖書館裏參攷了奉化縣志寫的。題目既然是描寫整個的奉化，若是沒有這一節文字來補充，那麼文不對題事小，讀者未窺全豹事大。

漢黃公——忠義鄉黃賢村人，潔己避秦，入商額深山，高帝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與東園公綺里季角里先生稱四皓，潛光隱耀，世嘉其高。

宋林逋字君復，忠義鄉黃賢村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弗慕榮利，初放遊江淮間，後隱杭之西湖，結廬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嘗自爲墓于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句，卒年六十一，仁宗嗟悼，賜諡和靖先生。逋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浹峭拔，多奇句，既就稿，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尙三百餘篇。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

宋蔣浚明字彥昭。其先于唐時自天台遷居奉化。神宗時，詣闕上書論君子小人之黨，言極剴切，復抗疏排新法。子皆貴，孫存誠道德文章彪炳宇內，爲楊慈湖講學。

宋周邦彥，博雅善賦，長于音樂。

宋仇悆，忠勇孝廉，文武兼全。

宋舒璘，從學于張栻、朱熹、呂祖謙、陸象山之門。資性粹和，學術正大，以天下爲己任，嘗自言淵源所自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濯，老楊先生琢磨。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于人，如熙然之陽春。

宋蔣峴，性剛不阿，燭幽摘姦，民以爲神，拜右諫議大夫，事有不可，必廷辨面折，爲國謀而不爲身計，後官刑部尙書，居恒自矢曰：勿欺心，勿負主，勿求田，勿問舍，號曰四勿居士。

元戴表元爲王應麟高足。其學博而精，其文淸而雅，趙孟頫稱之爲江南夫子。

明應履平，才名德望，朝野共仰。

以上幾位，都是歷代正史上有傳的；此外地方志上有傳的還有數百人之多。淸史民國史尙未纂定，只得從略。

生在上海，長在上海，到老不離開上海的人，問他：「什麼叫山？山的形態怎麼樣？」他準會目瞪口呆，不知怎樣回答。這種人若是一旦跑到奉化去，看了連嶂叠峯，準會同鄉下人初到上海一樣，少見多怪得手足無所措。

一百五十座山，綫岡繆糾紛，千態萬狀，然都是從天台一脈而來。就大體看去，縣境的東北隅比較平衍，重岡複嶺多在西南角裏。

在一百五十座山中，祇把最最出名的雪竇一山描寫於前，未免失之太疎；若把一百餘座山都源源本本的介紹于後，那又未免嚕嗦得爲事實所不許；現在想個折衷辦法——把風景好的或有古蹟的山，簡略的臚列在後面，供時間上容許暢遊奉化者的參考。

鎭亭山　最高峯曰第一尖，高出全境衆山之上。山麓有龍湫。石壁矗立，瀑布狂瀉，登尖縱覽，勝概萬狀。

木荷樹嶺　峭崖千仞，上有池，冬夏不竭。

仰天湖山　巉巖崚嶒，石壁峭峻，巖旁有湫，即仰天湖。

石篆山　積石嵯峨，黝黑若蟲，或縱或橫，或立或臥，文如篆籀，旁有石台，相傳爲元隱士屠剛仲讀書處。

丁公尖山　孤峯插漢，巖石玲瓏，下有石穴，相傳明時竺姓人私開銀鑛于此。

擎天塘山　孤峯高聳，突出雲際，頂有一塘，洸漾陰翳，有巨石曰望海巖，俯視百里外，村落田疇，曲折可辨。

大雷山　鐵壁平立，湍流貫之，雲泉蔽深，竹樹蓊密，爲唐高士謝遺塵所居。

華頂山　山極高聳，上有龍湫，下有葉仙師殿。明汪綸詩云：「崢嶸巖勢拂天潢，彷彿雲台出帝鄉，丹洞上依牛斗近，龍潭下接海源長，巖前飛鳥分空翠，樹杪歸雲送夕陽，誰道仙師有神術，亦將孤塚寄高岡。」又宋旭詩：「春暮江南三月時，曉攜童冠上雲梯，一潭流水神龍化，萬里青霄海日低，荒徑草深麋鹿庭，亂山花發杜鵑啼，遨遊盡日多清興，歸向東風詠舞雩。」

寶化山　東麓有寺，寺有古松如臥龍，杜鵑如鳳翔。元任士林嘗興復朱文公書院于此，院成，任公賦以紀之曰：「紛萬山而越行兮，氣蜿蜒以沖融，東赴海而將窮兮，勢糾結兮益隆，又析鄞而東行兮，有開元之故封，出雲南之廿里兮，摘青檽于秋風，劇華頂之右股兮，乃益崇其西墉，叱太白其逆走兮，柱南山而膺空，下廣衍兮爲疇，爲邱中疏瀹兮，爲洞爲流忽寶麓其隆起兮，實枕雄乎一州。喧豗于釋子之鐘鼓兮，屈辱于牧豎之蓑笠，又不知白雲蒼狗幾變幻兮，而春忽秋也木偃蹇其獨臥兮，而秦封之不受，固將叩其據于混沌也，花摧折其特芳兮，而移根天上之年，瞭乎其猶可問也，于是訪昔人之所廬兮，得嘉定之故址，祭鳶魚之上下兮，收端倪于天地，洒薙蓬藋乃斵松梓，棟突兀其凌雲兮，門洞開而出日，水抱曲而吞江兮，玉橫陳而架筆，羌紫陽之舊祀兮，有白鹿之初訓，瞻申申之燕居兮，立青青之彥俊，以游以息以講以習時風乎其詠舞兮，曰微吾其誰歸，日彌高其鑽仰兮，亶卓乎其如立，噫嘻道不擇地而存兮，地不擇勝而尊，蹈廣大兮精微之用，著宅高明兮中庸之體具，倘從事于斯文兮，其有考于廢興之故。」

日嶺　嶺上有石屹立八九丈，狀若人形，俗稱新婦巖，其石五色，頗似花鈿。元戴表元日嶺詩云：「掃龍松楸路轉西，登登漸上白雲梯，滄溟入望羣山小，怪石凌霄萬象低，京國幾年勞夢想，林泉此日稱留題，山禽莫訝吾爲客，驚見衣冠不敢啼。」明宋旭日嶺詩云：「蓬萊宮闕倚高峯，獨立青霄四望通，百里桑麻春雨外，萬家烟火夕陽中，龍歸春洞雲旗濕，鶴去粧台繐帳空，世事興亡徒感歎，且須樵牧度林東。」

青錦山　嶄然突起，如列屏幃，其東爲封山，布袋和尚葬此，故又名塔亭山。產香薷，可治暑疾。

四明山　千岡萬崖，巍與天敵，山頂極平正，有方石如窗，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由鄞小溪以上爲東四明，由餘姚而上爲西四明，由奉化雪竇以入者，爲四明山。劉長卿詩：「四明山絕奇，自古說登陸，蒼崖倚天立，覆石如覆屋，玲瓏開戶牖，落落明四目，箕星分南野，有斗挂簷北，日月居東西，朝昏互出沒，我來遊其間，寄傲巾半幅，白雲本無心，悠然伴幽獨，對此脫塵鞅，頓忘榮與辱，能笑天地寬，仙風吹佩玉。」陸龜蒙四明山九題詩幷序：「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于四明山之南雷，一旦訪余來，語不及世務，且曰吾得于玉泉生，知子性誕逸，樂神仙中書，探海岳遺事，以期方外之交，雖銅牆鬼炊虎獄劍餌，無不窺也。今爲子語吾山之奇者，有峯最高，四穴在峯上，每天宇澄霽，望之如戶牖，相傳謂之石窗，即四明之目也。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民皆家雲之南北，每相從，謂之過雲，有鹿亭，有樊榭，有潺湲洞，有青檽子，味極甘而堅不可猝破，有猿曰鞠侯，凡此佳處，各爲我賦詩，因作九題詩，詩四十字，謝省之曰玉泉生眞不誣矣。（一）石窗——石窗何處見，萬仞倚晴虛，積靄迷青瑣，殘霞動綺疏，山應列圓嶠，宮便接方諸，祇有三吳客，時來發隱書。（二）過雲——相訪一程雲，雲深路僅分，嘯台隨日辨，樵斧帶風聞，曉著衣全濕，寒衝酒不醺，幾回歸思靜，彷彿見蘇君。（三）雲南——雲南更有溪，丹礫盡無泥，藥有巴賨賣，枝多越鳥啼，夜清先月午，秋近少嵐迷，若得山顏住，芝莖手自攜。（四）雲北——雲北是陽川，人家洞壑連，壇當星斗下，樓拶翠微邊，一半遙峯雨，三條古井煙，金庭如有路，應到左神天。（五）鹿亭——鹿亭巖下置，時領白麛過，草細眠應久，泉香飲自多，認聲來月塢，尋迹到烟蘿，早晚呑金液，騎將上絳河。（六）樊榭——樊榭

何年築，人應白日飛，至今山客說，時駕玉麟歸，乳苔懸松嫩，芝菩出石徵，憑闌虛自斷，不見羽華衣。（七）潺湲洞——石綫洞門深，潺湲萬古音，似吹飛羽管，如奏落霞琴，倒穴漂龍沫，穿松濺鶴襟，何人乘月弄，應作上淸吟。（八）靑𥽰子——山實號靑𥽰，環岡次第生，外形堅綠殼，中味敵瓊英，隨石樵兒拾，敲林宿鳥驚，亦應仙吏守，時取薦層城。（九）鞠侯——何事鞠侯名，先封在四明，但爲連臂飲，不作斷腸聲，野蔓垂纓細，寒泉佩玉淸，滿林游宦子，誰爲作君卿。」

銅山　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產銅，又產毬形松與龍形竹。

丹小山，上有一洞，有丹霞兩字，洞廣可容五六十人，內有深穴，昔有入者，行幾半日，聞水聲如雷而返，水涓涓巖罅間，其流迹皆赤色，有巖竇，風出飀飀有聲，夏絕無暑，冬則凜凜不可近，俗號風洞。

梨洲山　周八百里，二百八十峯，峯峯相次，中頂五峯，狀如蓮花。產胡桃。天蓼有坡曰響石坪。明汪綸梨洲山詩：「蓮花紛向日邊開，雲影長依斗柄回，北引翠峯朝禹穴，南分諸嶺上天台，梨因孫綽來時見，桃是劉綱去後栽，風景恍然人世外，但聞鷄犬石巖隈。」

甬山　山陰爲鄞境，山陽爲奉化，俯瞰甬江，勝概萬狀。

石樓山　有石如樓，故名。兩崖跨澗，飛瀑亂下，又名石柱山。明袁德鄰詩：「仙山十二石樓開，下瞰滄溟渺一杯，綺戶未明初日上，丹梯欲暝暮潮來，身通雲路登三島，手摘星辰近上台，元是龜龍將變化，桃花浪暖錦城堆。」

蓬島山，形勢雄壯，不露圭角，北爲安巖之翠峯，南爲石樓之赤巖，陟其巓，俯視數百里外，滄海微茫，煙雲縈帶，城邑聚落，了然在目。

結埼山　結埼亭在此。

梅山　屹立衆山中，峯巒奇秀。

九峯山　九峯突兀，產多烏桕，秋霜葉紅，燗若春華。

新嶺　有七十二曲。嶺上多竹，高僅四五寸，葉皆白色。嶺峻而長，有天然石磴。有石汙尊泉，甚甘冽，杯飲止滿一人之欲，行人以次取水不竭。

金峨山　山上有巖，昔純陽子過訪百丈禪師題詩于其上曰：「金峨有門出無鑰，撞見仙童赤雙脚，問渠方丈何寥寥，報道虛空也不著，聞說此語笑欣欣，這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見不得見，渴心耿耿望埃塵，歸去來兮波渺渺，路入蓬萊山更杳，商量重上石樓台，雪晴海闊千峯曉。」

瑞雲山　宋儒楊簡生于此，有五色雲起蓋山上，故名。

銀山　產銀。淸初曾經一度開鑿，以有礙廬墓而止。光緖戊戌年，邑人集貲開采，卒因風氣未開，致釀巨案。

奉化的山固然多極了，但水也不少。考全縣之水，惟忠義一鄉東南流入海，其餘都發源于西南，流向東北，入奉化江。溪的數目，大約同山差不多，其中最大的是縣溪、剡溪、金溪、。又有所謂江者，是上承溪而下注海的大流。其中著名的，有淸江、鹿頸江、鄞陽江。又有湖曰仁湖、萬壽湖、廣平湖、蓴湖。又有潭曰隱潭、龍潭、金鐘鑒潭、石門洞潭。又有泉曰茯苓泉、透瓶泉、靈泉。

集寶齋　碑帖　金石　古玩　書畫
承辦　買賣
刻搨碑帖　鈎摹上石　墓誌墓銘　紀念塔銘
古今書畫　名人手扎　舊畫古帖　珂羅版等
玉器古磁　金石古玩　陶器竹木　紅木紫檀
如蒙賜顧　竭誠歡迎
本號開設蘇州護龍街大井巷口

小人物的復員

凡言

從成都到上海

勝利復員，復員勝利，流浪了八年，雖不是時刻懷念着這杏花春雨的家園，異鄉人有家歸不得的時候是過去了。在錦城蟄居了三年，一旦翩然欲歸，神情爲之雀躍。從成都東下，本有兩條路綫可走，一是走西北；一是走重慶，爲了種重些，我還是決定走重慶的路線。

爬坡上陪都

成都到重慶，兩天的公路。

二月廿三日，西川郵政管理局的郵車載着我們一、二十位男女，出了成都東門牛市口車站，往攏田圩坡上爬行，又霧又雨的前途告訴了大家，我們已開始進入「復員」的洪流。雖然同車的旅伴是由各種的介紹，來自多方的朋友，但彼此寒暄後，才知道目標是一樣的——到重慶去想辦法回老家。所以車上固然像沙丁魚樣的擠着，而彼此的心境却是無限愉快，誰也再不斤斤於目前的困苦了。

兩天的顛簸，托福安抵山城，旅伴們紛紛下車，各自忙着去找尋安憩之所。我因爲有熟人早在重慶招待所住着，因此起居進行得極爲順利。同行的陳君夫婦，下車後跑了半夜，回來打開招待所的門對我說：「找遍全重慶，沒有房間剩。」要在招待所宿一宿，沒辦法，只好當晚在招待所的會客室內睡了一夜地板，一宿無話，翌晨出去打聽，才知原來重慶根本早有人滿之患，由于各方要「復員」的人都向重慶湧來，陪都的容納量跟目前的需要實在距離得太遠了，八、九十萬的人口，經常留在這山城里，眞是可怕的畸形發展。

闊別三年，重慶已非昔比，外貌雖還依然，但每一個人的心理，却已失去昔日那種戰時的緊張狀態，現在人人都沉緬在爵士樂，洋琴聲的昇平漩渦裏了。鄉村生活慣了，從成都跑來重慶，簡直是上海人所說「鄉下人白相大世界」，劉姥姥跌進了大觀園，生活是迥然不同的，成都的法幣拿到重慶來用，其效用是一與二或三之比，但是我想陪都之所以爲陪都，其可傲視者，也許就在這些地方罷。住在重慶的人，尤其過慣這種傲視生活的人，在他們看來，化幾萬元吃一盆飛機運到的炒蝦腰；或者化幾十萬元叫一位上海來的舞女坐坐檯子，那簡直是普通得很的事情，何足怪哉！如果認爲一個都市的發展必需以奢侈的程度來作測量的標準的話，那末我應該爲重慶高興的，因爲它確實在外表上已走上稍具規模的奢侈階段了。

剛到重慶，同伴無一對前途是悲觀的，可是經過一星期，二星期的奔走、等待、接洽、候訊，奔騰的血漸漸靜止了，凍結了。路上碰面，大家是搖頭，一聲毫無辦法。拉拉手，還是去奔走；有的時候，奔走回來，同伴中有人來過留下字條，說船有些辦法，不過錢太貴，而且也不太保險，問你要不要，等到知道出的船費可以做飛機黃魚，心頭稍一轉動，回頭飛機坐不到，船也開走了。黑價不一，出了最價高的不一定有最好機會，相反，出了較低價的也許倒有較好的收穫。我那早在招待所內住着的朋友，他是一個要坐飛機的階級，從昆明來重慶坐等一月，先動公事向行政院呈請批機，公事一去，似落深山，從此不見下文，再想黑票，經過多種介紹和法幣的堆積，才得到一聲「×先生，儘篤定，就在這幾天。」而請問之下，才知道這種機會還是熟人幫忙，化最便宜的價錢——也得五十萬元呢！正當我等了已近三週，一籌莫展的時候，恰好有一個專負軍運的親戚打電話來了，說是明晨有一條「民熙」的船開出，運×部「復員人員」及家屬東下，已爲我弄到一張票子，要我準備當晚上船。阿門，我也來不及通知成都同車來的朋友，一個人像七、八年前偷偷地離開上海一樣的離開了住所，連那個同住的朋友都沒有打招呼，因爲他在幾聲「篤定」之後，就更「篤定」的到「國際」跳舞去了。

順流來武漢

到船上，一看已經橫七豎八的到處擺滿了人，男、女、老、少，無式不有，房艙是根本談不到，位子既少，而且早給大來頭的佔有了。由於一張名片的關係，認識了船主和船上負責軍運的一位參謀，承他們幫忙，主要的是參謀先生，六萬元的代價，換到了一個底艙的茶房舖位。睡的問題解決，跑出船面，作一三百六十度的週遊，却不期而遇的跟成都同車來的一部份旅伴又碰上了，開始大家總不免先拉手一番，互慶奔走有方，朋友得力，到後來講起代價，結果是最高者有三十萬元的，次一級的是二十萬元左右，我是一個錢都沒有化，除了一個舖位六萬元之外，總算是得來全

不費功夫，他們出了大的代價，也不過是一個「二尺闊，五尺長」的機會而已。

據說這條船還是勝利後首先從重慶開下去的第一號「復員」船，往返已有數次之多。這次船上裝了四，五百人，加上一些軍用物資，「復員人員」的公私用具及每人的隨身行李，載重量已過飽和點，人的擁擠，連大便都得排隊，其嚴重可以想見。可是有一天我跟茶房談天，說到這問題時，他却微笑對我說，良心平些吧，這條船最多裝過七百多人，那次乘客的各種姿態才算好看呢！

「民熙」是經過交涉，在重慶辦妥手續直航漢口的，船行極快，第一天宿忠縣附近，第二天宿奉節，第三天抵達宜昌。三峽風景區，就在第三天的路程內，巫山十二峯，千仞削壁，確是壯觀；而船過青灘，灘上灘下，水面相差一尺餘，灘處急浪飛濺，水聲隆隆，也是又危險又逗人的所在，附近且有古美人王昭君的家鄉香溪，溪通長江，此溪據說是昭君曾在溪上洗過帕子，洗後留存香氣而名。在重慶比我們先開出的「華同」「民來」都還在宜昌鬧彆扭，船上的人不願下來掉船，船公司及調配所硬要船上的人下來，彼此一堅持，形成僵局，於是調配所一個官腔，好罷，大家等，看那個吃得消，就這樣「華同」「民來」兩船被等下來了，「民來」已經等了十餘天，他們要等漢口有船來掉換才能開走，我們的船一到，由于這兩條船的爲難，本來就可以繼續航行的，結果也爲「恐給別輪面子難看，稍請候待」的被歎禁下來，雖電報、電話的向重慶請示，不得要領，一等就等了三天，才見漢口上駛的「民尚」「民族」兩輪從遠處冒着烟的姍姍開來。在宜昌，生活上是解放了三天，可是一上了岸，又不能不提心吊胆的想念着船，因爲一旦船突然有辦法開走起來，少數人被留下在宜昌，前無故人，後無來者，那是要命的玩笑！所以這三天，始終沒有痛快地玩一玩，上岸的例行公事就祗是吃飯、喝茶、買烟、逛一下馬路，不過嚴格說起來，今日的宜昌，本來就只是飯館、茶店、烟舖集會的總稱，在馬路上所見到的，五步是一「樓」，十步是一「館」，而隔在這一「樓」一「館」之間的，就是些烟店、茶舖、糖果店罷了。大概是這樣的，經過的人到了宜昌，盡量要求生活上的消耗，住在宜昌的人，也努力來化裝這消費的據點，宜昌的市容就建築在這兩種需要上，而且不但商人在努力，就是公務員也棄了他自己的事，幫着在努力這種建設，我并不造謠，我曾親見一個直接稅局的科長參加一家飯館，竟然掛着證章，在「五芳齋」的收銀櫃前跟別的股東研究起菜價來。宜昌有一家報紙，名「武漢日報宜昌版」，出版的時間每天照例要在十二點左右，書店也彷彿就祗有在大馬路上的一家，攤的都是些破碎不堪的陳書，偶而有一二本新鮮些的畫報點綴其間。這兒是一個沒有文化可談的都市，宜昌已不是集散商貨的中心，而是夠稱另一種商品——人——的中點了。

從宜昌到漢口，船行四天，水面雖大些，江底却淺了，船愈行愈慢。第一天宿沙市，航經不到沙市的百里洲附近，二度將擱淺，船尾已爲江泥拖住，但船還是慢慢的掙扎向前緩行，始脫險境。沙市與宜昌不同的，就是飯舖少，而銀樓特多，報紙也有一家，名「江陵日報」，四開版，新聞寥寥可數，而且用的還是老五號字。書店簡直沒有看到，所以談到文化，却比宜昌更慘。第二天宿監利縣，此地係古人伍子胥的故里，尚有廢城遺蹟可尋，地方窮困，縣城內不及江南的市鎮熱鬧，這是意想不到的一點，我們上岸想吃飯都吃不到的地方，戰爭的殘酷，使它在五十年內復不了原樣。第三天船泊簰洲，一個沿揚子江中流的小鎮，離漢口一百八十里，鎮人以捕魚爲業，市容反較監利縣城要好些。第四天午後一時，我們才從遠眺中逐漸行近了這中原的重鎮，內河第一大都市的武漢三鎮。

「國熙」號的任務是完成了，船上的人奉命全部上岸，有關係的，有資格續航的，等待調配所的好訊，再換船繼續前航，否則的話，就請在這武漢休息一下罷。

轉道返家園

不幸得很，一到武漢，恰又碰到民生公司員工罷工，民生公司的船不能走，別的公司的船，負責人一時又找不到適當的代替者，在漢口閙了兩天，費用既大，人也無聊，想到船的事情還在靜候中，尤其如此地等下去，還不如搭平漢路的火車走鄭州，轉道開封、徐州、到南京，計算一下日子，也不過個把星期，而況幾年來的奔走，始終在西南一角，北方從未到過，何不就乘機走上一走，就這樣我決定了去鄭州。

從漢山到鄭州，火車有兩種，一種是機關車頭拖車皮的慢列車，據站上服務的員工說，途中行時最快要七，八日，慢的時候要二十天光景，考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路基方修，吃不住重而快的載量，另一方面是各大小站均得停車，裝卸貨物。自然，管理上有問題，這也是不能推諉其責任的。另外一種是汽車頭拖小型車皮的快車，由日戰俘駕駛，每日開一次，先登記軍、公人員，後買老百姓，車皮只三節，每節載六十人，行李限每人十五公斤，完全是公路辦法，自漢口開，三天準可到鄭州（戰前從漢口到北平還不到三天）計第一天到廣水，第二天宿駐馬店，第三天可抵鄭州

，車票是七千六百七十五元，開行前按號入座，但這種秩序只維持在漢口及鄭州兩地，中間站就不行，苦了旅客，并且這種快車票極不易買到，每天有很多軍人及公務人員在登記，有許多軍人是專門以這事作買賣，出售黑票來營利的，據說黑票市價最高者竟在三萬一張。俗諺「天下烏鴉一般黑」，如今全國復員也一般黑了。

事實確是這樣，昨日我去登記的時候，在我的前後都是軍人，但現在坐在我兩旁前後的同伴，却沒有幾個是穿軍服的，并且我認識了兩位到許昌去做烟葉子買賣的老鄉，他們坐在我旁邊，他們的票子就是以黑市代價買來的。從他們的經驗裏，告訴了我這一帶的旅行生活是非常不安定，離開漢口後，必需在每一宿站半夜起來搶坐位，否則，晚來搶不到坐位，甚至因當地也買了票，增多了人，連站的地方也不會留給你。站上負責人會向你搖頭訴苦，請你永遠等下來，因爲明天你如不半夜來搶坐位，其結果跟今天不會兩樣，并不能保你的險。

第一天早上九時自漢口南智門開車，車行七小時餘，抵廣水，廣水位于鄂豫交界處，係一市鎮，北去鷄公山武勝關五十里，出武勝關卽爲河南省境，鎭四圍皆山，據說在停戰令未發出之前，國共的暗流在此地澎湃甚烈，然而當記者此番經過，暗流已沉寂下來。當晚我宿在一個僅有三個房間的大旅館內，這種旅館是通車後新興的營利副業。翌晨三點，老板就來請我們起床，糊裏糊塗的跑到車站，却說比我先到的已大有人在，總算犧牲了半夜的甜蜜，換得了一個坐位，坐上位子，人又靠着窗口呼呼欲睡，好容易看着眉月西下，太陽從羣山叢中探出頭來，後來者陸續不斷擁上，昨日一排櫈子坐五個人的，今天已坐了六個，兩頭出入口的地方，還是擠得水洩不通，外邊人却還想往裏湧，就這樣湧來擠去的等到八點鐘，列車才慢慢的開出廣水站，向鷄公山而去。這天正午車過信陽，午後四時抵駐馬店。駐馬店係河南確山縣屬，較廣水在外貌上要略勝一籌。當地有青年團辦的青年宿舍一所，雖是做生意性質，却也給旅客方便不少，値得在此一提。第三天早晨，照樣像廣水時一般的起了一個早，三點不到就到站，但先我而來者還是很多。列車八時啓行，今天的路程最長，早上十一時過漯河、郾城，午後三時過許昌，那兩位做烟葉子買賣的同鄉下車去了，旁晚六點，鄭州才遙遙在望，車遵隴海路站，城內已華燈初上，由於各線列車均已到達，站上街頭到處站滿了人。昔日素聞鄭州有一花園飯店，下車後，卽僱力夫前去，其實該店離站極近，到後才知花園飯店已更名東海，旅館也已無花園其實，今日所供應旅客之房間祇二、三十間，爲劫後餘物。當我人還沒有進得門去，門口的夥計先迎了上來說：「先生，房間沒有了，請快到別處問問罷。」慕名而來，吃閉門羹而返，找不到住處，心內不免緊張起來，於是僱力夫嚮導找別的旅館，可是足足走了兩個鐘頭，從大旅館問到小客棧，却無置我身之地，鄭州也犯着人的消化不良症，當時的狼狽是可以想見的。沒法仍回花園飯店，我直接往賬房間找老板講話，總算說了幾句可憐話，動之以感情，才承老板的允諾，在他們的辦公室內打地舖睡一晚，老板更送佛上西天，代我想法了一張去開封的車票，車票定價是八百元，我出了二千元，旅店正式單人房費是六百元，而我的一個地舖却付了一千元，正如上海人所謂「洋盤做足」，但是當時比之坐露天馬路過夜買票，却尙稱差強人意。而到鄭州後，特別有一種刺目的感覺，那滿天的黃沙飛舞，氣候乾燥，却使人自然而然的體會到北方的意味深長了。

到了天堂的上海

從鄭州到開封，有兩條路綫可走，一是向北行，過老黃河橋繞道小冀站轉開封，途中大部路軌舖設在老黃河河床裏，這是敵人在勝利前築的新路，專供給養用的，這路的走法是不再另渡黃河，當時行李多的旅客走此爲宜；另一條是直走隴海路，到中牟縣境要擺渡過新黃河，再坐河彼岸的列車到開封，兩綫用的均係鐵車皮，我走的是前者，聽說現在中牟的鐵橋也搶修好了，(這將給後來的旅客一個大好的消息。)次晨八點開，我六時到站，找到北下開封的列車，却說每節車已早就擠滿了人，有像我一樣以黑票資格上車的，也有根本不買票先上車的，他們那先入爲主的派頭，會使你哭笑不得，上車皮頂又恨行李自己不能照顧，最後還承一位老鄉幫忙，拉上了一節車，人帶行李跌了進去。挨過了一點多鐘，列車動了，向北緩緩而行。車過老黃河橋，行率極緩，有時甚至慢得彷彿不動一般，要五十餘分鐘始完成了這段行程，車過小冀站後，折向東行，車行速率較快，途中列車走在老黃河床裏，面臨的是一片荒旱凄涼景象，沿途看着老百姓挖草根的情景，飢餓在這一帶是緊追着每一個貧苦的人，使你感覺在這裏是沒有上帝的！車抵開封，已近六時有半，開封城外雖也是荒旱得可怕，但進得城去却有天壤之別，這兒是五代故都，風光是前人盡情記述過了，無須再來贅言。而可注意者，却是開封也患着人的消化不良症，旅店家家客滿，我還是以鄭州的老方法向一家旅館的老板如法泡製，收效甚大，得到了賬房間的地板一角。戰時的物價似乎對

這兒影響較小，生活程度頗低，生活在這五代故都的人們就僅僅這一點可自慰慰人的。

在開封住了一天，細細的將自鄭州來汴的沿途情景配合起來研究了一下，使我發生兩種感想，一點是我們漢族由黃河發源地順流而來，其所以不能滿足這中原的地域，而折向南行，另覓發展者，大概與我此次見到的旱荒現象極有關係。其次是我從沿途見到的老百姓生活情形上考察，認為這一帶已含有「胡」的意味，這大概是歷史上所謂「五胡亂華」的結果罷？

從開封往東去，行車比較要有秩序，戰前聞名的隴海路籃鋼車復得相見，不過買票的黑幕與擁擠仍不改觀。恰巧我住的這個旅館內，有一位開封站的副站長住着，經過老板的介紹，得識了他，長談半夜，得到了一張去徐州的票子交情，一夜安枕無憂，第三日早晨趕往車站，很輕鬆地搭上東下車順利的到了徐州。車抵徐州已午後五時，徐州住的問題仍如鄭汴一樣，旅館既少，而大的幾個又均為軍政接收機關大員們佔用了，於是旅客們只有擁在車站旁，馬上參加排隊買票的行列，在露天從晚上等到天明，我雖沒有去露天排隊守候買票，但也被擠在站旁假眠了一夜，當黑市票開始活動的時候，用重賞辦法買了一張黑票，代價是一萬四千元，坐上翌晨的建國號列車南下浦口。滿想到南京後，一切總可有了辦法，可是事與願違，南京也患着人的消化不良症，本來計畫在南京小住幾天的希望全部打消，拖着疲倦透了的身子，在下關車站又度過一個漫漫長夜，買票直下上海——我夢幻着的天堂。

但是，到上海後又怎樣呢？這裏不也同樣犯着全國各地所有的一切勝利病，勝利復員，復員勝利！一個也是後方來的朋友說得好：——

「小人物的復員是夢，大人物的復員才是現實！」

的確，這次歸來，我好像做了一場夢！一個長約二月的噩夢！

大賚彩花被單
品質精良 到處風行
註冊商標
大賚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著名出品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餘興里 電話九四七二九號
製造廠 上海檳榔路廿七號 電話三九六二一九號

華山探勝

藍士琳

華山屬秦嶺山脈，秦嶺自終南山而東，至陝西藍田縣，分兩支，一東南行，為熊耳山；一東北行，即華山也。華山峯巒挺拔，豐上削下，遠望之，若華狀（山海經），故曰華。或謂山之西峯，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華山志），實附會。以其西有少華（一作小華）山，故又名太華。華山位於西方，於五嶽中為西岳。言五岳之勝者，輒曰東岳渾淪，南岳雄偉，北岳幽森，中岳肅穆；西岳殆兼而有之，而險峻尤為四岳所不及。筆者嘗登泰山，每以未遊太華為憾。三十四年秋，于役關中，遂往遊焉。

夜宿慈雲宮

十月十九日（乙酉重九後五日）晨，由西安乘隴海鐵路車赴華陰，抵站，午餐後，乘人力車，行十二里，至十方院。中途有古柏一，旁為雲臺觀，後周武帝為焦道廣所建，宋陳摶嘗居之，今為雲臺中學校舍。摶字圖南，自號扶搖子，五代時，隱居華山，寢處恒數月不起；聞趙匡胤登極，曰：「天下自此定矣」。宋太宗時，賜號希夷先生。十方院為雲臺觀盛時招待十方（佛經謂東、南、西、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上、下、為十方。）之所。院乃宋仁宗皇祐中為陳摶所建，有祠塑其坐像，有洞置其臥像，有塚曰希夷遺塚。院旁為張仙谷（一稱張超谷，超為漢代人，嘗居此，故名。張超疑係張楷之誤。）口，登山者，自此始。入谷，兩岸皆石山，中為溪，多亂石。道右有巨石曰梯雲，曰醉溪，乃好事者鐫之，殊無謂。道左摩崖曰王猛臺，傳晉王景略，初隱此山，後仕苻堅，屯兵華陰，以拒慕容氏，築校將臺於此。復前行，溪中有鉅石高二丈許，上刻魚石二字，附注謂清光緒十年，山內起蛟，水衝石裂，逐流至此，中現魚形，故名。再入為第一關，自谷口至此五里，故又曰五里關。出關數十步為桃林坪，再行四里，至方洞，懸崖百尺，一線中開，俗傳為陳摶化形脫骨之處，謂之希夷峽。由峽西折百餘步為第二關，自谷口至此十里，故又稱十里關。關南二里為娑羅坪，有小道院，內植娑羅樹一株。坪之東岸，絕巘突立，石磴縈委，上有石室曰小上方，再上復有石室曰大上方，各垂鐵索，以便攀登。旁有瀑布，達數百尺。自此南行，地勢漸高，路亦崎嶇曲折，號曰十八盤。其西南有毛女洞，傳秦時宮女玉姜，殉葬驪山，臨時脫逃到此，日食柏葉，飲清泉，久之遍體生毛，宋人蔡京過此時，猶見之，蓋神話也。又行里許，有石門曰雲門，入門為青柯坪。坪有道院三，下院曰通仙觀；西院曰慈雲宮；東院曰九天宮，大門懸光緒頒匾曰八景清華，正殿懸慈禧后頒匾曰盤道連雲，蓋八國聯軍之役，光緒慈禧奔西安，嘗遊華山，至此而止也（一說，止於玉泉院；院內亦頒有匾額）。通仙觀側，有小道通北斗坪，坪有道院，有毛女拜斗石；其鄰為毛女峯，即毛女洞所在地。曩日登山險道未通，迷信者率朝北斗，而望華山，今則遊人咸欲登峯造極，而罕至北斗矣。是晚宿慈雲宮。

直上北峯巔

翌晨，從九天宮旁登山，約里許，摩崖曰迴心，其意蓋謂登山到此，方覺險峻，畏難者輒舍之而還也。上有巖石壁立，中開一罅，闊僅容身，磴直如梯，計三百七十二級，旁有巨鏈，持之以登，不虞下墜，謂之千尺幢。其盡處有竇，圓如盤盂，古稱天井，今置鐵板一。有小殿曰靈官，旁為平地，廣袤不盈丈，一道士居此賣茶，晨夕啓閉鐵板，故山中無匪患。其上崖益陡，徑益狹，約七八十步，非持鏈，不能上下，謂之百尺峽。出峽東北行，得坦途，有石橋二曰二仙，有危崖一曰俯渭；有谷曰車箱，杜工部詩謂「車箱入谷無多路」者，此也。出谷，上黑虎嶺，東北行數十武為媼神洞

，近年建道院一曰羣仙觀。觀側石壁插天，若鑱若削，中有小溝，自上而下，直如引繩，深如發耜，握鏈拾級以登，計四百餘級，謂之老君犂溝。愚人謂老君以犂鑿之者；或謂老君離垢昇天於此，犂溝乃離垢之訛，亦傅會之詞也。溝盡，轉西南行，途稍平，曰鐵牛臺；舊有鐵牛一，已失。道右有小洞，祀趙玄壇，謂之黑虎洞。其旁巉巖崢嶸，俗傳昔多猿猴，結隊來此，望而却步，因謂之猢猻愁；舊有鐵猿四，不復存，今唯一小洞，置西遊記孫悟空鐵象而已。過洞行數十步，即達北峯之巔。將至巔，有小道達聚仙臺。北峯原名雲臺峯，於華山五峯中爲最低，有廟祀眞武。廟後有平臺，北望渭水蜿蜒如帶，入於黃河，黃河由北而南，至風陵渡，折而東，潼關亦隱約可見，景物如繪。循平臺前小徑北下，折而南，一老松樹下，掛鐵犂一，俗謂之老君掛犂處，蓋愚昧者爲之，以實老君犂溝之說者也。

鷂子翻身處

北峯之南，有嶺如魚脊，中突旁殺，直至龍口而止，謂之蒼龍嶺，水經注謂之搦嶺。嶺左鑿小道，廣不盈尺，下臨絕壍，扶壁以過，耳可觸石，名曰擦耳崖。其南曰仙人碥，至日月崖，挽鏁以上，凡三十級，號曰上天梯。崖下有二洞，曰金天，曰三元，相距不一里。再南行，昔爲絕險之地，行人視同生死關頭，因謂之閻王碥。然自北峯頂莅此，凡危險處，道左既護以欄，右壁復有鐵鏈，謹愼行之，殊無墜崖之虞。自閻王碥南行，路漸寬，有坊當路，懸匾曰升嶽御道，蓋宋眞宗時事，華山志以爲漢武帝唐玄宗者，非。御道者，蒼龍嶺之最高處也（有僅以此爲蒼龍嶺者），由下而上，逐步升高，如梯之倚壁，角度約四十五，長約五百尺，寬二三尺，有僅尺許者，兩旁爲崖，無可依傍，右面尤峻削可怖。登之者，莫不怵目驚心，手扶鐵索，匍匐而行；怯者則往往悔然而返。嶺盡路絕，從崖下折身反度，俗謂之鷂子翻身，華山志美其名曰龍口，稱其崖曰逸神；登山險道，盡於此矣。李肇唐國史補，謂韓愈莅此，欲下不能，痛哭流涕，投書華陰令，求爲設法，故摩崖曰韓退之投書處。或疑其妄，然昌黎答張生詩，歷敍華山之奇，而說之曰：『悔狂已咋非，垂戒仍鐫銘』。是其說不爲無因，而唐時道或未闢，鏈或未備，陟降之難，必較今日爲甚，文公果有此舉，亦不足異也。今山中鐵鏈，爲二十年五月，時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師長陳繼承上官雲相，捐資所置，造福遊人，良非淺鮮。



華山的千尺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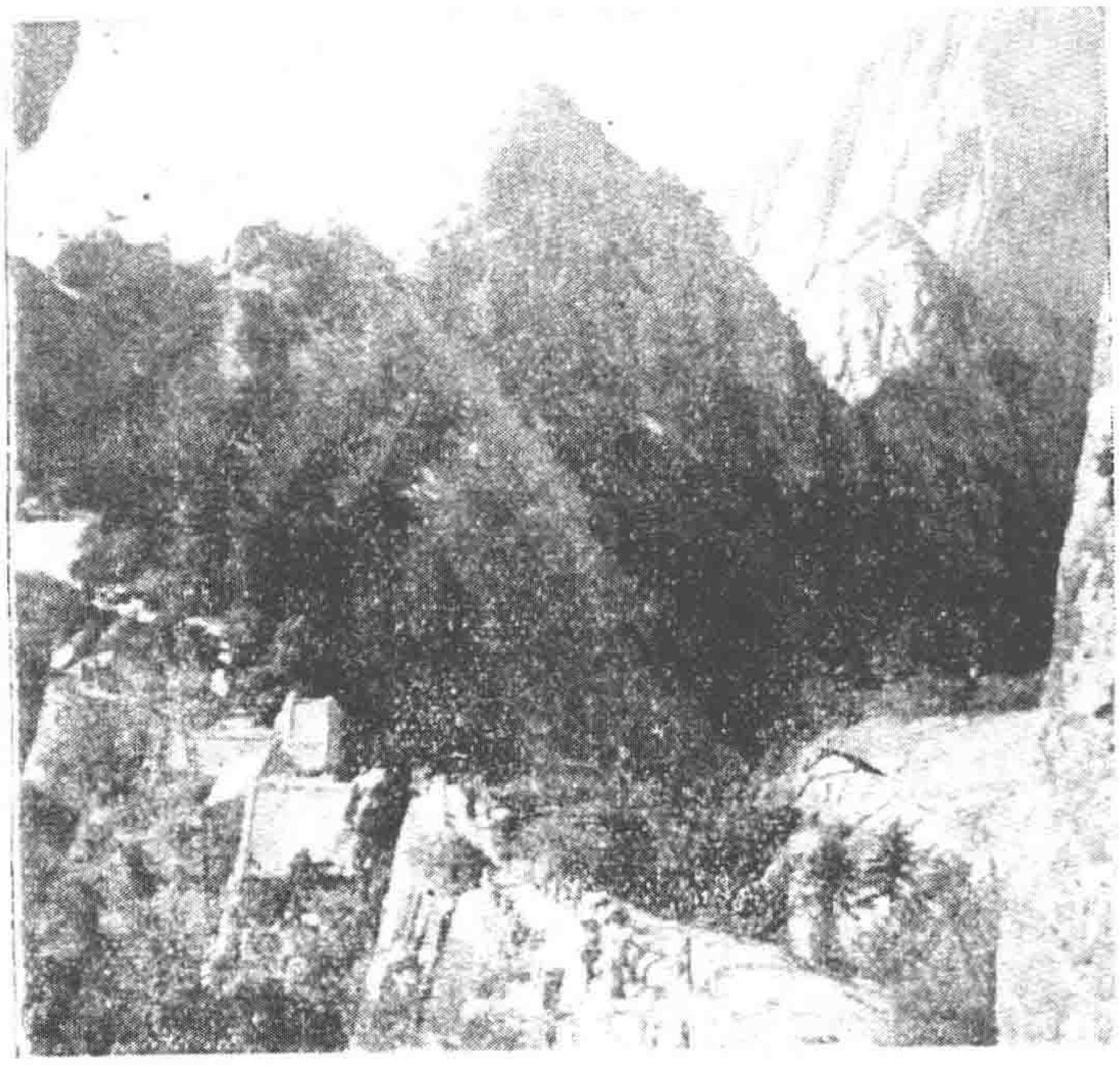
高攀摘星石

越龍口而上，有峯曰五雲，前人以爲中峯，有道院。再上爲金鎖關，額曰通天門，杜子美詩所謂『箭括通天有一門』者，指此。過門一里爲三峯口，通東西南三峯，各有小徑。余

等沿其右道西行，約二里，抵鎮嶽宮，午餐。山間諸院所飲，悉為承霤積水，惟此宮內有井，深三丈許，水極清冽，謂之玉井。餐後，由宮側登山，過屈嶺而北，是為西峯。其巔有石葉蓮瓣，覆崖上，下有石龜却立，昂首欲行，故名蓮花峯，又曰芙蓉峯。旁有長石，中裂，寬二尺，如斧劈，俗稱斧劈石，謂係舊劇寶蓮燈中沈香救母時所劈，愚民且醵金鑄巨斧一，置石旁，以實其說，良可笑也。其下有洞曰蓮花，洞北有宮，祀斗姆。宮後最高處，有石曰摘星。旁為捨身崖，相傳昔有孝子，因親病，禱於神，願以身代，親愈，往投崖，比醒，則臥家中，謂有神護之，因以名崖，殆無人信；後改守身崖，鐫於石，上注孝敬父母四字。其西北有肥遺穴，山海經謂『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者，指此；今視之，僅尋常小穴耳。

『呼吸通帝座』

由屈嶺南行為南峯，分五歧。低者曰老子峯，道院內置鐵爐一，高尺許，徑七八寸，道士謂之煉丹爐，乃老子當日煉丹所用者，殊荒誕。旁為落雁峯，是全山最高處，即李太白詩所謂『呼吸通帝座』者也。上為巨石，鑿池一，略作圓形，直徑約四五尺，深二三尺，終年水不涸，道家謂之太乙池，通稱仰天池；其旁鐫字幾滿。石左側為小院，前有小池，曰黑龍潭。其西南，摩崖有冲霄崖三大字。落雁峯之東為松檜峯，是為南峯之主，亦華山之正峯。有宮曰金天，門向北，最宏敞，祀西嶽大帝，明代創建，清代兩發公帑修葺之。正殿內外懸匾，有康熙之露凝仙掌，乾隆之嶽蓮雲澍，道光之澤流玉井，光緒之岳巒萬古，慈禧之道隆西極，其隆重可知。出宮右轉而南，達南天門。途次，有石室如蜂窠，傳北周焦道廣，宋陳摶嘗居之，有陳書避詔崖三字。南天門有石坊一，坊外石坪，方廣丈許，下臨絕壑。坊西為峻崖，鑿空容趾，壁繫鐵栥，外裝木欄，行數十步，至朝元洞，循木梯而下石蹲，歷級數十，復橫行，有木橋，旁無欄，至賀老石室而止；石室亦南峯之一歧也。此道謂之板道棧，亦名長空棧，上下俱削壁，乃全山道路之最險巇者，然非必由之徑，遊人率裹足不前；而行之者，必膽大心細一，面壁握鏈，緩步前移，若偶不慎，則墜深谷，粉身碎骨矣。


華山最奇險蒼龍嶺

五指仙掌崖

從南天門前殿東下，至二仙龕，地稍平坦，是為東南峯聯接處。東峯三歧，左玉女，右石樓，朝陽（一作箭括）居中為主峯，頂有道院，祀三清。院南向，左側有高崖，鑿磴數十，持鏈面壁而下，可通博臺，亦謂之鷂子翻身。博臺為東峯南別一支峯，低而小，上有大石方而平，建鐵瓦亭一，置鐵棋枰，傳漢衛叔卿嘗弈於此，俗因名之曰下碁亭。或謂趙匡胤嘗與陳摶弈其上，趙負，戲以華山為酬，及登極，召陳，授以官，不就，乃畀以華山，永免賦稅，故南峯之南有一峯，立碑刻其手詔。然臺上鐵鎖鐵爐，盡為明萬曆時物，鐵亭之設，距

其時當不甚遠，殆明人好事者爲之，傳說殊不足信。秦昭王命工施鉤梯上山，傳亦在此；其下卽黃神谷也。石樓峯之東壁，石髓凝結，黃白相間，歧出如五指，謂之仙掌崖。玉女峯介東南峯間，而附於東峯，今人以爲中峯。峯小而低，上有石龜石馬。玉女祠踞石龜上，祀秦穆公女弄玉；樓上有玉女小象，道士謂係肉身，意在斂錢。傳唐熙嘗求雪於此，黃傘，金冠，玉帶，龍袍猶存。祠前有石臼，蓄水不涸不溢，名曰玉女洗頭盆。杜少陵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卽指此。祠左有洞曰蕭史，祠右有井曰醴泉。峯北一支峯，上有三清鐵樓，妄人以爲弄玉乘鳳蕭史乘龍飛昇處。由此折返，循小道，向北行里許，至無上洞，下爲金鎖關，沿蒼龍嶺而回北峯，往返計程二十有五里。

品評三主峯

顧華山五峯，要以東南西三峯爲主，雲臺之爲北峯，五雲或玉女之爲中峯，乃多事者名之，以實五峯之數耳。山海經謂『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者，亦僅指主峯而言。明李攀龍華山記，謂『削成而四方，顧其中汚也』。汚音窪，謂鑿地也。蓋三峯據東南西三面，拔起半空，外環巨壑，而北面凹陷，未及山半。其間蒼松翠柏，匝地參天，野草奇花，漫山徧野，風景之美，因以益顯。東峯北麓，方圓三四畝，昔植細辛，名曰細辛坪。坪之西北曰蓮花坪，廣數十畝，有池植蓮花。韓昌黎詩『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卽詠此。兩坪之間，產茯苓、當歸、黃精等藥品，而以蔆爲最著名。故中汚之處，實全山精華所在也。鎭嶽宮玉井之東北，有石凹如臼，爲數二十有八，上應列宿，自南而北，累累如貫珠，上承玉井，水自崖端下注山腹，謂之列宿潭，又名二十八宿潭。水所注處，謂之水簾洞。洞側有二石如人之相對而立者，俗謂之和合二仙。均在西峯之北壁，登千尺幢時，可望見之。全山土少石多，石皆花岡巖，而峻削特甚；峯外盡爲巨壑，壑外萬巘羅列，有似兒孫（杜甫詩「諸峯羅列似兒孫」），昂藏高低，有若潮湧。惟北峯樹笏三峯之側，以蒼龍嶺爲之聯繫，故不敢越嶺者，則不能至三峯，不至三峯，則不克窺其全豹也。

道院如旅舍

全山院宇不多奉祀者背爲道士（道姑僅二三人），而無一僧伽。道家祖老子，謂之太上老君，故遇事輒傅會之，以神其說。然老子乃書名，李耳爲研究老子之學者，後世以李耳與傳說中之老聃混爲一談，遂以李耳爲老子，謬誤實甚（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而神仙之事，荒唐無稽，其未可信，尤不待言。今之道教，創於漢之張道陵，而山中無祀張天師者。鎭嶽宮則有募建觀音殿啓，張掛壁間，以道士而祀菩薩，可笑孰甚？尤足異者，道院各自爲政，稍大者莫不備飲饌，置臥具，供人食宿，一如旅舍。（北峯眞武廟，置有鐵牀，設備爲各院冠。）遊人自攜酒肉，任情飲啖，道士視若無覩。將別，酬以資，咸笑納；有不滿其欲者，往往跪陳捐簿，請付香錢。如此而言修道，其誰信之？

二十一日晨起，欲觀日出，以衆山阻隔，不得見。乃坐北峯頂，聽黃河聲，潺湲悅耳。早餐畢，取原道下山，十里，至青柯坪。而老君犂溝，百尺峽，千尺幢之難行，視來時爲尤甚。復行二十里，至十方院，乘人力車，十五里，至華嶽鎭，遊華嶽廟。午餐已，乘隴海鐵路車而歸，抵步，巳萬家燈火矣。同遊者，安仁陳玉輝，長沙汪叔益，崑山錢公業等十二人。（完）

出讓舊誌

茲有讀者委託本社願將舊旅行雜誌第一二三全卷共廿一冊（計第一二兩卷各四冊三卷十二冊另春遊專號一冊）出讓實售國幣六萬五千元如蒙惠購請　駕臨本社出版料接洽

風光綺麗說五湖

孤鴻

石路縈迴九龍脊　波光翻動五湖天（蘇軾詩句）

院宇莊嚴疑岳麓　風光明媚勝杭州（張謇聯語）

是一個和煦明媚的早晨，在春物駘蕩之中，大女逸芬與船孃阿錦跟着我踏上泊在大門外四箭河上的一條蚱蜢舟。幾下鼓槳，邊進了桅檣櫛比的北塘。北塘的前身是芙蓉湖，想當年未盡湮沒時，蒼蒼茫茫，一碧萬頃，千朶芙蓉，臨風婀娜，該是何等的清幽豔麗。有鄉先賢胡宿芙蓉湖泛舟詩為證，詩曰：「小湖香豔戰芙蓉，碧葉田田擁釣篷，嵐氣欲飛山隔岸，秋波不動水搖空，翩翻雪鳥爭投浦，潑刺霜鱗對擲風，正是滄溟濯纓日，一竿多謝紫氣翁。」

繞過「團團轉」的芙蓉尖——因為上面堆滿着缸所以俗稱缸尖渚，便遙見圓圓的一個墩浮在水面上；據說是吳王夫差滸湖時樓船停泊歌讌之處。舊稱小金山，今名黃埠墩。遠遠望去，但見搖曳披拂的綠柳掩映着一角紅牆，清淨幽美，好一幅蘊有詩意禪味的畫面。

巖叡夔龍攀惠巔

提着那金山古名，心弦上不知不覺彈起楊蓮趺的蓉湖櫂歌來——「金山小小正當湖，竟似驪龍頷下珠，九個峯頭青未了，巍然一角起浮圖。」驪龍當然是指的九個峯頭的惠山；因為惠山一名九龍山，又名冠龍山，又名鬥龍山，又名龍潭山，幾個別名都帶着龍字，所以又簡稱龍山。惠山既然象徵着龍，那麼龍必定有龍角，最好還得有一顆夜明珠給牠戲戲。於是聰明的無錫人便在錫山頂上造起七級浮圖算是龍的角，再把浮在這裏的小小金山作為牠戲的一顆珠了。

逸芬小肚子裏的古董也相當多，她一邊覽着阿錦打槳，一邊低低吟起文天祥的過無錫詩道：「金山冉冉波濤雨，錫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先碎，父老相從鼻欲辛，夜讀程嬰存國事，一回惆悵一霑巾。」我聽了也不覺同文山一樣的感今懷古，悲不自勝！

一霎時，「小金山」的橫額已呈露在目前。於是命阿錦把船繫在柳根上。我攜着逸芬步進了圓通寺，顯密圓通的超一金剛上師不知行脚到那兒去了！聽說在四川的新都又蓋上新的圓通寺，不像再會回到這裏來了。登樓西眺，九峯翠色，直撲眉宇；更妙的是那條寺塘涇活像龍嘴裏吐出來的一條霧，巒影晴光之中，輕燕來來往往，眞有說不出的旖旎風光。我這纔發現着一個看惠山的勝處——妙在不太遠，不太近，不太高，不太低，不太左，不太右，還有龍嘴裏吐出來的一條霧點綴着。待下船搖進寺塘涇時，再看那山，依然是蒼翠欲滴，可是比剛才圓通寺上看去，差得多了，到了龍頭口，龍嘴裏不斷地在吐出霧來，滴在溼而上，淙淙錚錚，打破了這裏的岑寂，我們把纜套在龍頭上，跨上岸，穿過了「巖壑夔龍」之坊，轉個灣兒，踏進了幽雅古樸的寄暢園。

園的位置太好了，整個的惠山好像就在園裏。一眼望去，雖有些兒荒蕪，但明山秀水依然表現着妍麗的風度。明代稱「鳳谷行窩」，好一個清雅別致的名詞！在這裏，不宜東竄西跑，最好是兀兀坐在知魚檻中，悄悄地看那迴廊宛轉在灘頭，石梁曲折於池上；再看那蓊鬱的古樹盤根錯節到水邊，聽那狂瀉的清泉潺潺淙淙入耳鼓。山是像英雄挺在那裏，水是像美人躺在這邊。園子雖不大，卻象徵着整個的無錫——正言報記者朱政先生說的：「無錫眞好！有山有水，有花有草，古樸中帶着豔麗，清秀中帶着雄偉，是中國的維也納，是東方的威尼斯。」無怪把那位多福多壽的清高宗三番四復的陶醉在這裏，唱出不少的好詩留在這裏石壁間，供狂生今朝摩挲着吟出來給好雅之人聽——（一）輕棹沿尋曲水灣，秦園寄暢暫偷閑，無多台榭喬柯古，不盡烟霞飛瀑潺。（二）烟溪又復泛梁鴻，路側名園曲折通，新景林嵐六麈表，昔遊歲月寸心中，清泉白石自仙境、玉竹冰梅總化工，小憩便當移蹕去，一犂定磬下滁宮。（三）雙河舟溯鬘溪灣

，雅愛森蔚林巒間，月鏡光含窗瀲瀲，雲紳翠落澗潺潺，清幽已擅是陵境，規寫曾教萬壑山，一沼一亭皆曲肖，古柯終覺勝其間。（四）水雲佳趣罨簷楹，過雨林嵐滿目清，也識舟行紆十里，奈他泉石榮崇情。遠峯近巘淺新螺，清曠名園一再過，異世一家能守業，猶傳鳳谷昔行窩。（五）畫舫檣鼓讀玉潭，秦園寄暢暫偷閒，還從古樹陰中度，泉向奇峯觧處潺，隨喜禪心依佛寺，已看芳意動春山，過牆便是青蓮宇，可得敲吟忘此間。（六）流引惠泉水一潭，石橋過處歛軒朗，樹遮洞以千年計，瀑出峽分數道潺，趣爲永哉暢非俗，樂惟仁者寄於山，鬱荷旋里人何在，撫境愀然是此間。（七）勝地當當目送鴻，歷來熟路自知通，一橋橫駕琉璃上，數字迴懸琬琰中，最到春前畫不若，境惟摩表句難工，書堂小憩傳清蹕，欲趁佳辰禮梵宮。（八）江表初看山勢鴻，埠墩西放一舟通，秦園蕭寺相鄰近，水閣雲窗小憩中，視昔由今興堪託，松聲泉韻畫慚工，倣斯早已成八景，愧是卑稱大禹宮。（九）那能此地目飛鴻，境古而幽興理通，山色泉聲清賞外，昔年今日默思中，問他王顧畫曾擅，便是杜倪句豈工，促就詩休論巧拙，右厢去禮梵王宮。（十）名園正對九龍渦，鵠步灘頭引徑長，樹有百年多古籟，華開千朵發清香，流泉戛玉通芳沼，修竹成陰覆曲廊，燕子來時春未老，故巢憶否舊華堂。

逸芬的觀賞力畢竟還不夠，坐在知魚檻裏有些不耐了，一溜烟的東奔西奔去了；兜了一個圈回來說：「爹，這裏怪冷清清的，沒有什麼好玩，我們還是爬山去吧。」一聲「好，」走出園門，她把身子向右轉，我把身子向左轉。她詫異道：「爹，你怎麼二泉亭上也不認得了？」我笑道：「我年紀比你大三十歲，二泉亭上已不知去過多少回了，你只曉得隨人脚跟轉，去走那老路，而不知遊山玩水，要會別闢蹊徑，若一味的人步亦步，人趨亦趨，那便成了市井俗子，準定要被山靈笑的，我們今天反其道而行之，打石門上去，想另有一番情趣。」

向北迤邐而行，約一里多路，面對着山，灣進了綠蔭滿地的坡。兩旁盡是些清泉白石蒼松翠柏，聲聲木魚從茅蓬庵裏透出來，向山谷裏回出幽響梵音，把一顆煩躁的心暫時鎮定着。再向上走去，路窄澗深，石級蜿蜒，芬女緊拉着我的衣角嚷道：「爹，我有些兒心跳，七十二個搖車灣怪難走的！你看路越走越峻了，我兩條腿有些兒軟了。」我莊嚴的答道：「不經一番崎嶇之路，那能坦蕩蕩的登峯造極，芬，你拉緊了我的衣裳，壯了膽，別害怕！」一步高一步，一步高一步，那峭巉瑰奇的石門居然雄峙在前面了。逸芬滿頭是汗，氣喘喘地要緊坐在白雲洞口歇着。我獨自披荊拂雲，去鑑賞那巴江廖綸所書的「疊峯棲雲」是那麼渾厚古拙；再側轉身子，昂首看那二泉先生邵寶所寫的「石門」擘窠大字，是那麼雄偉遒勁，眞是各有千秋。我正在看字看石看峯看雲看得出神，逸芬提起了尖喉嚨笑道：「爹，你在呆呆地看些什麼？爹，你想鑽進石門裏去嗎？「若要石門開，要等邵寶來」，爹，我看你還是靜候邵寶來吧。」我笑道：「你倒會打趣，可是你猜錯了，我不等邵寶來，我等玉人兒來。」「什麼玉人？」她瞅瞅眼悄兒問。我看了她一眼，微笑道：「俞憲說的，地脈遙溪斷，雙門擁險開，朝昏常不掩，疑有玉人來。」她也笑道：「原來如此。」

一步挨一步，一步挨一步，她把我的衣角握得更緊了，路是那麼又峻又窄，澗是那麼又深又黑，加上峭崖一帶都是嶙峋石骨，我們把背傴着，腿彎着，兩眼向脚下凝視着，一步挨一步，一步挨一步，迨轉過第七十二個灣兒時，我拉着芬兒的手，向前一躍，引吭高呼道：「我們是登峯造極了！我們已攀上了惠山的最高處了！我們已出人頭地的站在全無錫的絕頂而在頭礙白日脚壓着穹了！」

這時候，腿兒需要休息，眼兒卻緊張工作了。兩個人踞坐在刻着「三吳第一山」的一塊巨石上，披襟當風，看着萬頃浩淼的五湖（太湖古名）靜靜地躺在脚下，眞有「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之概。再站起來，摩挲那塊被風雨剝蝕得模糊難辨的詩石，摸一筆，記一筆，摸一字，記一字，摸了整整半個鐘點，總算把十四個字完全摸出來，你道是什麼個十四字？哈哈！原來就是我在篇首引的蘇軾的兩句詩——「石路縈迴九龍脊，波光翻動五湖天」我站起來喘了一口氣，一邊吟那妙句，一邊依稀想見當年東坡居士在此山頂上的一番風流瀟洒，豪邁跌宕。

再俯瞰山麓，原來密森森的墓木，不知那裏去了？祇剩那累累荒塚與林林祠堂相映成一個絕妙的對照！一邊是埋沒在荒烟蔓草之中，與草木同腐；一邊是俎豆於崇樓傑閣之上，和日月爭光。同樣是個圓頂方踵之人，爲什麼芸芸者如彼，佼佼者若此？這幅對照圖太警心怵目了！太發人深省了！我正在感喟之際，驀地從雲邊飛來一只孤鴻，很快地在我頭上掠過，「志：志：志：」的壯鳴了幾聲，又飛沒到另一方雲邊，我聽了好像得着上帝啓示似的，領會了人生眞諦。

雖還在陽春三月，然太陽恰恰直射在頭頂上，坐久了，也漸漸兒有些焦灼。於是攜着芬女的手，慢慢循那縈迴龍脊的石路，經過了二茅峯和頭茅峯，一直下山，到漪瀾堂上坐下喝茶。茶喝暢了，跑到龍頭口喊阿錫一同上麵店，各吃了兩碗大肉麵，麵吃飽了，我看逸芬懶洋洋地很有些倦意，便打發她坐船回家；



波光劃日千層碎・嵐翠含烟一帶疏

她起初還不願，待我把兩個泥娃娃放到她手裏的時候，她才心滿意足的跟着阿錦跨上船；於是我孑然一身，悄悄獨上雲起樓。

穿過竹爐山房，便見危樓一角，倚崖挺聳。循迴廊走上去，半路有亭翼然，名朱衣閣；憑檻俯瞰，有水瑩澈，名朱衣泉；這「朱衣」兩字有出典嗎？尋思了一下，唔！是了，是取的「羅漢本無我相，朱衣豈有名心」之意。轉個灣兒走進了「隔紅塵」，的確，紅塵是不見了，卻滿眼都是些黑塵。更上一層樓，便是雲起樓。推窗一望，千里難窮，還是坐看雲起，吟兩首古詩道：「目極高深思渺綿，華家樓閣好山川，風光流轉酣歌裏，烟水微茫徙倚前，地是蒲荷連夏沼，年豐黍稌滿秋田，多藏陽羨先春茗，安得日試第二泉。」「峨峨溪上山，鬱鬱山磵松，涓涓松下溜，分流磵西東，使君睨邱壑，締構一何工，曲欄掠游禽，危棟淩層空，平臨九龍勝，遙睇夫椒峯，每從筆硯暇，蕭散尋幽踪，繁花覆空谷，翩雉雊芳叢，俯池布萬楊，莞爾攏絲桐，爲汲陸羽泉，一勺清塵胸，茲泉日潺湲，千載鳴松風，斯樓今亦然，流韻無終窮。」

走出了「隔紅塵」，跨過了黃公澗循山徑右行，到了忍草庵。這庵背倚崇巖，面臨絕澗，峭壁巉險，古木蓊蘢，清幽寂寥，塵飛不到，由我看來，比「隔紅塵」更隔紅塵了。緬懷昔賢，不知有誰能繼著粟大師之後，邀幾位高人逸士，同來金粟界上參參木樨禪？

別了忍草庵，向左渡去，步上了貫華閣。這裏薜蘿幽深，外有白雲，景物幽邃，與忍草庵同樣有飄然出塵之概。閣中妙聯很多，我最歎裘葆良表叔祖的一聯，聯曰：「丈室擅清幽，二百年文采風流，直接碧山吟社；中天餘積翠，三層閣濤聲月色，曾來飲水詞人。」還有許彝庭老世伯的一聯也很典雅，聯曰：「當年側帽高吟，伴桂子秋香，梅花夜月；此地簾開靜坐，對九峯烟翠，萬壑雲濤。」據說，在若干年前的某一天月夜裏，高僧納蘭與容若約了處士顧梁汾同登此閣最高層，屏從去梯，清談竟夕，也可算得風雅飄逸的了。

正在閣上徘徊瞻顧的時候，忽而陰雲四合，狂風滿樓，接着電光閃閃，雷聲隆隆，不一會，大雨傾盆，窗外的雨景妙極了！九峯像朵朵青雲浮在太空中，五湖像渺渺白霧飄向大地邊，滿眼只見迷離恍惚的雲霧烟雨，整個的一座錫山不見了，疏林怪石，曲澗清溪，更無從指辨。但來得迅速，去得爽快，沒有半個鐘點，雲斂日出，又是晴空萬里了。

這時候，我忽爾想到一個勝處——楚春申君飲馬的黃公澗。於是向看閣的老頭兒買了一雙草鞋，把皮鞋脫了，襪

也脫了，幸兒那雙草鞋是半新舊的，赤了脚穿上去並不覺得板硬，於是跨出閘門，放開脚步，一忽兒踏上青草，一忽兒踏上石頭，一忽兒踏在爛汙泥裏，跌跌衝衝的奔到澗邊；但見萬丈銀布，倒懸而下，浪花四濺，逼人難近，惟有邵寶題的那一大塊臥雲石砥柱中流，兀立不稍動。我使起勁兒，一個虎勢跳上去，散髮披襟，搴裳洗足，飄飄乎有御風之概。臨風高吟王士禎的詩道：「碧澗亭邊野望新，明流秀嶂碧粼粼，青山終古運秦隖，珠履何年問楚人，冰雪倒懸三峽水，風烟遙接五湖濱，李園已事成荒草，太息空祠一愴神。」所謂空祠者，當然是指的春申君祠；那祠在唐朝還很完好，所以唐詩人張繼走過時還口占：「春申祠宇空山裏，古柏陰陰石泉水，日暮江南無主人，彌令過客思公子，蕭條寒景傍山村，寂寞誰知楚相尊，當時珠履三千客，趙使懷慚不敢言。」

洗好了脚，穿上草鞋，站起來立在臥雲石上，深深地吸了幾口被雨洗過的山氣，整個兒身子輕了不少，再一個虎勢跳下澗來，飛也似的踏進了秀嶂街。看見街旁的朱門堊壁上，掛着一方「忠安大王」的匾額，當時我看那所廟宇很有些像土地廟，所以漫不經意的走過去，待回來一查縣志，纔知道那廟便是春申君祠的後身。

轉個彎兒走上香塍之街，雖然那「一株楊柳隔株桃，紅綠相映五里遙」的綺麗風光已不可復覩，可是一邊仍是粼粼清溪，一邊則阡陌縱橫，偶爾再會看到疏柳幾株婀娜地飄拂溪邊。偶一回首，九峯翠嶂被雨冲洗之後，夕陽照在上面，一塊兒綠，一塊兒紅，一塊兒紫，這時看山，不比早晨在小金山圓通寺樓上差。

走進西城門，街上的電燈還沒有月兒亮；回到家裏，透芬的小妮子已在床上鼾聲大作了。

香雪海裏望冷月

勝利後第一年植樹節的半夜裏，幾聲春雷把我從好夢中驚醒，屈指一算，離開驚蟄節還有一個星期，怎麼雷已在隆隆地響了？雷響了幾聲不響了，雨也不聽到下來，原來是鳴的空雷。靜聽雄鷄啼過了兩回，朝暾已透進了碧紗窗。

無錫有句俗話道：「未蟄先蟄，陰濕一百廿日」，我一邊捧了一碗粥在啜着，一邊在替東山香雪海堂前的萬枝梅花擔憂着，不覺低低地吟起杜秋孃的金縷曲來了。於是決定偷一日之閒去梅園探梅。

豈但是安步當車，簡直「輭塵一路足如飛」的直達了東山之麓。還未入園門，陣陣清芬，已隨風吹來。

進了園，我別闢蹊徑的老脾氣又發作了。人們都在堂堂地走向大路，我卻不喜歡登那富麗嵩皇的堂，入那金碧輝曜的室；而喜踏那似路非路梅花砌的冷僻曲徑。我相信那條曲徑雖不能通我到幽處，必能引我到東山之頂的小羅浮上去。

我的身子不知不覺地浸沉在香雪海裏了。前後左右甚至頭上足下盡是白茫茫的梅。風習習的吹來，成了一片銀波。這裏香氣委實太濃厚了，把我薰得醉醉地，似乎有些兒麻木，反而不及在門外一縷清芬的幽滑了。

花纔半開着，盡是些單瓣子的白梅；若間幾株紅梅於其中，豈不更生色嗎？不，還是一片純白的好。

走不多路，彷彿梅花把我陸住了；明明左邊也是通什麼堂，右邊也能通什麼室，可是我還望望然卻步不走，寧可硬硬頭皮向似路非路的梅花叢裏鑽。梅神林和靖好像在空中指點着我似的，把我從迷離徜恍的雪海裏一引引到小羅浮上去。

小羅浮是那樣冷絕清曠，然而在冷絕清曠裏，滿眼是湖光山色，在湖光山色裏，可惜已有了幾處雕鑿的斧痕，不知南國的大羅浮又復如何？

「誰是逋僊，萬頃波濤清詩骨；居然鄧尉，四山風雪護冰魂。」

「七十二峯青未斷，萬八千株芳不孤。」

「坦腹納震澤，高懷假惠山。」

「此地端宜和靖住，化身疑有放翁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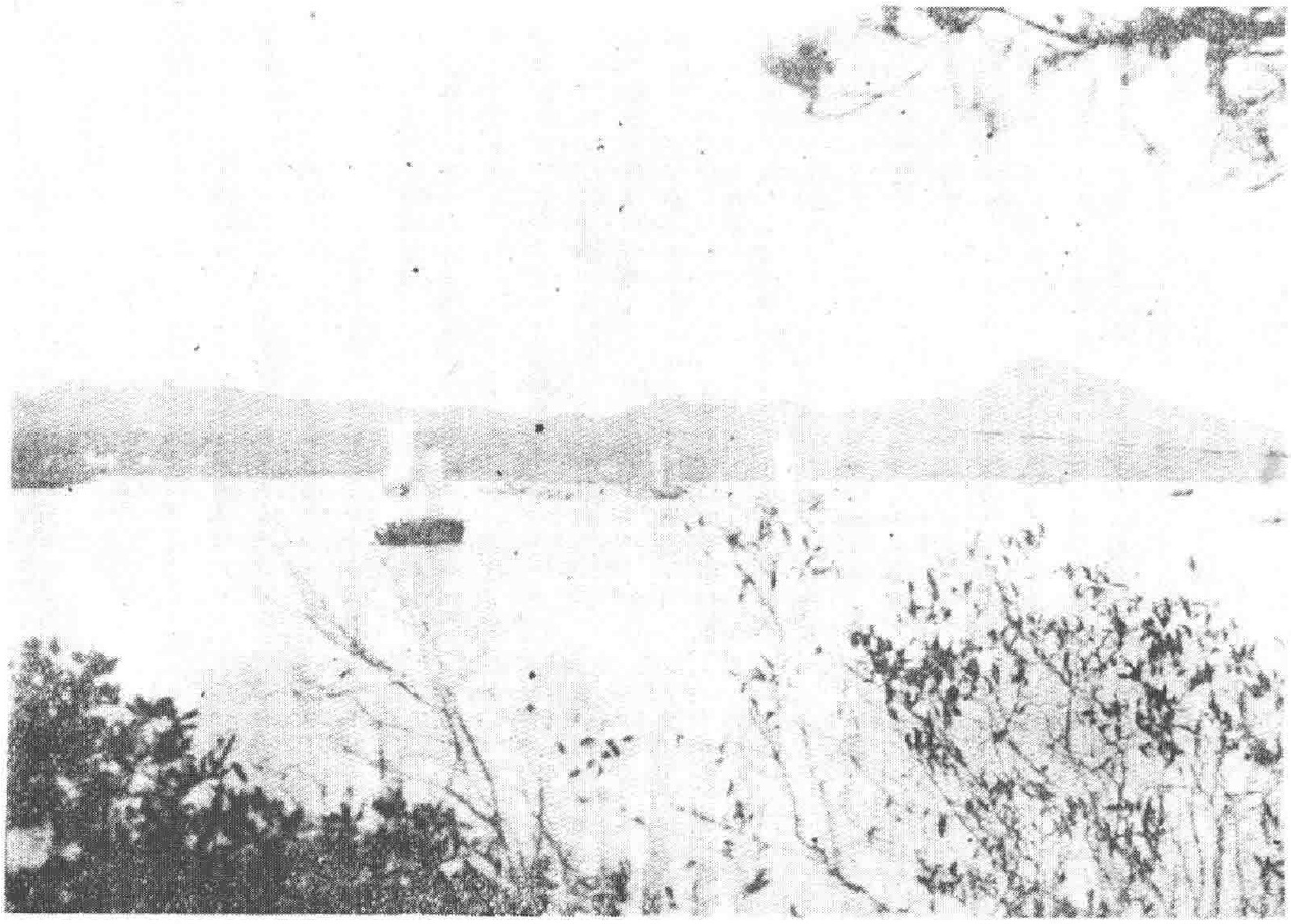
「留此冰雪質，不隨江山移。」

我想除了康有爲那等奇人，誰也做不出那「坦腹…高懷…」的奇句罷。曾熙的「留此…不隨…」卻也高曠倘逸，不同凡響。

儘讓紅男綠女在山坡間跑上跑下，我一個人還是孤另另的兀坐在小羅浮上不動。我在想——今天是陰曆二月初七，假使在半輪斜月下賞梅，該是何等清趣。於是摩摩腿兒站起來，踱到太湖飯店打了一個電話到家裏說：「今夜住在梅園了。」開了一間房間，胡亂吃了些飯菜，躺在沙發裏盡睡了半天；醒來時，太陽已落下山，月兒還沒有出來；於是又買了些酒菜吃。

不一會，彎彎銀鈎掛好在天邊了。

放下箸，悄悄向月光明處與梅花深處行。冰心玉骨的梅枝襯托着一個蕭疏的心；瓣瓣幽香，盪漾在淡淡的月色中，似乎更覺得清冷冷的超出乎世間一切香味之外。這時，梅清，月清，而心更清；梅靜，月靜，而心更靜；梅淨，月淨，而心更淨；梅冷，月冷，而心更冷，這時，在萬籟俱寂的東山上，一片冰心浸沉在冷月光中的香雪海裏，心、月、梅交織成無邊清


須與遠氣淨・百里開湖光

淨之網，籠罩着十方無邊世界。萬念湛寂，一心朗然。不見實有心實有月實有梅，而宛然見心見月見梅；宛然見心見月見梅時，依然不見實有心實有月實有梅。哈哈！寂寂惺惺，惺惺寂寂，我笑對梅花月兒道：「夢裏癡人今夜在這裏東山之上學參梅花禪學入月光定，你們高興來證明一下嗎？」我接着又自言自語道：「天地如果能這樣常清，人們如果能這樣永靜，還要升什麼天國，天國就在這裏，還要生什麼極樂，極樂也就在這裏。」

徘徊於花影月光之下，此心卻在花影月光之外了。

緬懷着吟嘯懽事與放鶴幽情，悄然踏月歸寢，月色梅芳依然是夢裏縈繞。

早晨起來，心上捉不到一絲半縷的煩惱，大概是受了一日夜梅與月的聖潔的洗禮的緣故罷？我想，這時去看湖山是最有程度的了。

輕快的步履把我送上了念劬塔，再送上了廣坪上，因爲心鏡沒有了塵垢，湖光山色，分外明媚。晨風把幾朵早放的梅花吹起來像小小鳶兒在飛，朝陽射在湖面上如有千萬條銀鱗魚在跳躍。再味那康南海坦腹高懷的話兒，不覺歎呼道：「坦蕩蕩，天空地闊；活潑潑，魚躍鳶飛。」

吃了點心付了帳，一輛黃包車載看我這個梅癡遄回家。

最喜一黿浮未去

在蘆白楓丹的中秋，一櫂輕歌漂向五湖（太湖古名）黿頭渚。天高氣爽中的淡淡陽光照在我和覺兒兩個人的身上。

自己打槳更有趣。風來了，我們停了手等它吹：一吹吹上了梁清溪。覺兒吟起王立道的泛梁溪詩來了——「幽尋極寥廓，理棹清溪長，落日照孤嶼，微風生夜涼，須與遠氣淨，百里開湖光，漁子相傍宿，月明歌滄浪，采芳不能浴，悄然悲沅湘。」我也接着吟起吳峻的一首來湊興——「淨綠不可唾，萍開插遠峯，濕雲多瀁瀁，水鳥亦從容，落日無人釣，寒村有夜舂，昔賢於此隱，溪上問遺蹤。」

溪盡波闊，便是漆湖——是一個具有西子湖風格的五里湖。一泓碧水，四面青山，山似翠屏，水如明鏡；還有那環洞六十玉帶百丈的寶界橋，有如長虹臥波，點綴了湖山不算，還溝通了湖濱的風景綫，可謂一舉兩得。

出獨山門，邊進了一碧萬頃的太湖。水天相接之故，所以看上去，山也像在水底，船兒人兒都像在水底，水天如畫，風光欲絕，不知當年鴟夷子皮乘桴浮此時有同感否？

舍舟登陸，我最愛看那「包孕吳越」的峭崖，氣勢森然，如嚴君子之不可

得而犯。又喜靜靜的側臥在礁頭水滸上，看波光雲影共徘徊；偶爾望見遠遠水天合處蠕着點點白帆，會把我的一顆孤盞，飄到另一個境域去。

燈塔給無情的砲火摧毀了，小橋也折斷了，甚至明明是于右任寫的匾額，而于右任三字卻被括去了，瘡痕斑斑，清淨湖山顯曾蒙過汙辱；沒有改變的，只是湯湯之水和迴翔於波上的沙鷗；使我在靜穆的雄山闊水間，發出胸中無限感喟。覺兒在灘邊拾得一枚五色玲瓏的貝殼，我拿過來把它放在耳邊按着，又好像聽見湖山之神在輕輕地歌唱了。

走到植果場一看，花兒一朵也不見，眞要跟着小杜唱起那首詩來了——「自恨尋芳到已遲，昔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

莊嚴清淨的廣福寺，居然倒還清淨莊嚴在那裏。量如和尚也依舊那麼老樣子。楊紫淵遺下來的一條五尺餘長的鐵鞭也還好好在做着鎮山之寶。紫淵是明末清初人，名維寧，個性剛直，膂力過人，然恂恂儒雅，絕無江湖氣，且足一身本領，從來不輕言武事，滿洲人進了關，他嘆道：「湖山雖好非吾有，天地無言痛國亡。」布袍草履，隱在萬頃堂旁的楊園那裏，絕交息游，與漁樵爲伍。一夜，湖上來了幾十個悍盜，呼嘯蜂擁，進了他的莊園，紫淵來不及去拿鐵鞭，只得赤手空拳去抵抗；結果，幾十個湖匪雖然刀鎗俱備，卻不經他一拳一脚，打得個落花流水，沒命的抱頭鼠竄而去；從此以後若干歲月中，沒有一匪半盜敢把脚尖兒觸上岸。我看了那巨鞭，一邊把這椿故事講給覺兒聽，一邊聯想起「着先鞭」的民族壯史，我想現在一班「個人至上，國家至下」的自私自利醉生夢死之輩，都該用這巨鞭抽一抽。

「門前萬頃烟波，雲夢拍浮中，院宇莊嚴疑岳麓；寺後四圍翠嵐，湖山深邃處，風光明媚勝杭州。」這是張謇的對。

「見到清淨法身，三萬六千頃，浩淼朝宗，無非德水；解得如來實義，七十又二峯，青葱羅拜，盡竭慈雲。」這是倪家風的對。

量如和尚送我們出來，我合十作禮的辭別了他，走向陶朱閣去。我肚裏轉念，「量如和尚眞好清福，過去的二十餘年，他在此優游自在，未來的殘年，怕也不會離此一步；的確，「天下名山僧居多」，但我想眞正發大菩提心的六度萬行者，似乎不應該一翟子躲在山裏；誠然，「山色無非清淨身，溪聲即是廣長舌」，然而，苟眞能見到清淨法身，什麼好色壞色無非清淨之身，眞能解得如來實義，什麼好聲壞聲盡屬廣長之舌。惟有那「朝市亦江湖」的人，纔能無往而不優游自在，無往而不清淨莊嚴。可是林林總總，曾有幾個人能說得到做得到。

陶朱閣上高懸着一幅范大夫扁舟游太湖圖，舟中不知怎的少了一個西施。覺兒笑道：「她坐在艙裏沒有出來。」

繼登飛雲閣，這時麗日當空，湖上射出萬道金光，眞是「波光劃日千層碎，嵐翠含烟一帶疎。」再看那「七二峯從雲外立，兩三船向浪中行」，壯麗雄美，眞所謂「過於黃鶴樓上看大江，岳陽樓上望洞庭。」

走進了一條松徑，是那麼曲折幽靜，讓老僧在此入定多麼好！讓情侶在此蜜語多麼好！讓詩人在此嘯傲多麼好！

一直走去，攀登了若圃的南高台，因爲這台雄踞此山最高處，所以四周遠山近水，無不一一奔來几席之上，氣象較以前的幾處更雄闊了。寄語游蕩之人，南高台是不可不去的。四圍的綠樹青山，白浪疏柳，把我們陶醉在台上，直等肚子叫着要療飢。

下來跑進知味居吃了一鍋肉絲菠菜麵，再喝了一杯五茄皮，人是暖暖的有些懶洋洋了，什麼小函谷、澄瀾堂、太湖別墅還未及一一遍遊，而太陽已很快地吻近湖面，幻出朵朵彩霞。「…靠山崖，傍水彎…」一曲漁歌不知從那隻角落裏吹來？鴻雁排成了人字形，徐徐向天涯飛去。

「最喜一蘆浮未去，夜深時聽打魚聲」若不是覺兒催着回去，我準定會留在這裏，靜聽廣福寺裏的夜魚聲。

風景宛如游北海

北海還無緣去，且來游游宛如北海的蠡園罷。今天覺兒與逸芬都上學去了，我做着一個獨遊人。

剛走進園，似乎表面上，不減當年風韻。待走近花房，房裏沒有了花；走近鳥棚，棚裏沒有了鳥；這纔使我悵然回憶舊時的姹紫嫣紅和鳥語嚶嚶。

粉紅的牆上已經褪了色，彷彿經了一番暴風雨的打擊。池裏幾朵芙蓉花雖還透露着沁人的芬芳，然而四周的青草已高高長及人膝。

記得劉谷僧有「欲把湖光收眼底，攝衣更上景宣樓」之語，於是步上了景宣樓。果然，漆湖的五里風光，盡在目前。

長廊百尺可算最綺麗動人了。秋陽照在雕着花洞的牆上，織成閃爍的圖案，也另有一種風趣。

踱了一個圈子，感覺到整個蠡園已蒙上了一層塵垢，好比是一個美麗的姑娘，年紀雖輕，卻已飽經憂患，含蓄着不少待訴的苦衷。

向園丁借了一隻瓜皮船橫渡到那別饒情趣的漁莊

這裏更荒蕪了，但見一片秋意在衰草叢中來來往往，人影兒也不見半個。一忽兒，壹只白鷺從西天晚霞裏飛來，看那光景，眞所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千峯萬壑拱軍將

無錫最出名的山是惠山，最俊峭的山是軍將山。因爲惠山離城近，不但無錫本地人幾乎無人不到，就是外埠人也絡繹不絕的去；可是美麗過於惠山的軍將山不但外埠人很少去，就是無錫本地人到的亦不多。我做了四十年的無錫人，便從來沒有遊過軍將山。

勝利後重返故鄉，偶爾讀到芮麟君做的軍將山詩，於是去逛彼山之心便怦然而動了。那詩道：「千峯萬壑拱軍將，獨立浩茫接上蒼，白浪觀他塵世界，青山養我道心腸，險夷到此都成幻，哀樂何妨便兩忘，邦國廢興緣底事，敢將消息問南唐。」

軍將山又名軍帳山，顧名思義，知道該山是南唐屯兵防禦吳越的一座堡壘，形勢的險要也可想而知了。

渡過了闊闊的長廣溪，到了人間樂園的許舍。許舍爲什麼加得上這個美名？不是偶然的，因爲它僻處在山崖水角之間，交通不便，所以歷來兵燹輪不到它身上。如洪楊君來的那年，凡是逃到許舍去的人，都安然無事。最近八年的漫漫長夜中，該鎭也比較太平；因此許舍確有資格被稱爲「人間樂園」或「世外桃源」了。

像我今天並不是逃難而來，然而站在鎭上遠看山近水美麗的點綴着，阡陌交通，鷄犬相聞，黃髮垂髫，怡然自樂，眞的彷彿像踏進了桃花源似的，別有一番天地。可是沒有一個人來要我去喝酒吃飯，我只得自上飯店去胡亂吃了一頓。

向西走不到二里路，連綿的峯巒擋住在前面了。越過不知名的山，越過不知名的嶺，到了清絕人寰的成性寺。寺裏有一潭名龍湫，所以又叫龍寺，寺位於雙峯峽峙之中，茂林修竹，綠蔭滿地，山門掩在那裏，我不忍去把它敲開；且把身子倚在一棵老樹上，悄悄地欣賞一幅「綠蔭滿地不開門」的幽景。站了半響，聽不到一些兒鷄聲、犬聲、人語聲，只聽到潺潺澗聲，蕭蕭樹聲，和關關鳥聲。這裏眞的可算隔紅塵了。我不禁低吟道：「幽閴遼敻絕塵寰，龍寺深隱萬壑間，耳邊唯剩風蕭蕭，徘徊未忍叩禪關。」

寺邊澗裏盡是些徑圓節直幹細葉大的竹頭，在別處很少見到，所以有龍竹之稱。

循石徑經水母殿，再轉了幾個灣，太湖浩浩蕩蕩的露出來了。但見天茫茫水茫茫，水天茫茫渾成一片白色。再也分不出那裏是天，那裏是水。滿山鬱鬱蒼蒼，卻成了綠海，誰說江南之山都是童山濯濯沒有江北的好，就這一點，比惠山勝多了。

到眞武廟裏湖山勝覽堂上坐着飽覽湖山之勝。眞不錯，沒有旁的東西看到，除了湖光山色之外。立起來尋覓那人間樂園的許舍鎭，哈哈！簡直祇見到一點墨隱隱約約的埋在萬綠叢中。

在眞武廟裏借宿了一夜，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雪浪十重饒法味

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昨夜若不住在軍將山上，今朝怎會再來雪浪。

其實，雪浪就是軍將的支峯，因爲有峯十道如叠浪，披上了雪的時候，格外分明，所以特稱雪浪。

雪浪山比軍將山低多，然在此低低的雪浪，仰看高高的軍將，所謂「千峯萬壑拱軍將」的一句話，這纔恍然明白。

先在東麓橫山祠巡禮一周，知道這裏就是宋代鄉先賢蔣一梅的故里。再到山頂雪浪庵裏去瞻仰了一圈，知道這裏就是蔣一梅的讀書處。庵裏有閑名蔣子刊者恨厂的一首詩——「老樹婆娑綠影重，參天帖地鎖高峯，疊雲閣上吟懷舒，獨露堂前曲徑封，幾叩禪關幾下榻，一聲佛號一聲鐘，靜聽耳畔微風裏，獨奏笙簧響古松。」庵的下面有一個很深的洞，初甚狹，纔通人，漸進則漸廣，可惜不能如桃源洞的豁然開朗，引人到那別有洞天的絕境。洞前是一個很深很峻的澗，眞所謂「神工鬼斧出深溝，絕壑駭人不可留。」立在旁邊，戰戰兢兢的不敢望下看。

在梵音繚繞之中，循着曲曲折折的陂陀，跨出了峻嶒的石層，在歸途上，雪浪十重之「十」，使我聯想起華嚴經上的重重之「十」，帶回去多少法味。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碧玉泉記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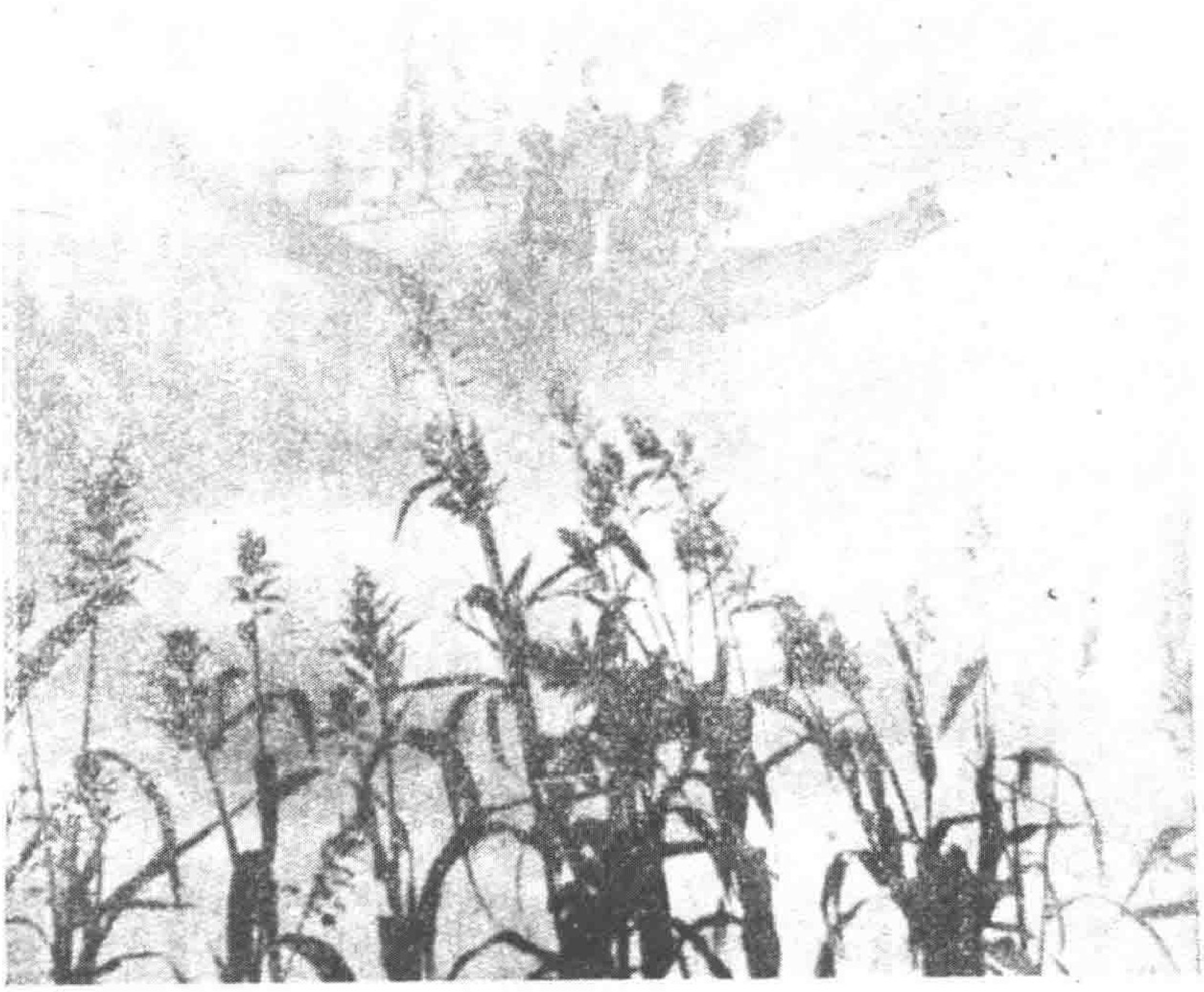
帥雨蒼

江南歲暮雪連綿，此處桃花已露妍，的是滇中春意早；曛風遍拂艷陽天。
雲濤寺望岫雲奇，一片嶙峋別有姿，削壁巉崖洞深處，琳琅盡是古今詩。
誰云暖谷火龍居，寒谷何來碧玉璵？都是洞天深莫測，箇中寒暖付歃歔。
螳螂磯畔岩如屏，山色空濛柳深青，多少亂崖夾道石？何妨獨醉不孤惺！

雲南高原之昆明湖，濱湖温泉特多，其較著者有呈貢宜艮間之可保村温泉，宜艮北郊温泉，及安寧螳螂江畔之碧玉泉，三泉尤以碧玉聞名遐邇，游屐戾至，泉距昆明約四十里，有游覽專車每晨由威遠街啓行，經近日樓、正義路、華山西路、武成路而出西關，折入滇緬公路，西行過碧鷄關，一路山明水秀，流泉雲岫，無處非入畫圖者，車行約三小時抵達，泉位螳螂川右岸，明代楊升庵題額曰：「天下第一湯」楊升庵者，四川新都人，名愼字用修，武宗授翰林修撰，世宗時充經筵講官，以執議大禮，摘戍雲南，流寓安寧曹溪寺閒凡三十餘年，其記誦之博，著作之富，為明代冠，一代雅士，游屐遍國內，獨推斯泉為天下第一者，艮有當也。

考碧玉泉之闢為勝區，遠在東漢，今讀火龍寺內之先王先帝考一碑，可知其梗概。碑曰：

「按蒙段志曰、東漢時蘇文達者、於光武建武丙辰歲、隨伏波將軍南討交阯、次二年戊午十二月庚子、伏波班師、公瘴發不能行、及疾愈不得歸、遂為散人游蕩、至明帝永平庚午歲適滇、過新羅邑、與郡主



螳螂川上唯一之渡舟

阿樹羅爲友、公與阿樹羅逐日巡山游畋、遇冬時、常見此山凹中、白氣騰空、公笑曰、怪矣哉、使人搜尋、見茂草中温泉流溢、回報曰、此山麓岩下有温泉焉、公往視之喜、於是乎修平鑿開、浴之甚美、覆屋於上、後公疾發、遂終於此、阿樹羅立廟祀之、題曰『先王祠』至唐貞觀五年、僧敬德重修、蒙段時、公顯化於蝗川、段信苴智表章封爲先王、修祠享祀、配以龍王、迄元世祖封其子忽哥赤爲雲南王、公復顯靈、迄成宗大德丁酉歲、左右司郎中卜花奏封爲帝、不允、至順帝至元辛巳歲、兵亂、公陰助神兵、卜達復奏封爲先帝、允、至正五年帖木兒重修書匾、明朝永樂四年、郡人李受再修敬錄、」

東漢明帝永平歲迄今一千八百七十餘年矣，而今日昆明復加盟友雲集，游者益衆，"Dang Hao"之聲，不絕於耳，名播中外，亦一時之榮也。

予於年前歲暮，偕友高君賓因曾往試浴，泉水多炭酸質而無硫黃氣，車既抵境，甫入温泉村，路傍溪溝縱橫，白氣騰騰，暖和萬狀，一片搗衣聲中，宛看西施浣紗圖，令人神往，嗣至温泉旅館沐浴後，渡蝗螂川，游雲濤寺，寺內設有温泉小學，一路石崖橫亘，峭壁巉岩，壁間題詠頗多，有燕湖繆闌者題額曰：「蓮龕丹灶」並刻詩云：

山色迎人草色深，環雲岩下洞幽深，
特開奇僻僧伽境，洗盡塵凡俗客心；
流水斜陽看自古，清泉明月共於今，
湯池第一曾懸額，石上升庵缺藝林。

此外暖谷傳有火龍居其中，寒谷傳產碧玉，雲窩也，醒石也，皆爲勝跡，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予等於蝗螂川畔攝影歸來，時巳夕陽西下，抵站巳無車回昆，乃行十里許至安寧縣城趕附川滇東路火車以返，興之所至，嘗作小詩數則，茲錄篇首。



温泉村上之寶花人

西北邊地拾異（三）

陳澄之

五五一五一四



維吾爾家庭娛樂圖　司徒喬繪

新疆是維吾爾族人的世界，他們居全疆人口數字的首位，亦復最富庶，各大城市裏的首富，據調查，都是維族人；尤其在南疆，人口差不多全是維族人，他們都很富有，不耍穿吃，那裏有耕種不完的大地，而且天賦獨厚，但須播種，無需耕耘，即有收穫，所以他們都生活得很安逸，特別愛好音樂，家家戶戶居常載歌載舞，即年老夫婦亦不倦此道。他們經常玩弄樂器，猶之乎內地人家閑居打馬將一樣。他們誠乃天之驕子，惟一的缺憾，他們的教育不夠，在此環境下，他們養成了懶性。

饢——邊民的主食

吐魯番回城門口，有不少賣饢賣瓜的攤担。人們站在那裏一面吃饢，一面吃瓜。維、哈、柯這三族平時的飲食便是這麼簡單。他們經常到山裏去工作，一早出門，懷裏塞上兩隻油饢，便可以度過一天了。

這饢餅的做法跟「口裏」的燒餅相彷，是用烘爐焙的，自然便比燒餅香美得多了，既脆且酥，人至新疆，不論他是那一種族的都愛吃牠。歐美的麵包，俄國的咧吧，西北的饃饃，江南的米飯，都趕不上油饢的適合於一般人主食之用。

油饢比我們南方的燒餅要大好幾倍：小的直經七八寸，大的跟西北人吃的鍋盔差不多；但價錢跟燒餅一樣，足見新疆境內糧食的公道了。

維族人家焙製饢餅，都是在家裏調製好了，然後拿到住處的廣場上幾家鄰居公用的烘爐上去焙。每焙一次可以吃上好久。他們的飲食很簡單，也許營養嫌不夠吧，不，他們每天都要吃很多的牛羊肉，但他們很講究衛生。晚上一頓飯比白天好得多。在白天，他們老是一片瓜或一把葡萄乾，再吃上一塊饢，便算是一頓了。蔬菜他們吃得不算多，這缺憾事實上已用佳美的瓜果補救了。

偉大的坎井

新疆沙漠中田地的灌溉，大半有賴坎井。坎井乃是清代雲貴總督林則徐先生謫戍伊犁，道經吐魯番時首創的。這偉大的發明，如今被普遍採用在全疆。

『先掘地爲井，穿井數十，再由井中橫開渠道，使此井之水，灌入彼井，如貫珠然，井則如珠，而井中暗渠則如穿珠之線。第一井深至數丈，第二井次之，第三井又次之；……激水上行，至末一井則深只數尺，而水出地上矣。』

說坎井是林則徐發明的，未免是後人因林公爲鴉片戰爭史中的主腦人物，而格外捧

他。其實坎井又何得謂林公所發明。不過新疆之利用坎井，倒確係他在吐魯番所首創的。

按史記河渠書：「臨晉民引洛水至商顏下。」這才是坎井的最古的運用。發明此坎井者之深悉水力原理，遠不亞於今世之講水利工程者。惜中國古代諸發明家，今佚其名，失其傳者多矣。

坎井修葺一次，需款萬計，民間自修，三倍其數。現在私有一道坎井的人家，都成了大富，他們祇是坐收沿其坎井各農家引用其水的費用，已足夠他們享受不盡的了。

沙漠上一連串幾十百個隆起的土邱，煞是內地的墳墓，其實此即坎井。夜間在沙漠裏行走，如遇到坎井口上不覆土蓋的，失足跌落，危險萬分。最長的坎井連綿三五百里，短的也有一二十里長。今人利用油管，輪運汽油，還要用上好多的唧筒，其實遠不如利用這辦法來得合理合算合時宜多矣。

吐魯番史話

吐魯番在遜清本是六城之一的廣安城，管轄着四座同城：魯克沁，色更本，哈剌和卓，托克遜。順治十（西元一六五三）年，十一年，吐魯番兩次進貢，表署「蘇勒坦賽伊特罕」（罕即汗），稱「一〇八三年」。這紀元自始何時令人費解。據王士禎「池北偶談」載：「始於隋之開皇。」殊不知吐魯番隋時乃高昌麴氏，這自然是回教紀元，以摩哈麥成道的年份為元年。

吐魯番漢時是車師前王庭地，漢書西域傳「王治交河城，」即今雅兒湖，東去廣安城十公里，晉魏時為高昌。北史：「……四面多大山，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又有說此名之由來，為了漢時的高昌壘。高昌之有王，據漢西域圖考載：「蠕蠕滅安周，以闞周為高昌王。……孝文帝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嗣，其兄首歸殺之而自立，五年，高車王阿伏至羅殺首歸，以張孟明為王，國人殺之而立馬儒。二十一年，馬儒請內徙，國人不欲，又殺儒而立麴嘉。」唐滅之以其地為西州。唐書：「貞觀中，王文泰與西突厥連結，諸國朝貢者，路出高昌，擁絕之。太宗怒，拜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討滅之。」安史亂時，陷於吐番；五代時為回鶻所據，宋末名之為輝和爾。

辛卯侍行記：「遷後，又封吐谷渾裔畏兀兒於交河，其酋日月仙帖木兒亦都護，傳子巴而朮阿爾特的斤。西遼遣使監其國，其酋殺之，降於元，元太祖使尚公立。」即畏吾兒，也就是畏兀兒。元史釋文證補：「畏兀兒部名，北自別失八里，至哈喇火州以南，皆其轄也。唐時日回紇。元祕史作委兀，又作委吾。」邱長春西遊記：「至昌八剌城，其王畏吾兒。」我國北方讀回為輝，實應讀畏或委，不當作回。其演由於唐書。至於紇和吾兀，北方字音，無大區別。英文中則拚之為 Vighor。

柄・葡萄・桑椹

元太祖當年封他的二兒子察罕岱便是封在吐魯番。辛卯侍行記：「元，歐陽元，高昌禊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剌和綽。元地理志附錄作合剌火。阿朮傳作哈剌霍州。耶律希亮傳作哈剌火州。」明時稱火州。明史西域傳：「成化九（西元一四七三）年，土爾番酋據哈密，都督罕慎克之。宏治元（西元一四八八）年，誘罕慎殺之，復據其城。正德九（西元一五一四）年，犯肅州；嘉靖三（西元一五二四）年，寇甘州；而賊黨牙蘭率所部來歸，勢漸孤弱；萬歷朝（西元十六世紀）入貢不絕。……」

吐魯番自古以來，就被視為富庶之區。「土宜六穀。」農產品以柄及葡萄為最。按柄今作棉，又叫做白疊。舊唐書高昌傳曰：「有草曰白疊，國人取其花，織為布。」文獻通考曰：「高昌有草，其實如繭，絲中如細纑，名曰疊子，國人織以為布，交市用焉。」維吾爾把這種棉花叫做帕克塔。

至於葡萄　按諸文獻通考：「高昌國中多蒲桃酒。」史記：「大宛以蒲桃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敗。」張華博物志：「西域蒲桃酒可至十年，蓋自張騫使大夏，僅得其種，而未傳釀法。」但據唐書所載：「太宗破高昌，取馬乳蒲桃種於苑中，併得其酒法，仍自損益造酒，成綠色，芳香酷烈。」

吐魯番另一最美的野果便是桑椹。每年熟時，人們就坐在樹底下，擷而啖之，當飯吃。在這季候裏，竟有人終日吃椹，不火食的。

有人說，在從前，這裏有火山。「……火山在其北，其上恆噴烟霧，鬱攸不息。傍城山皆赭禿，無寸綠，火山之支也。」不過在元代以前，這火山早已熄滅了。溽暑亢熱，或由于四面皆赭山環抱所致。所以元代以此為火州。也或許「火州」為「和卓」的音誤。容待後考。因為北行不遠便是盛夏積雪不消的地帶了。

羅漢涅槃處

今人皆知，新疆同胞多奉回教，吐魯番當然也不例外，其實在明末以前，他們信奉的並不是回教。文獻通考：「高昌俗事天神，並信佛法。」王延德（宋太宗時供奉官，被遣使高昌）的高昌行記：「高昌佛

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可是當年這裏都是佛教信徒。

再據續文獻通考：『明永樂十二（西元一四一四）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言市里居民，僧堂過半，亦皆零落。……其俗多匈奴烏魯，事神信佛。』

又按諸桑胥錄：「吐魯番室居，奉佛，多僧寺，有靈山，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台，旁寺擁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廿里至一峽，南有小土屋，從屋南登山坡，得石屋，奉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羅漢洗頭削髮處也。……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其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惟中有若人骨，色澤明潤。……羅漢遺骨也。……稍南玉山坡，石復瑩潔如玉，……此辟支佛涅槃處也。……」

這地方在吐魯番至今依然算個名勝，在城西北，距城五十公里，博克達巴孚之陽。峯巒秀麗，峻嶷窮崖，山石青黑，天巧奇絕是眞的，餘皆附會。

到了明末，南疆一帶始改奉伊斯蘭教，穆孚默德之二十六世孫瑪木特玉素，在中國明朝時，和他的弟兄分赴各國。自默德那還喀什噶爾，羣以聖裔奉之。當時頗魯特非常强盛，將元裔的回部舊汗都趕往天山以北，因此回教便開始在新疆盛行了起來。

華容公主下嫁吐魯番

在吐魯番，我曾吃到過一種外有枯萼包着的小紅果子。這果子在內地就從來沒有見到過。名字叫做羊刺，讀文獻通考，方知古人知之久矣：『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味甚佳。』這裏的蜜有紅白兩種，眞是「紅如硃，白如玉。」

吐魯番西北的哈喇莽奈鄂拉（『鄂拉』是蒙文裏的『山』）便是後世（民國廿年前猶恆見不鮮）衙門裏狠頭纛的發軔地。突厥的祖先本住在『西海之右，』後來被鄰國滅了，男女無少長，一概殺絕。最後剩下一個小孩，大家不忍殺他，便刴了他的脚，斷了他的臂，拋棄在大澤裏。有一隻母狼每日銜了肉來喂他，長大了便跟這狼配爲夫婦。狼夫人生了十個兒子，其中一個叫阿史那氏的最賢明，終於做了君長，從此用狼頭纛，示不忘本。

華容公主下嫁西域，便是下嫁在吐魯番。隋大業五（西元六〇九）年，吐魯番酋王的長孫伯雅來朝，就派他追隨大軍去攻打高麗，居然勇猛有功，他便是華容公主的丈夫，可惜後來在嬌妻的恩愛中，並未再有更驚人的成就。

唐時，文泰在吐魯番一再和朝廷爲難，曾說過這樣幾句大話：

『鷹飛於天，雉竄於蒿，貓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不料後來唐兵至此，文泰竟拖頭鼠竄，竟因此駭死了。他的兒子智盛也就投降了，其地也就改成了西州。

高昌麴氏在此傳了九世，歷一百卅四年（西元五〇七——六四一年）。就是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番的那年，麴氏才亡的。在亡沒之前，地方上流傳着一種童謠：

『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音樂歌舞在邊疆

古香齋淵鑑類函有一段關於吐魯番很有趣味的紀載：『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雁。樂多琵琶箜篌，……俗好騎射，婦女戴油帽謂之蘇幕遮。……以三月九日爲寒食，……以銀或鍮石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相潑爲戲，謂之壓陽氣。』直到今日，依然如故，吐魯番還要不產蕎麥。

這一帶的人民，自古以來，就喜好音樂。至今依舊。許多好事多成全於音樂；若干韻聞皆湊合於歌舞。內地在西魏與高昌溝通了之後，『始有高昌部之樂，以備燕享。』

隋開皇年間，吐魯番曾把聖明樂曲獻朝廷。唐太宗時，兵至此地，曾帶回樂器十五種之多：竪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簫、篳栗，毛圓鼓，都曇鼓，荅臘鼓，腰鼓，羯鼓，鷄婁鼓，銅鼓和銅鈸。

西域古樂，名實紊淆，傳至今日，失傳的也就多了。如今普通的弦樂有四：哈爾札克；喀爾奈；喇巴卜；色塔爾。竹樂一種，叫做巴拉滿。有一種像管銅的叫做蘇爾奈。還有兩種流行得最廣，像小銅角鼓的樂器：達卜；納噶喇。

今日新疆民間最通俗的歌曲，概分三大類——

戀愛情思類——斯納滿。

鼓掌行樂類——色勒噶斯。

馬前鼓唱類——珠魯。

新疆流行的音樂歌舞，殊有研究整理的價值。願志於此者有鑒於斯。

回鶻文化的中心

吐魯番乃是世界上回鶻文化最古老的中心。中國自清一代以來，研究這一文化工作者太少了。清時在此發現的古銅器上有回文，就教於吐魯番哈密一帶的回教學者，也祇識得『噶』和『愛』兩個字，由此足證今日的維吾爾文和古代的回文是有着很大的區分。城北六十公里外的木頭溝，在西元一九〇八（光

緒三十四）年，鄉下人掘得北魏時金剛經殘碑，高二尺許，寬二尺五寸，厚一尺，共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據說存在縣政府，筆者數度來去匆匆，未及查詢究竟。

城東廿餘公里外就是喀喇和卓Kara Khoja城。西元一九〇三（光緒二十九）年，有北涼且渠安周造寺功德刊石出土，不久就被德國考古者格倫尉得爾Grunwedel 和勒柯克 Von Le Coq 偷運到德國去了。西元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的秋天，清憲政大臣托活洛端方，奉使歐美考察，在柏林見到了這國寶。次年歸國攜回兩個拓本，其中一個尚缺四分之一，現在連這拓本都不知去向了。

吐魯番和喀喇和卓是當年高昌故址，乃古代交通要衝，軍事重地，文化自然優厚。唐太宗時高昌王麴文泰是個久仰唐玄奘的佛教徒，聞玄奘向印度進發時，特遣使迎至哈密，並給以資斧。大唐西域記中有「出高昌故地」句，但唐僧看不起文泰，還大罵了一陣，「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婚娶無禮，尊卑無次。」

此地在唐時就曾設過威赫的安西都護府，故此地跟焉耆，庫車一帶的情形不同，早就接受了漢族的文化。可是在唐懿宗時，天山北路的迪化（北庭）被突厥族的回鶻佔據着，逐漸侵至吐魯番。

紡織技術之由來

吐魯番在當年不祇是直接受着內地漢族的文化，還直接受着歐洲文化的薰陶。古時橫渡裏海北路，到巴爾喀什湖南岸，沿伊犁河谷，越天山北路而到達我國新疆的希臘人，東羅馬人跟我國古代商人的交易往返都集聚在此。又越葱嶺，沿天山南路，從莎車和焉耆東來的西方文化，尤其佛教藝術和紡織技巧的傳播，都以吐魯番爲中心地。

梁書西域傳敘及高昌物產曰：『多草木，草實如繭，繭中如細纑，名曰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焉。』「疊」字乃「氎」字的另一寫法。這就是說明白疊是用似蘭的 Gossypium Plant（Gossypium Herbaccum)果實織成的。這白疊布在三國時代曾運送到中國的北部，卽在梁代（西元五〇二——五五六年）也是從吐魯番運到內地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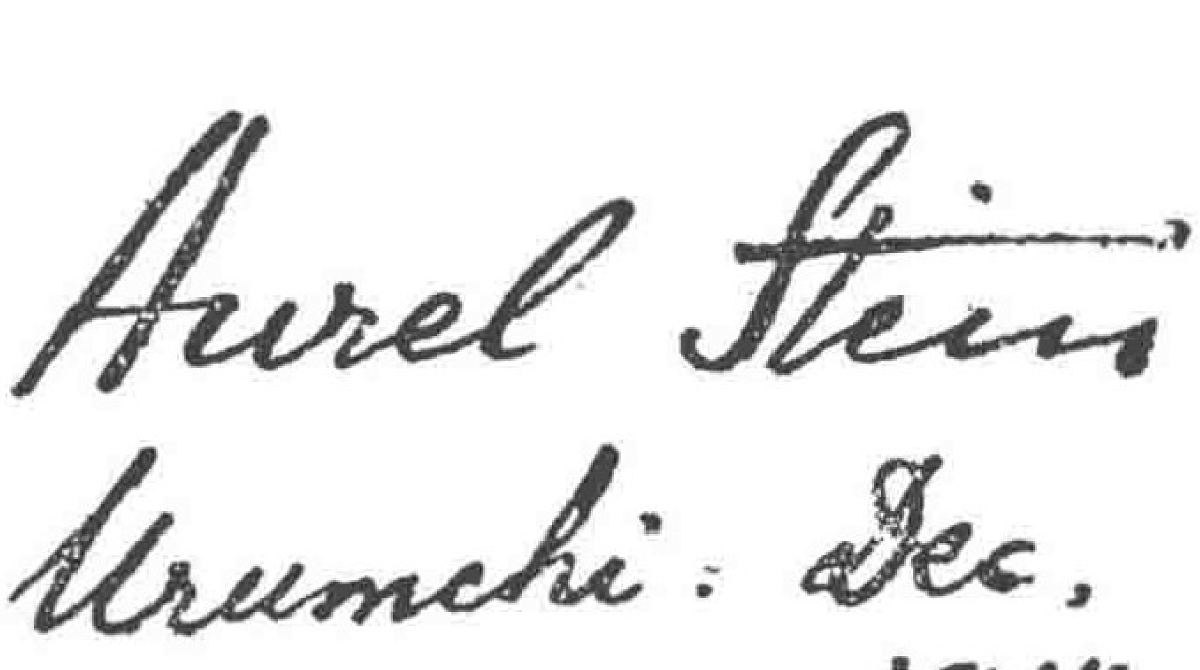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引吳篤的趙書曰：『石勒建平二（西元三三一）年，大宛（清時的浩罕 Kokand，今俄屬中亞的佛哈那 Ferqhana）獻珊瑚，琉璃，毾㲪，白疊。』

北魏書西域傳裏寫到康國國王的服飾說，『衣綾羅錦繡白疊。』康國就是粟格特Soqd—Sogdiana 地方，唐時的昭武九姓之一，卽今俄屬中亞烏孜別克Uzbek邦的撒馬爾罕Samarand。法顯的佛國記上，描敘到竭叉國每五年舉行一次的盛大會集，也曾寫到國王和他的文武大臣們對所有僧衆布施『諸白疊種種珍寶。』這竭叉國諒卽後世稱做渴盤陁的那一邦，在當時乃以葱嶺羣山中的塔什庫爾干 Jashkurqan爲中心。梁書上寫渴盤陁曰：『風俗與于闐異，衣吉貝布。』由此歸納看來，白疊布的紡織工業技巧乃是從葱嶺以西傳過來的。

寶藏的遭劫

我們要推究中國西北邊陲古文化，有時不得不借重外人的研究；研究吐魯番古代的興衰，尤不能不借重斯坦因一九一五年在吐魯番所發掘的舉世爲之一驚的古代遺物來推敲。他在喀喇和卓附近古墳中掘獲了許多的古代的文書和斷片的風俗繪畫。

那些風俗繪畫的殘片是用纖細而工緻的線條和筆法在絹冊上寫畫出當時婦女的生活，風俗和日常的習慣。這當中有美人，用桃花配襯出她的嬌娟的；有的好似在棕梠樹蔭下，一位美豔的少女跟一位年青的男人沉醉在熱愛裏的；還有正在歌舞着的男女。婦女的面貌都繪得十分豐滿，線條和輪廓大部份和唐代的藝術表現相仿。線條是用既尖且細的焦墨描出來的，富于彈性，並給予人以敏捷輕快的美感，加以所着的色彩也極其鮮豔華麗，大都是用胡粉或許是混合了胡粉的濃厚的顏料，再和以貴重的礦物顏料；特別是用的翠青，燕脂，朱丹，土黃，以及綠青等，都極富有刺激性，表現出極鮮明濃豔而含有陶醉性的色調。人物的頭髮是用焦墨塗描的，塗墨需用白色線條描襯出婦人的髮髻，最後加上截箔，便現出了磐形。這些藝術品製作的年代，從斯坦因所掘得的文書來一併推究，確是唐代神龍至開元（第八世紀）時的作風；苟與武后天授以降兩代藝術比較，大體相似。這說明在一千二百年前吐魯番的文化使深受唐室影響。可惜這一切寶藏都在英國，恐難有歸趙之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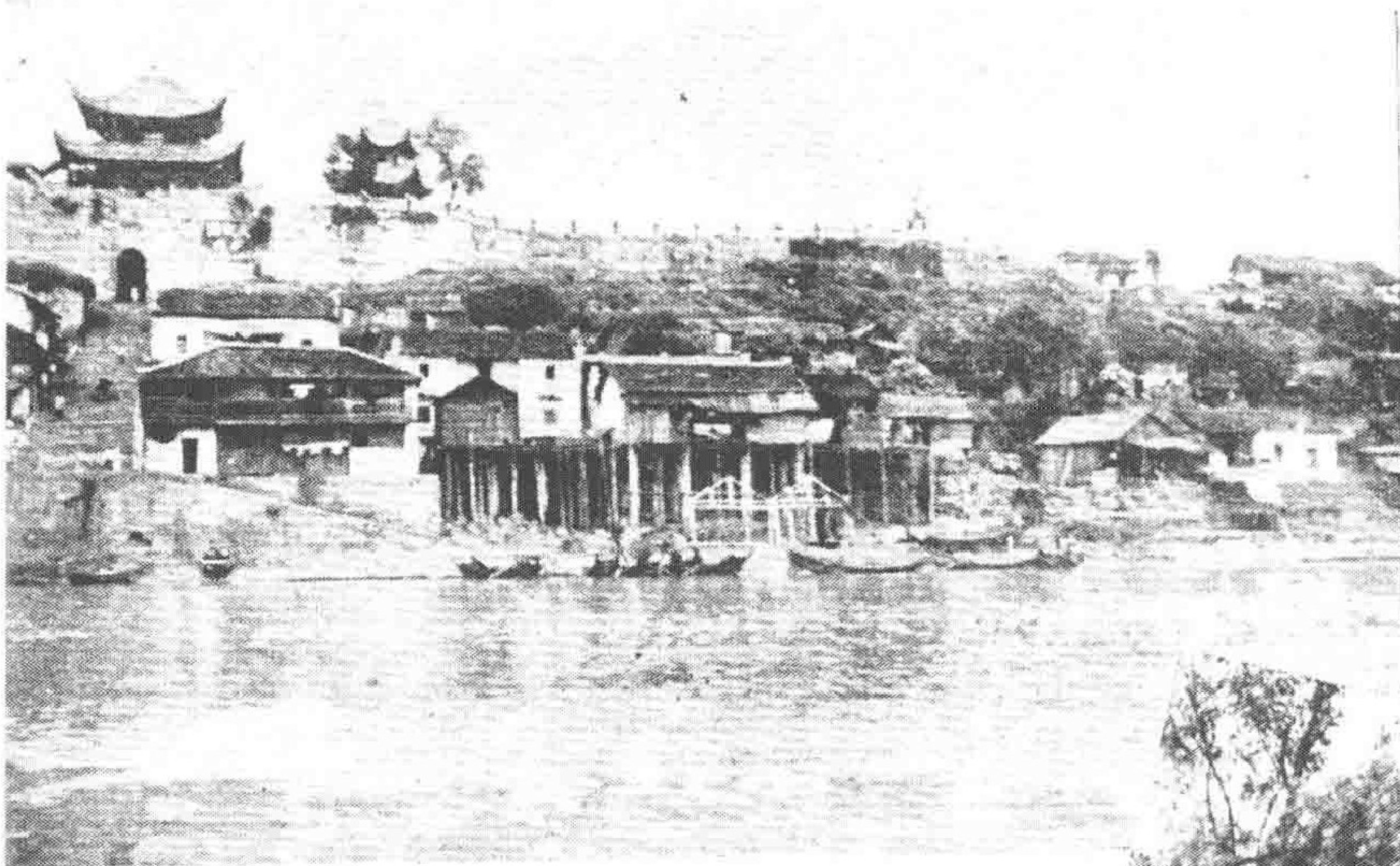


這是斯坦因的親筆簽字，簽在斯氏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於迪化贈予「潘大人」的一本日本版的大唐西域記上。

日人說，這些殘圖上有若干處和日正倉院所藏樹下美人圖完全相仿。請問日本這一幅古畫是誰家的？

城西十公里雅爾崖，據說卽交河故城。一九〇一（光緒二十七）年，吐魯番同知文立山在此掘獲開元十（西元七二二）年的蓮華經一卷，書法近二王。此物今在誰手？

洞庭勝覽



⇦由洞庭湖中遠眺岳陽樓



⇦洞庭湖之南極瀟湘

煙雨中之洞庭湖一瞥⇩



洞庭湖濱岳陽樓旁之仙梅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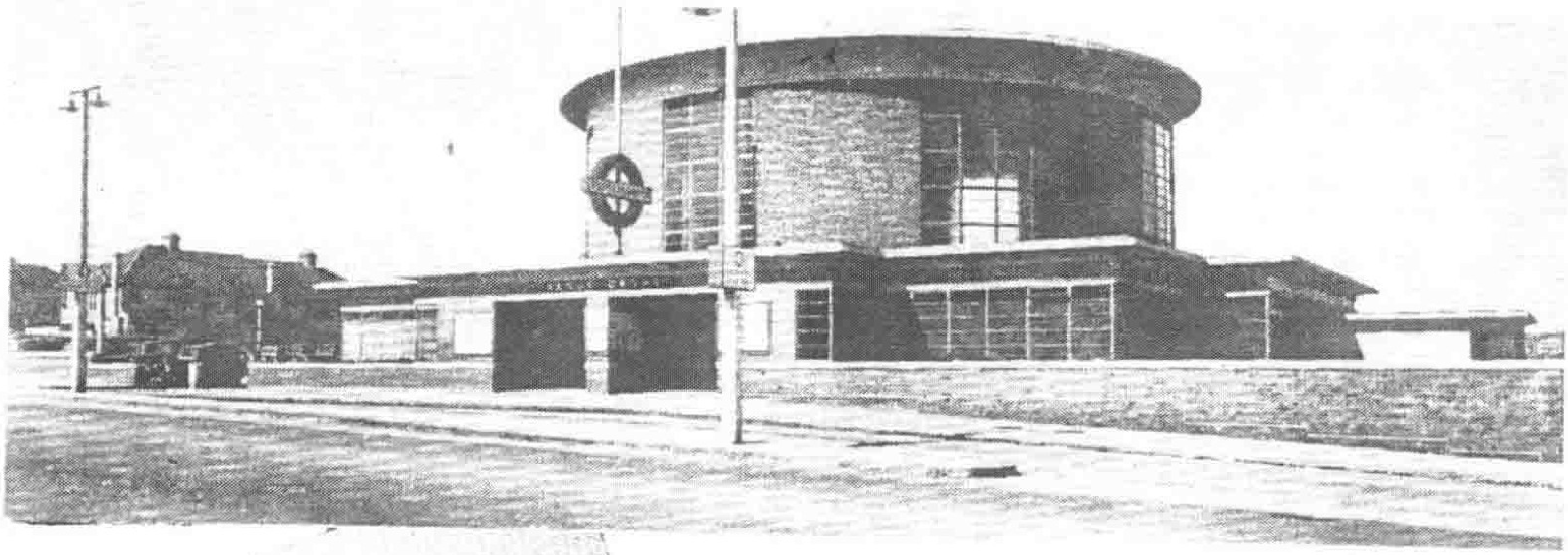




⇧洞庭湖濱岳陽樓旁之三醉亭



⇨洞庭湖夜泛



倫敦地下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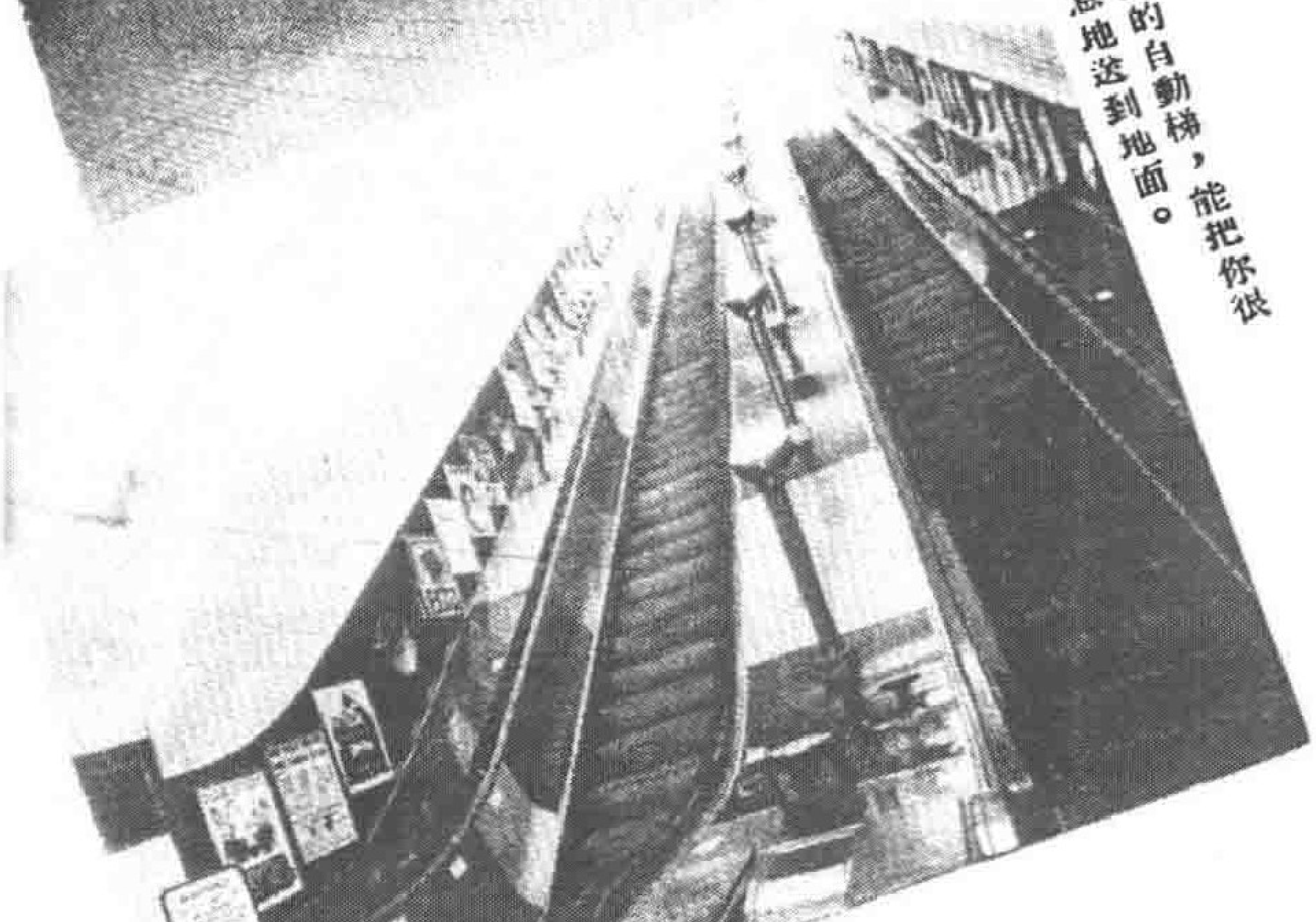
⇩照耀如同白晝的螢光燈。



⇦萬能的機械，能發人言：「謝謝你」，及印發車票、補找餘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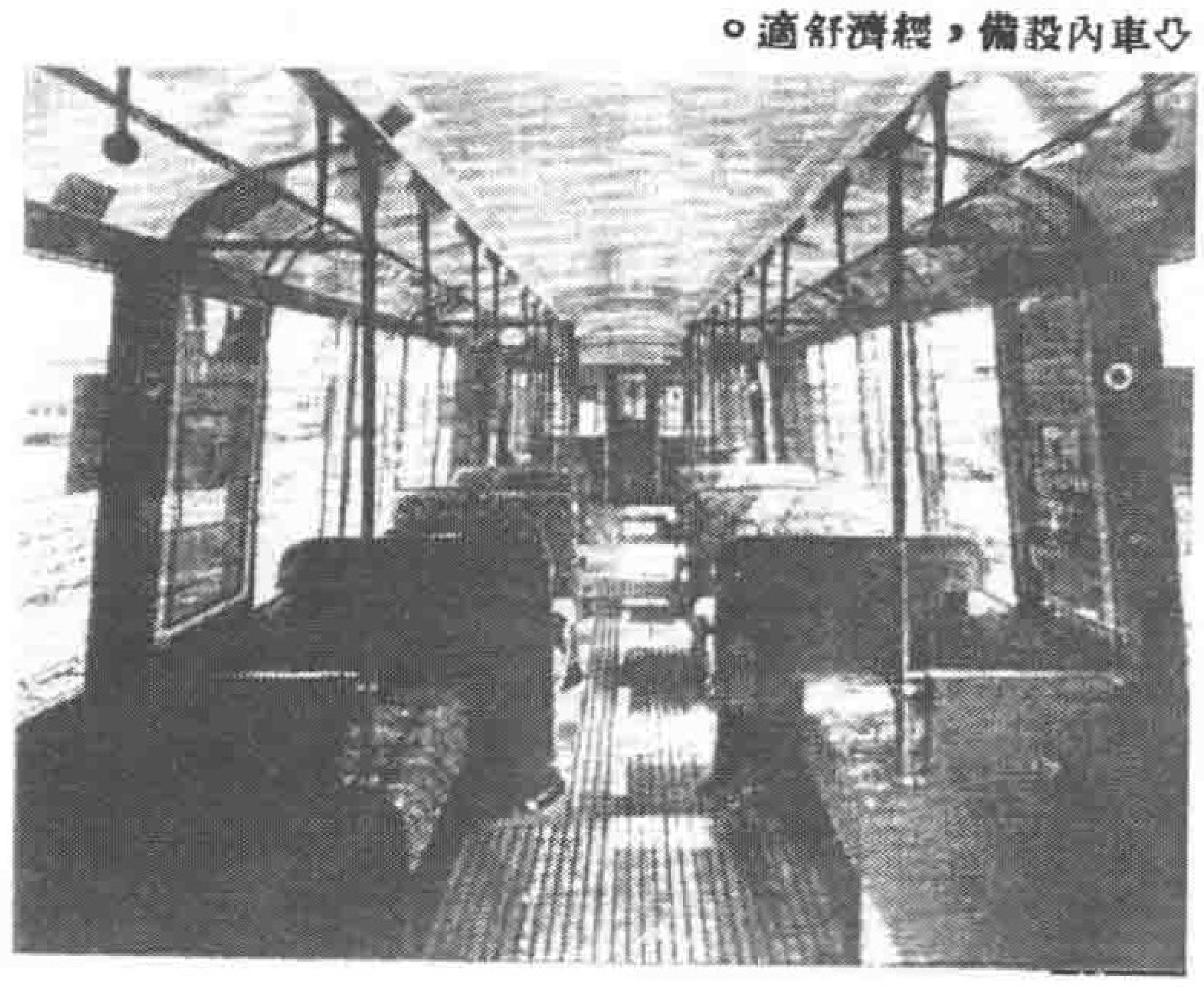
⇦新式的自動梯，能把你很適意地送到地面。



⇩車內設備，經濟舒適。



⇦倫敦運輸火車內可暫作學校，圖示教授正在測驗賣票職員。



滇居幽趣

王偉

二十六年抗戰爆發，余於二十七年入滇，迄今已八年矣。在此八年中雖曾跋涉三遍，然未離滇，旅居雖苦，亦饒幽趣。朋友中多以此八年中旅居生活爲念，返鄉有待，晤面尙遙，先寄此以語江南諸友。

一

當靜坐南窗的時候，輒憶及「月鏡湖天」的那個湖，因爲我在那湖邊度過一個寒暑。

這個湖緊靠着滇緬公路，但在滇緬公路上曾經跑過的人，問他也許不知道，長長九百多公里的滇緬路，到此僅僅祇有三百三十四公里，前面的路長且遠，山，高且陡，趕快要奔前程，沒有人注意到此地一個小小村落，一個小小的湖。

我得到某一個機緣，住在湖邊的一所樓上，這個村莊也如其他一般沒有一座好好的房子，我住的那所樓房可以說是佼佼者，進門沒有豬窩的臭氣，有一塊不小的乾淨隙地，種點果木青蔬之屬，屋主人非常和藹好客，將樓上三間房完全讓給我家，正樓之外，還有二間耳

倫敦地下火車

屏

過去六年中，各大都市羣衆過濾到倫敦來的，如聯合國軍隊，國際會議代表諸公，貿易經紀人，對於倫敦市的設施，各有不同的意見，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是一致的；他們都歡喜地下鐵道。有許多人來自海外各大都市，他們自國中也有地下鐵道，但不得不承認，雖然有時是勉强地，倫敦的地下鐵道設備比諸別處要佔先一點。

對於倫敦，多少是堪喜的一件事：因爲大部份的游客在最惡劣的情況下見到過，和利用過地下鐵道。他們所坐的車廂，玻璃窗用織網遮掩着，以防炸彈爆炸時的震裂。月台上堆滿了爲避難者用的毯褥，旅客不得不在其間推推擠擠的向前走着。他們看見車站一夜間被敵機炸毀，火車堆在龐大的水閘門口，以防泰晤士河的潮水萬一衝毁墜道。可是列車照常維持行駛，仍在把旅客運往他們要到的目的地。

這是一種不可輕視的試驗。錯綜複雜的體系使敵人當作最先的目標看待。倫敦地下鐵道在地層下交織着一羣隧道。地下鐵道綫通過泰晤士河，鑽過罕普斯忒(Hampstead)羣山，越過無數業已消滅了河流的地下水道。鐵道線中二百三十條路綫行駛着巴德式火車(Board's train)，其中有四分之一的路綫是在街道下面平均四十呎之深。有一條隧道，自東芬契萊(East finchley)沿河畔以至摩騰(Morden)，長十七英哩，是世界上最長的隧道。在大倫敦市最遠的邊界處，火車常常從隧道裏爬起來，把裝載着的工人送回市外的家中。火車行駛得極速，準時到達，而且是絕對的安全。

安全是地下火車最顯著的特色。這不是人爲的留心，而是工程方面的勝利，其目的在於減少人類的差誤儘可能到沒有。管理方面非常簡單。火車本身，只要與正在有火車行駛的鐵軌接近，能在危險時放出信號。這輛火車於是留着不動，等那輛火車通過以後，路綫重行開放了，才始行動。如其開車的不顧信號，照常開駛，沿鐵道綫自動使火車停止的機鈕就會發生作用。火車上有一小片活栓，能切斷電流，適合於制動機的用途。如其開車的因疾病或突然死亡而失去控制能力時，有一個所謂「死人柄」的方法能自動操作。它能割斷電流，使火車停止。在信號間中，經過的火車都在能一幅明亮的圖片上看見，管理信號的人在他管理的一段路程中，可以在任何一點看出火車的位置。信號和方位槓杆互相鈎連，因此火車互撞等事，不會因錯誤而發生。

地下鐵道中幾乎每一件事都是自動的。你從一架電氣操縱的機器中得到車票，這種機器能印刷車票，付遞出來，再還你零找，這幾件事同時在數秒鐘內完成。你從活動扶梯走下月台，電梯是不用的。地道中有一套彩色不同的燈光，指示你走到一處準確的月台，月台上的指示器再告訴你，所要坐的一輛火車。火車門上有氣瓣裝置，門敞開着的時候，開車的不會聽到開始駛行的車鈴信號。

當一八六三年，地下鐵道開始行駛其大部份綫之第一階段時，一致認爲這是世界神奇事物之一。就是在今日戰後世界中，神奇事物，日新月異，倫敦地下鐵道仍舊應認爲工程及精巧工作中之偉大事物。到一九三三年，所有的地下鐵道綫蛻化成爲龐大的倫敦運輸體系之後，不但是鐵道線的延長，而且在機器與舒適方面，都有絕大進展。當戰爭爆發的時候，正在着手一項偉大計劃，預備有新的構造，但爲了更重要的緊急措置，不得不使此項工作停頓。現在這個方案恢復進行。有一條新的鐵道綫將直通至西路斯列普(West Ruislip)。另外一條鐵道綫施以電氣化裝置，這種新式設備將擴展至埃塞克斯(Essex)的盎格(Ongar)鎭。大倫敦市的設計者認爲城市人口密集，應當建設一個附鎭，以供過剩的人口居住。北綫必須延長，從埃琪威(Edgeware)擴展到勃蕭希斯(Bushey Heath)，還有一線自亞歷山大宮至芬斯勃萊公園(Finsbury Park)，也要裝置電氣化設備，和巴德式火車接通，以抵倫敦。

房，一間留作自己的儲藏室，一間又讓給我們做廚房。樓居正南，窗寬大，面對湖山，在窗前設置書案，坐看朝暾從山腰裏吐出光輝，夕陽落在山後。

樓和山的距離那麼近，雖隔着一個湖，但在窗前可以窺見山間綠叢中一株紅花，分得清趕集去的女人們所穿的衣著。牛在搖尾，羊在嚙草。可是雨來時一片濛白，看不見山上草木牛羊，也看不見上嶺去的石級，山好像籠罩着一層紗，又好像移遠了數十丈。

在窗前雖可窺湖的一角，但僅僅這一角水是不夠看的，所以要看湖光必須下樓出門，走到湖濱去。湖不算大，一面靠山，一面沿路，二面近堤，水邊疏植楊柳，柳影傾入水中，時時驚亂游魚，魚那麼多，晚間整個湖面聽到魚躍聲。夏秋釣魚的人環湖而坐各有所得，不會使人失望，十二三歲的孩子也能釣獲滿滿一盆魚，欣然而歸。

湖之中央極深，據說通泉，大旱時湖水不涸，水味確甘冽，湖邊立一小小石碑，鐫字曰「月鏡湖天」，這個湖村裏的人都稱做海，我無以名之，姑名之為「月鏡湖」。這塊石碑也被人撫摩得光滑如一面鏡。

皓月當空，站在這「月鏡湖天」的碑前，看粼粼湖水，聽潑剌的魚躍聲，濃綠的山林中偶而有一夜鳥驚起，飛鳴而去，此時此景，我會倘徉湖邊，中夜不眠。

二

湖邊的堤上，有一家「湖濱飯店」一，聽得這四個字，彷彿有一座巍峨的建築矗立在湖邊，閃爍的電燈，穿雪白衣服的侍者，在餐廳內傳出悅耳的音樂：：不，想像完全錯了，這座飯店就湖邊的一座閣而設的，閣分三層，四面皆窗，窗大而圓，空氣新鮮，光線充足，沒有裝飾，也沒有宣傳，僅僅設置鍋灶茶具杯皿之類，在窗外臨水處寫「湖濱飯店」四字而已。

村子小，吃肉的人不多，殺豬的人宰了豬要拿到雲南驛的市上去賣，本村時常買不到肉，飯店備飯備酒，自然也得備菜餚，蔬菜容易買，買肉須費點心計，應與屠戶約定，每天需多少斤肉，多少斤腰肝之類，這樣才能使顧客們歡欣。顧客們都從遠處風塵中僕僕而來，到此第一須淨一淨頭面手足，然後要一盤蘇肉，炒一盆腰花，斟四兩白乾或香花，對湖痛飲，吃完之後，有的就在閣上舖開臥具鼾然熟睡。如時間還早的話，就仍然開開馬達，繼續奔他的前程。

有時宰豬的人調皮起來，預定的豬肉沒有送到飯店裏去，而飯店仍然須照常開門，仍然須接應來往的行旅，沒有肉，做菜就困難，於是祇有拿出火腿來，火腿，在村上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所以買火腿很容易，味道且不惡。湖濱飯店的火腿，時常備着最好最陳最香的，有鮮肉的時候，客人也要來一二盆炒火腿。

但遇到火腿作正用的辰光，鷄就遭了殃，盤上的白鷄是不夠吃的，於是一隻隻活活當時殺倒，拔毛剖腹下鍋，熱騰騰一盆盆端上板桌，筷子豫雨點似的落下來。

客人都從遠處來，見識廣，手頭闊，個個都很豪爽，如果今晚決定在此歇夜，那末酒菜不怕多，有什麼拿什麼來，酒醉之後，高聲談唱，說說異域新聲，講講和擺夷的羅曼斯，講到這店裏的堂倌們都有些神往，目瞪瞪呆看他們說笑。他們所說不算假，拿出來抽的烟罐與衆不同，金片香烟的盒子閃閃發光。這班遠行客剛自異域歸來，離昆明祇少尚有一日一夜的路程，於酒醉飯飽之後，意興尚濃，想尋一些開心，於是向堂倌輕輕地說托找女人，堂倌是鄉下人，生長在村子裏，沒有去過昆明，對這等事完全不懂，忸怩地搖搖頭，大家鬨然笑了。

過一夜之後，這班人會在第二天清早走得乾乾淨淨，這座水邊的樓閣，靜寂得又可聽到水面的魚躍聲，可惜這時候我又要跑到離此二里多路的一個地方去辦公，沒有暇晷登臨這靜靜的閣樓去瀏覽侵晨的湖光。

如果逢星期日，趕快去償我的願，此間太陽來得特別早！登閣時陽光總先我而來，我擇近窗的一個座位，泡一壺茶，看山樹巖花，水晃波光。移時漸漸來了釣魚的人，看一尾一尾大小魚從竿頭提上來，更不願離開這個座位，除非友人來邀我共釣，我才下樓到湖邊柳蔭之下。

我下去與其說釣魚仍然不如說看魚，因為釣魚的技術新由友人傳授，既拙劣又無經驗，兩個人同時垂下釣絲，魚總不來吃我的餌，即使浮子動了，提起竿子是一個空；另一支釣竿呢，向上一舉準有一條魚，大小雖不可必，魚總究由湖裏而入桶中，我守着釣竿看他釣，反正釣來的魚也有我吃的份。

友人說：「夠了」。望望桶裏的魚，於是大家收竿提桶走進湖濱飯店去，叫他們烹調，油炸醋溜，悉聽尊便，我們坐着看他們宰割，看他們下鍋調味，這時候還沒有遠來的從汽車上跳下來的客人，我們可以靜靜地嘗鮮下酒。

釣魚的地方在閣樓之下，提魚上閣，不及二十步之遙，馬上烹殺，馬上入口，這滋味不輕易能嘗，所以我們珍視這個湖，也非常珍視這座閣樓。我尤愛一杯在手，靜聽頭上叮噹的風鈴。

三

一個小小的山鎮中，突然加添了十

個年青人，在一切歡笑的春天中，年青人顯得更年青，山鎮也更活躍了。

山鎮靠南滇的邊緣，已有熱帶風光，雖說這是春的季節，但春之神除早晚依然在此外，白日裏不知溜到那裏去，春和夏老是辦不清交代，她們倆大家想逗遛在此還裏。實際此時應該讓春好好度時光，可是夏却早早跑來了，春當然不肯提前歸去，於是大家要爭一日之長，結果，白天讓給夏，早晚還是春，反正春和夏都是年青人所喜悅的。

這十個年青人從都市裏來，他們看膩了都市的顏色，玩膩了都市的玩兒，特地抽一點點工作的餘閒，到山鎮中來聞聞山水的氣息。都市四週也有山有水，但那種山並不雄奇，水也汪洋一目可了然，少流動也少了曲折，雖有「五百里奔來眼底」之稱，可是看去僅僅一些微波，沒有奔也沒有走。山鎮四面的山，不同於都市附近的山，峯巒峻峭，林木葱鬱。那麼秀美，又那麼凌亂。水，曲曲折折，沒有方法看到來踪與去跡，寬闊處其勢如萬馬奔騰，細緩處又像一條小小銀魚在蠕動，深的地方碧綠似一股油，淺處一個指頭就可觸到底。有魚，躲在緩流處，動而清的水垂釣是枉費心計，釣絲垂下去，會跟着水流時時移動，縱使有機會靜止些時候，一只釣鉤一粒餌沉在水中央，你想誘魚，魚却看得清清楚楚，悠然而逝。

但是魚總是魚，人總是人，誘之不成，繼之以暴，擇得魚多的地方放一個火炮在水裏，發出巨響也震起大浪，魚受不起突然的襲擊，一條條浮起水面死了。幸運時一個火炮有十斤數十斤魚的收獲，在這種美的水流中，用此巨力襲魚，實有類「焚琴烹鶴」。吃焦頭爛額的魚，自然不及釣起來活鮮鮮的可口。年青人性子急，也好奇也好吃魚，一來到聽說有火炮炸魚的方法，自然很想看看這玩意兒，立刻到街上去買炮，不知道還是魚的福命大，還是吃的人看的人口福眼福不佳，火炮全鎮上剛巧斷了貨，釣不成也炸不成，眼看到大大小小的魚羣在清水裏喜泳，應該吃魚的人，應該有點火冒；但這羣年青人的心向馬上轉了舵，魚不上水來，於是自己下水去作魚。

天氣暖，水流碧，給人魚一個好機會，據說現在還算是春天，水裏頭不免有點涼意，如果眞正進入了夏天，這條水流，會給男女人魚佔據了。這兒雖算是春，但從別處來的人感覺已是夏，十個年青人有八個跳下水去，鑽入碧油油的深處，水邊是一座中學校，學校裏有百數個男女孩子，在這裏濯足浣衣，游泳，是一個日常的功課，在如此美妙的山水中，孕育出來的孩子，不用說較一般天眞活潑，見了生人沒有一點忸怩，當八個外鄉年青人在這裏喜泳時，對岸有三四個女孩子伸足在水裏，女孩子面貌那麼俊秀，穿着那麼美麗，水這樣深碧，崖這樣的峻削，古木籐蘿在兩岸盤踞着，驕陽落在水面上閃閃作光，這如在另一世界的境景中，八個人個個成爲「泰山情侶」中的「泰山」，他們的雄心想抱住「琴」喜泳在碧流中，想飛上樹梢攀躍籐蘿，女孩子們自己也好像「琴」那樣率眞大方，他們呼嘯，她們歌唱。

水雖瑩碧，週遭又如此可愛；但水中人也得當心。看去狹狹的清流，湍急處無法滾出漩渦，深淵處怎樣摸不到底，叫人當心處是橋邊的下游，過去有不少男女眞眞成了魚沉沒在深淵，永遠做了個不醒的美夢，於是有戒心，要入水，須在上游，上游較淺，流較緩，一切較安全，胆子略小或稍稍吃過虧的人，自然肯遵守這戒條，自己以爲游泳極有把握的不信這一套，不管上下游都要鑽來鑽去，自然不一定眞的在下游游泳的個個會遭沒頂，好好的下去仍然好好的上岸，起來時在女孩子們面前很表示些勇敢和驕矜，女孩子們看稍稍難能的事容易顯露驚異，於是這些能在下游游泳的人成爲水上英雄，英雄最容易受人崇拜，何况女孩子們親眼目覩英雄事跡。可惜這裏的水上英雄祗僅只有兩位，去年已經在此間學校畢業，升學到都市裏去，英雄是鳳毛麟角不肯輕出的，這使女孩子們很失望而男孩子們引以爲愧的。

八個人是遠來客，不知道上下游有點蹊蹺，無意中個個做了水上英雄，想用炮擊魚，沒有炮，魚捉不到，自己下水作人魚，人魚游倦了回到家裏，主人烹好一條大魚，倒滿了一大缸果子酒，盡地主之誼，八位水上英雄，張口大嚼，盡量大喝，個個成了七倒八斜的醉中仙，連日來馳騁在球場泳躍在水中的矯健的手脚舉不起一隻酒杯，這班英雄征服了女孩子們，而紅紅的醞酒又把這班英雄征服了。

四

在整整一年中，此地聞不到冬天的氣息，樹葉永遠青綠，花朵永遠開放，不斷地吐出鮮豔的顏色。到冬天，山野間尤綠得可愛，這是此地冬天的特產——甘蔗，綠得旺盛，綠得齊整。

這個地方叫盤溪，是滇越鐵路經過的一個大站，南盤江的水流繞着這個山鎮而南下，水流湍急時勢不可當，細弱時若斷若續，因爲這股水，所以此地的山也特別秀，而此地的女孩子們住在這山秀水清的地方，也特別秀麗起來。

由昆明坐火車到盤溪車站下車渡盤溪，踏上了彼岸，聰明的女孩子的面孔就會接連映入你的眼簾，身體健康，態度活潑，兩眼如明珠似的向你投射而來，這些女孩子們大都是學生，一個鎮上辦了一個中學，地方小，人口不多，然



家裏有男女孩，個個送他們入學，校舍及環境幽美動人，因爲終歲如春，這些男女們終歲陶醉在這美麗的景色中，自然一切都美妙，都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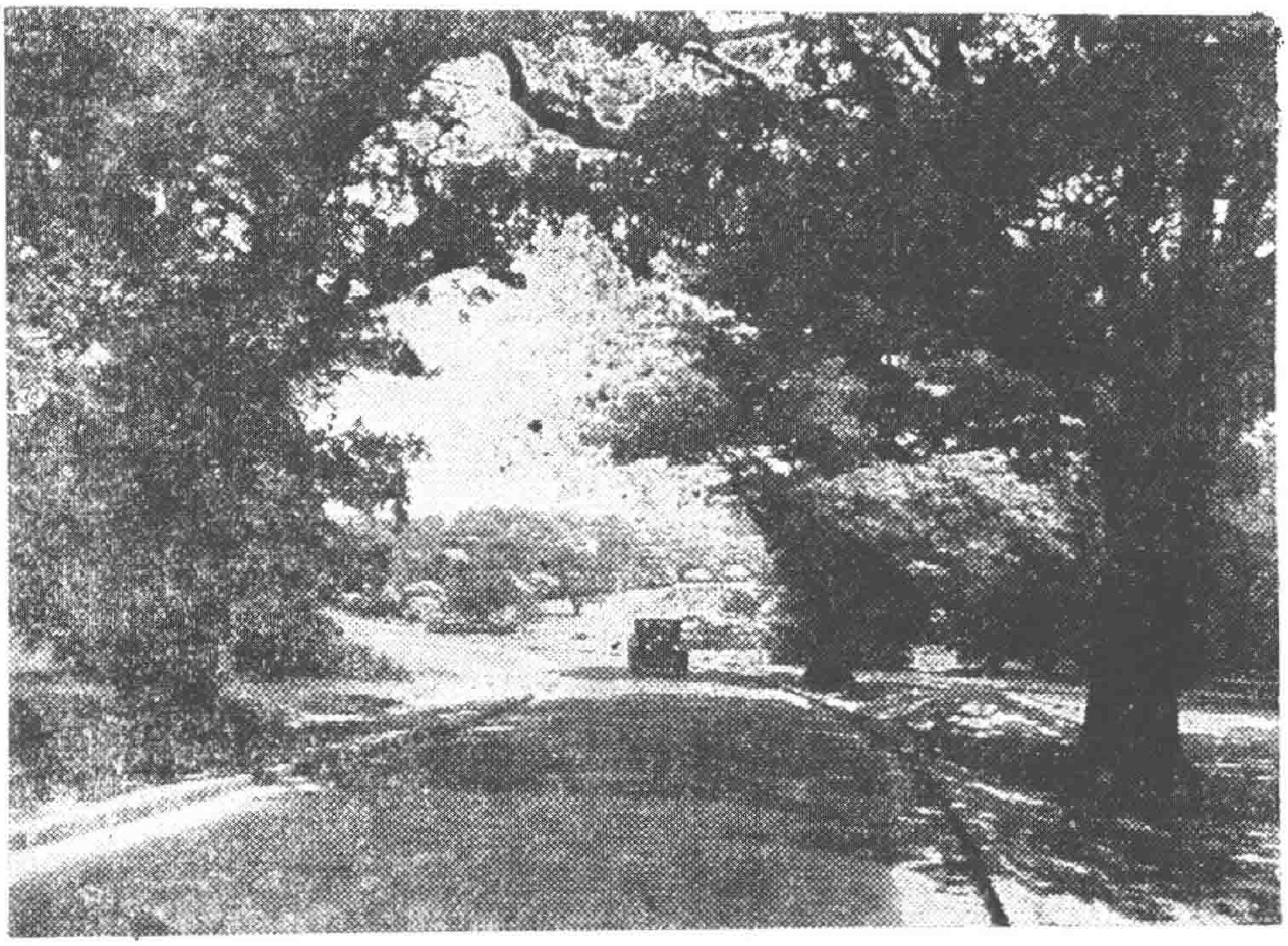
我說這裏的女孩子好，到過這裏的人大都也都這樣說，可是你不能以看都市中摩登女郞的眼光來看這裏的女孩子，否則你會失望，此地的女子大多數沒有口紅，沒有胭脂，沒有高跟皮鞋，不燙髮。

沒有都市的習氣和裝束，但一樣也懂得談情說愛，如果年青人懂得愛情，到此地找一個愛人並不難。可是你要誠實不要欺騙這班女孩們。抗戰後由外面去的青年們也不少，這些女孩子們有的開了愛的花結了愛的果，可是後來青年們把這花果踐踏了。眼看到十個十七歲的少女，提着一盞明滅的燈籠，到處在找一顆被拋棄的心。

一個女孩子，她不願意跟父母替她訂婚的男子結婚，掙扎着要離婚，背父母另外戀着一個男人，一定要跟那個男人離開家鄉，那個男人覺得這件事不大妥當，而她堅執着要走，雖然後來終沒有走成，可以見得這地方的女孩子的熱情與胆量。

火車站附近有洋酒店，一切建築佈置都是法國情調，在酒排間在旅舍中均有一種幽靜的勝趣。

現在滇越鐵路已開始在趕修中，由昆明去的還鄉客將來大都要走這條路；而來昆明觀光的也一定會走這條路，這沿路的一點的輪廓，也值得輕輕描一描。



埃賓森林景色

英倫森林懷古錄

雷紅

埃賓森林(Epping Forest)是一塊狹長而美麗的森林地，在埃塞克斯郡，約當倫敦西北十二哩之地。英皇查理二世(1660—1685)執政時，森林面積有六萬畝。現僅剩六千畝左右，長林豐草之間，匿居着白斑小鹿以及其他動物。對於倫敦人，此地是一處假日休憩勝地，埃賓森林充滿了歷史性的聯繫，有數處地方和許多著名的文學家有關，溯自愉快的伊麗莎白時代以迄一九三五年逝世的亞拉伯人勞倫斯（Lawrence)止，與森林有關係的文人，代有所聞。一八七八年，森林所有權轉到英國人民手中，由倫敦市協會代管權益。

埃賓森林是古代埃塞克斯森林遺留下來的土地，一塊狹長的森林地，面積約有六畝不到，其南部邊界與散漫的倫敦市外區相聯。今日此森林成爲倫敦人的游息之地，或許只有少數人會記得，多少英國史事在此首先形成。穿過長靑的灌木樹，沿着沼澤邊緣走去，或在叢林中取道而出，你可以知道這一片土地，在未開墾和未種植的時候是怎樣的。這片土地，好像是失去世界的一部份，但却是與今日英國的工業文明聯繫在一起。森林中漫長的通路有閃爍的光亮與移動的影子，在這種場合，奇異而古老的傳說似乎又是可信的了。過路者可以瞥見一頭森林小鹿，似乎人類從未馴服過這種獷野而神經質的生物，那可以象徵半遺忘時代的荒誕世界。

森林西邊，與黎河(River Lea)相近之處，華爾薩寺大教堂(Waltham Abbey Church)在焉。這座教堂年代老於威斯敏士德寺，一時是英國最精緻的教堂。教堂本身到今日還保留着，建築物的其餘部份歷年來經過不少修葺和改換。南部有白金庵(Barking Afbey)的大門，該寺始建於六七〇年，當倫敦鐘樓在建設時，諾曼威廉(William the Norman 1066—1087)在白金庵設立總司令部。白金庵盛名藉甚時代，三個女皇列名於尼院長的名單上，是英國最富有的女修道院。尼院長及其修道士雖然以欵待英皇自

居，對於貧苦人民，不忘矜恤。十二世紀時，蘇格蘭的大衛王 (King David)到南方來會見皇妹瑪特后(Queen Maud)，其時瑪特后是該寺的尼院長，看見她正在和患癩病者洗足。尼院在伊爾福(Ilford)專建一所醫院，由尼院長管理，以爲貧病者服務。

白金庵的尼院長與華爾薩寺的僧院長都有在森林中田獵野兔和狐狸的特權，每年他們接受皇族獵者所賜與的鹿肉。後來英皇亨利八世(1509—1547)解散寺院，埃賓森林其時是稱作華爾薩森林，名盛一時，成爲一片皇家田獵的場地。在森林中廣大的草地上，都鐸爾王朝(Tudor)與斯圖亞特王朝 (Stuart)的元首們很高與地在此歗宴各國使節及其朝臣，並訪晤皇儲。近代的旅行者能够想像出他們帶了一羣服飾華麗的扈從躍馬飛馳，馬隊馳過的地方，村民脫帽歡呼的種種情形。就是在著名的森林華廈「王斯坦特」官邸(Wanstead House)中，瑪麗都鐸爾於一五五三年馳赴倫敦，加冕爲皇后，當時情形的光彩，只有都鐸爾王族中人才可享受到。

在英國盛行共和政治時代(The Commonwealth 1649—1660)，埃賓森林中所有的光彩與賞心樂事爲之烟銷雲散。大羣的白斑小鹿都被殺掉，倫敦市場上有偷出來的鹿肉出賣。皇家海軍其時亟需森林中的木材，而事情發展下去，埃賓森林連培養樹木的場地都成問題。其時四周的村集已演化成爲農莊。國王及其朝臣都已消失，把森林中的幽靜之處留給銀行家與商人享受，這批人在興盛的城市中新近大有建樹。較偏僻的部份被人忽略了，成爲盗匪和捕逃者出沒之所。就是在今日，據說幾幢有盗匪匿居的屋子中，常聽到神秘槍聲。星月皎潔之夜，時見幽靈似的騎馬人出現，但聞蹄聲得得，而馬的影子，渺不可尋。

埃賓森林中也有詩人的。有幾處地方，常有著名作家的蹤跡，自愉快的伊麗莎白時代以至亞拉伯的勞倫斯止，代有名人。百年之前，常可見到戴尼遜(Tennyson)穿了藍色長掛，冬季在高灘(High Beach)的池潭邊寫作。迭更斯 (Dickens)在他的名著Barnaby Rudge中，把契格威爾(Chigwell) 著名森林旅館「皇首」作爲背景，插入了不少很生動的描寫。數年之後，威廉馬利斯(William Morris)曾在華爾薩托(Walthamstow)和胡特福 (Woodford) 渡過童年，曾經把埃塞克斯的景象描寫在「空穴來風」(News from Nowbere)和「世外森林」(The Wood Beyond the World)及其他文字中。

自從古老的皇家森林成爲人民的森林以後，這塊空曠的地方永遠成爲他們游憩之地，到今天只有少數大廈遺留下來。使埃賓森林不致被包圍起來，淪爲耕耘之區，其間一連串的事故可以編成一篇羅曼蒂克小說。住在附近村莊中的許多窮人享受着一種特殊權益，那是富有的地主所給與，他們希望把土地圈爲已有，以期成爲自己牛羊的牧場。可是平民的權利常常猜忌地監視着他們。權利之一就是伐木以爲冬季的燃料。有一種傳說，伐木的開始，必須在聖馬丁節前夕，時鐘打了十二句之後。村民應當齊集在村外的低山畔，放一把火，他們的斧頭可以在火光中揮舞着兩小時。結果，樹枝已經劈了好幾堆，於是用滑橇運下去。習俗相傳，第一車木材必須以白馬拖運。

按照故事傳說，十八世紀時，勞頓(Loughton)鎮地主想推翻這種習俗。他邀請全體村民來赴宴，饗以啤酒，希望他們不要在午夜鐘鳴時才伐木。其中有一個人頭腦却很淸楚，仍舊準時跑到森林中去。村中有一個工人名威靈蓋爾(Thomas Willingal)，爲了向樹上砍伐椏枝的特權，在十九世紀中葉不畏强禦，抗議甚烈，開始以行動來保衛人民的權利，迅速獲得廣泛的同情。後來這件平民訟案由倫敦市協會辦理，到一八七四年，明令規定圈劃埃賓森林的土地是非法的，不能予以承認。四年之後，森林全部所有權移歸人民，由倫敦市協會代管森林地的權益。又隔四年，即一八八二年五月，英國維多利亞皇后(1837—1901)在高灘舉行揭幕禮，結束了森林爭奪中的最後一幕。這個地區富於歷史傳說，帝皇與文人的流連享樂，平民的爭回權益等等，——今天在愉快的環境中，埃賓森林在英國國會中由邱吉爾氏作爲代表，邱氏之愛好自由，如嚼火之融融不熄

埃賓森林的區域，雖然較之三百年前，僅及十分之一，但樹木葱



華爾薩寺側貌

鬱，美麗幽靜，一如其舊。埃賓之得名，是取名於埃塞克斯的一個小鎮，鎮上牛羊家禽之屬，仍舊在市集的一天，街道上羅列着出售。華爾薩寺一時曾爲森林中最重要的建築物，仍不減其舊世界時代的外觀。就是在南邊的大農莊上，也保留着古老的房屋，雖然周圍已爲蔓草叢樹所圍繞，仍予吾人以聯想，緬懷昔日的文人學士，王孫公子，他們對於此等古舊的屋子，相知甚稔也。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戰事方酣，倫敦在空襲最烈的時候，東頭(East End) 有千萬市民到此森林中來避難，仍有不少地穴未被埋掩。但自然的威力迅將它的創痕掩護掉，現在和平重現，同樣不屈不撓的市民來到同樣綠油油的草地上，用歡笑與歌唱來鼓舞生氣，銷磨他們的週末與假期在此古森林的園地中云。

高價收賣古今名人書畫碑帖

本堂受收藏家委托徵求名人書畫不論山水人物仕女花鳥等立軸中堂屏條對聯橫額書札古今碑帖珂羅版等如願割愛當以重價收買如蒙委托代辦尤所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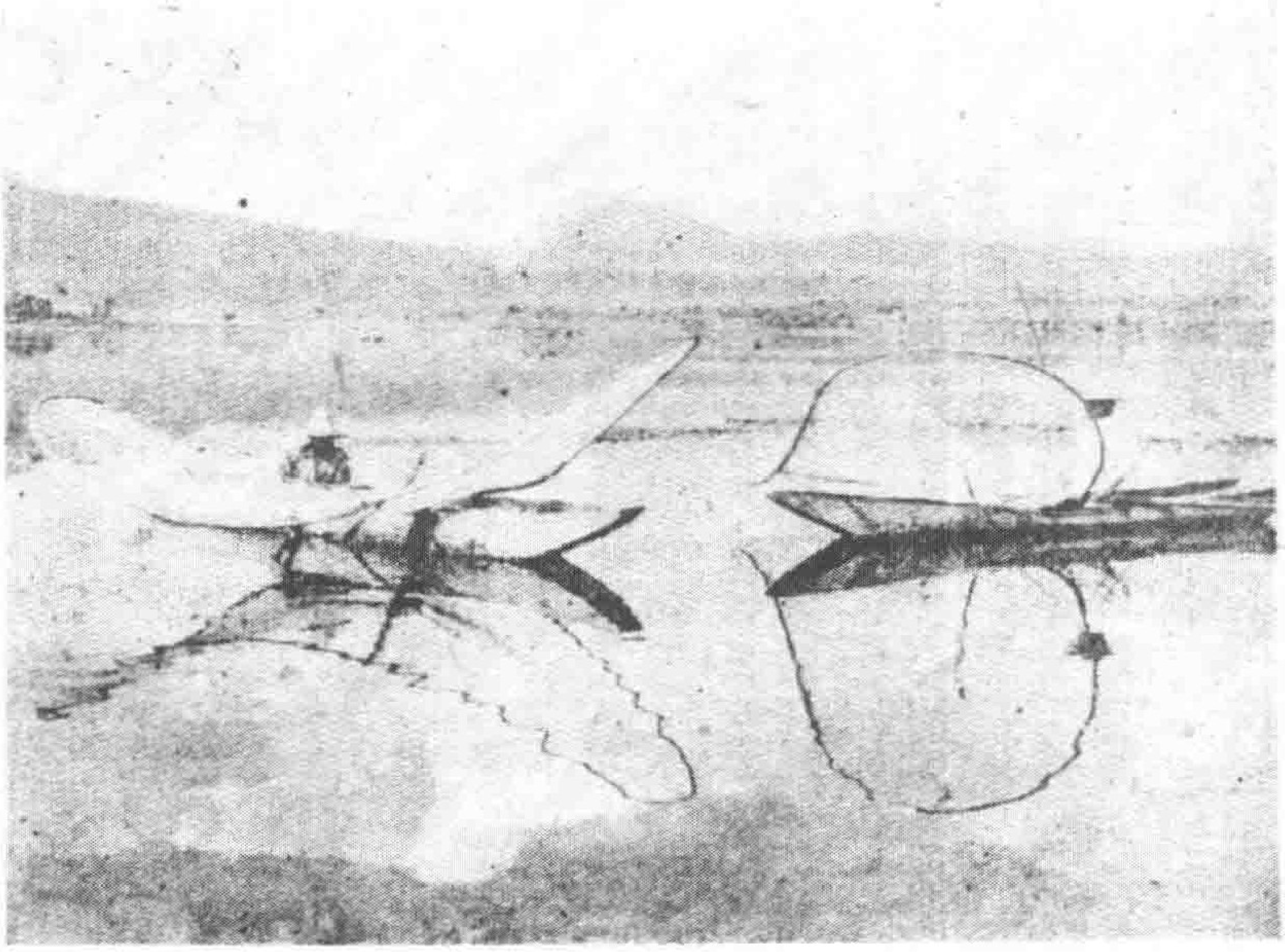
接洽處安雅堂

地址 英士路（卽舊薩坡賽路）二〇七號
電話八四二六〇 大中華印刷所轉孫宅

墨西哥風景線

張德乾

我們一看見「墨西哥」三字，就彷彿看見戴着闊邊氈帽的男子，肩上拖着一條毯子；明眸皓齒的婦女，用扇子掩住半面；在山明水秀的鄉村裏，愉快的少男少女跳着土風舞。墨西哥，是多麼令人神往的一個國土啊！



塔拉司千人的漁舟

墨西哥是詩之國，是謎之國。在那兒，我們所見到的是鮮豔的色彩，強烈的對比，所聽到的是英勇的史蹟，神奇的傳說。墨西哥是那樣地神祕，好像永遠有一重青霧籠罩在她的四周，使我們難以了解她，她也不想了解我們：她是一個難猜的謎。墨西哥是那樣地美麗，她是情調和節奏的產兒，她使我們陶醉，喜悅，而不能自已：她是一首詩。

在墨西哥，我們看見極端的新和極端的舊混雜在一起，而並不融合，却構成一種奇異的矛盾，玄妙的對比，而具有無窮的魅力。墨西哥人，一方面固執地保持着西班牙傳統的氣氛，風度，和文化，一方面却跨開了大步，向着時代尖端走去。

墨西哥，到處都是豐富的古蹟，足以證明古人的智能並不遜於今人，尤其是在建築方面。那兒有許多閎麗壯觀的金字塔，廟宇，和皇宮，牠們的歷史已經湮沒了，牠們的年代已經無法考證了，甚至於那些曾爲墨西哥主人的許多古民族 如Mayan Mixtex Zaptecan Totonacs Toltecs Chichimecas Aztecs等，也早已滅種了，然而那些古建築的遺跡，古民族的語言，仍有不少留存下來，在新時代的氣氛中，放射着奇異的光彩。先民遺留下來的寺廟和金字塔，早期西班牙殖民時代的建築物，和自然的美麗配合在一起，構成墨西哥特殊的風景線。

天府之國

墨西哥與美國接壤。但即使是美國人，也不能够了解她，不用說距離更遠的別國人了。在美國與墨西哥之間，除開語言的歧異和一條理想的界線之外，並沒有什麼地理上的阻障存在於兩國之間。可是美國人所看見的祗是墨西哥的北部，一片遼闊的荒原，人口稀少，交通困難。因此，墨西哥在普通美國人的印象中祗是磽瘠的山地，不毛的沙漠，和瘦弱的牛羊。錯了，只要稍爲再向南過去一點，他們便可以看見墨西哥的眞面目，她的美麗，優雅，和閎偉，是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

墨西哥是山之國，在層巒疊嶂間，在石竇岩穴內，蘊畜着北美最豐饒的礦藏。墨西哥所產的銀佔全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她擁有無量數的銅、鉛、鋅、銻、水銀、和別的金屬。此外，還有無盡藏的煤油，尤其是在東部沿海一帶。然而墨西哥的主要實業却是農牧，且仍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耕田荒蕪着。重要的農產品有米、麥、玉蜀黍、糖、咖啡、蔬菜、煙草、棉花、可可、和香蕉。據估計，墨西哥可耕

種的土地共有一二〇，四一七，七六〇英畝，其中已經開墾的祗有三千萬英畝（約四分之一）。牧場有一二〇，五〇〇，〇〇〇英畝。林場有四千四百萬英畝，其中二千五百萬英畝有繁茂的松，樅，杉，桃木，紅木，蘇木，惜均未開採。據戰前的數字看來，墨西哥的進口貨中有百分之六十五是從美國來的，她的出口貨中有百分之六十是到美國去的。

首都風光

墨西哥市，是墨西哥的首都，位於墨西哥中部高原一個橢圓形的山谷中，海拔七千三百英呎。墨西哥市在一三〇〇年時曾爲强盛的阿士坦克（Aztec）帝國的首都，當時已經是個物阜民孚的大城了，遠非早期殖民時代的紐約等地可比。考坦士(Cortez)於一五二一年間抵達該市，認爲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一個都市，便決意把牠作爲『新西班牙』的首都，努力建設，務期勝過一切基督教國家的任何都市。今日我們在墨西哥市內所看見的許多用磚石瓦片砌成的優美都麗的古建築物，就是考坦士留下來的遺物，足以證明他的見解是對的，他的選擇是聰明的。

墨西哥市的大教堂，却普坦貝堡，大馬路，大市場，許許多多紀念民族偉人的碑碣，公共建築物的壁畫，國立當舖——其美麗，對比，和偉大，還祗是墨西哥的一部份。大教堂原爲墨西哥市最早的一個教堂，建於一五三四年，至一六六七年時經全部改建，迄今仍爲全世界最精緻的宗教建築物之一。

都市生活

墨西哥的第二大都市爲加達拉哈拉（Guadalajara），人口約二十五萬，爲哈里司可(Jalisco)省的省城，墨西哥南太平洋鐵路的終點，墨西哥西部各省的重鎭。

加達拉哈拉係考坦士手下的一個隊長於一五三〇年間所建立，以備西班牙人到墨西哥西部海岸以及美國西南部來探險殖民時，作基地之用。加達拉哈拉原是西班牙一個美麗的都市的名稱，竟被這地方襲用了，居然十分相稱，迄今仍爲全墨西哥最富庶的都市之一。她是一個殖民都市，有閎偉的敎堂，悠閑美妙的風尙，以詩歌，美女，和藝術馳名於世。

加達拉哈拉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極麼登的都市。有電車，公共汽車，精緻的店舖，嫻雅的家庭。還有豪華的旅館，公園，一家歌劇院，幾家大戲院，和許多電影院。可是加達拉哈拉雖然披上了摩登的外衣，却仍然流露着舊西班牙的風味。墨西哥人都說，『Guadalajara es mi novia』（加達拉哈拉是我的愛人）。生活在那兒是遲緩一些，悠閑一些。大都市固有的嘈雜，忙亂，和煩囂，在那兒是沒有的。縱使是現代化了，仍有充分的時間研究詩和藝術，閑談風月，演奏音樂，欣賞月夜。你且想想看，在一個廿五萬人口的都市裏，有出租汽車，公共汽車，以及各式各樣的自動車，但主要的交通工具仍是那幾百輛出租馬車，在柏油石子路上顚簸着。在加達拉哈拉，新和舊各不相犯地並存在一起。

先民遺風

加達拉哈拉四周有許多引人入勝的景物，例如卻巴拉湖(Lake Chapala)，是墨西哥第一大湖，寬十五至二十英哩，長七十英哩。另一大湖爲巴茲加羅湖（Lake Patzcuaro），位於加達拉哈拉和墨西哥市之間，海拔七千英呎，是一個著名的漁業中心，沿岸有二十多個塔拉司干印第安人（Tarascan Indian）的村莊，他們用奇特美觀的蝴蝶形漁網來捕魚。

在塔拉司干帝國時代，巴茲加羅湖是國王的避暑勝地。『巴茲加羅』的本義就是『勝地』的意思。如今塔拉司干帝國早已滅亡了，可是這湖仍舊是名實相符的一處勝地。在湖的沿岸和鄰近高地，現代墨西哥的富翁們建築了許多寬暢華麗的別墅，和附近的印第安人村舍，各不相擾地共享着自然的美麗和壯觀，陽光和甯靜。由於牠的生動的色彩，以及天空湖沼和鄉村所構成的變化無窮的佈局，這兒已成爲著名的藝術中心了。

每星期五，日出時，幾百條小漁舟開始向巴茲加羅村駛去，無數的小白點散佈在蔚藍的湖面上。這是每週的市日。路上滿是塔拉司干人，帶着貨物，或是驅着重載的驢馬，匆匆地

趕集去。這兒每星期舉行一次市集，規模之大足以和縣博覽會相比，可以說是全國最有趣味的一個市集。

在美洲大陸上，像塔拉司干那樣出色的印第安族是很少見的。愛鄉觀念和英雄氣概是他們的特點。在一切印第安人中，只有他們能夠抵抗阿士坦克的侵略，而獲得成功，他們始終沒有被這最强盛的早期印第安帝國征服過。

名勝古蹟

這兒還有許多別的有趣味的景物，例如古代的金字塔和廟宇，較近代的加達露潑 (Guadalupe) 神廟，兩座壯麗的火山。

在遠古的金字塔中，有兩座最著名，也保持得最好，一座是吐爾坦克 (Toltec) 神塔，一座是太陽神塔，兩塔相距數英哩，遙遙相對，好像兩個哨兵似的。

墨西哥的金字塔和廟宇，係早期印第安人所建。在西班牙人入侵以前，這些印第安人就已經逐漸消滅或爲別的種族所吸收了。可是他們的墳墓和廟宇却仍留存下來，向我們娓娓地敍說，那些消滅了很久的帝國是如何地偉大，其文化是如何地發達，其人民是如何地精於建築和藝術。他們崇拜暴烈的神，他們從地下發掘鉅量的富藏。他們自塵土中生長起來，復滅亡到塵土中去。然而他們每一代都有一些足跡遺留給下一代，並未爲世紀的過程所湮沒。

加達露潑神廟有巨大的石級，是一個較近代的建築物。廟中供奉「黑聖母」，是墨西哥的保護女神，在一切神祇中最受墨西哥人的崇敬。

那兩座古老的火山永恒地俯瞰着許多神廟和金字塔，山巔終年積雪，一座叫坡坡加坦貝脫爾 (Popocatepetl) 高一七，七九四英呎，爲墨西哥第二高山，另一座叫伊克司塔西華脫爾 (Ixtaccihuatl)，高一六，二〇〇英呎。

古鎮花市

距墨西哥市西南九十五英哩，在母山 (Sierra Madre) 的高坡間，有一個古老而美麗的古鎮，名塔司可 (Taxco)，可以說是殖民時代的一個紀念碑。這兒，奉政府的命令，不得建築新的房屋，以免破壞該鎮古色古香的形式，藉以保持十八世紀的裝束。該鎮出產精緻美觀的銀製品，舉世聞名。墨西哥歷史上一切華麗的飾品都是從該鎮白瓦磚牆的銀坊裏冶製出來的。這兒，考坦士曾爲貪婪的西班牙王採過銀。塔司可海拔五七四〇英呎，氣候溫和，無冬無夏。夏季有陣雨，冲刷屋瓦間的塵土，和路石上的泥跡。冬季祗有太陽，和蔚藍無雲的天空。

距墨西哥市中心區祗數英哩，爲索起米可 (Xochimilco)，是墨西哥著名的「水上花園」，那兒草木繁茂，運河四通八達。索起米可的本義爲『種花處』，居民以園藝爲主業，出產蔬菜和花卉，頗爲豐饒。平日男女居民都辛勤工作，至星期日，乃將他們的船飾以花卉，租給游客。在平日，只知道蔬菜！在星期日，只知道音樂，花卉，和歡樂！

墨西哥風

墨西哥是古老的，十分古老的，其風俗習尚還多數是原始的，可是這個富庶的覺醒的共和國，已經踏在新時代的門口了。

在墨西哥市內，有識之士正在埋首苦幹。他們設計公路，開辦學校，研討廣大的墾植計劃。農業科學正在離開教室，深入田間去。全國各處都有進步份子在活躍着。都市裏的工業和生活都現代化了。然而即使是在都市裏，那車水馬龍的街道，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管制交通的紅綠燈，仍舊不能掩蔽一件事實——墨西哥自有其特點，確實地是墨西哥風的。

立春前三日金江畔清遊

陳樹人

平生雅愛江干景，景似巴江畫亦非；
水落露礁橫壯闊，烟籠列岫隱依微。
冬從日暖風和去，春向沙邊草際歸；
消此幽妍清逸境，有誰能更不忘機。

半日清遊亦快哉，沙明水淨岸無苔；
居人百萬緇塵裏，誰肯抽身此一來。

玀玀地買馬記（譯）

—盟軍的特殊任務—

伍必熙

我們一行四人乘了一輛貨車離昆明前往玀玀地。貨車的載重已達到了頂點，內有數桶汽油，足供一月用的粮食，一包信件，一大包中國法幣和被褥等物。這數百萬法幣是用來做一件特殊工作的一部份經費，去交給駐在西藏和玀玀地的美國兵士們的。玀玀地是中國西北部一塊未開闢的土地，居民是一種兇蠻的民族，稱為玀玀族。他們頭裹黑布，以刼殺為兒戲。這些玀玀人和西藏人畜着許多馬匹，前往那裏的美國官兵們便是去向他們收買馬匹的。中國的公路很少，尤其是能行駛重噸運貨車的公路，所以亟需用馬匹來運送前線需要的物品。

我們的軍事任務便是馬匹的交易。且莫輕看了這任務，以為這僅是持了大把的鈔票毫不經意地揮霍。馬匹和槍械是玀玀人的兩大至寶，不用手段，他們是不肯輕易放棄其一的。

買馬交易酋長操全權

進行買馬的第一步工作是入境與當地的長官接洽。這裏的長官操生殺之權，是最高的權威，所以須先通知他，請他宣布美國人去的目的。然後那些畜馬者便絡繹而來，並且請來了一位「買亞札」——掮客。交易都由他為居間人，並不直接與畜馬者進行。如雙方意見相合，「買亞札」便叫一聲「買依拉！」——成交！若賣主答應，掮客便將馬韁放下，交易乃告完成。「買亞札」和畜馬者都是很難對付的。主持大部份交易的卻爾斯愛勃茲少校說他常化費三四小時之久才購得一匹馬。有時候紙幣簡直不生效力；玀玀人都寧願取得銀塊，對那些「花紙頭」不甚感興趣，所以兵士們常煞費心機，設法獲得足够的銀條來做交易。

西藏人卻不然，他們寧願以物易物，不得已時紙幣亦可。他們所要的物品常使兵士們頭痛，因為他們的要求隨時習而轉移，捉摸不定。有一時期，他們要黃色的氈帽，甚至願意用最好的駿馬來易取一頂黃氈帽。管理這任務的丹尼爾麥倫上校乃專程乘飛機去覓取，雖然他僅獲得幾頂黃色軍帽，但已在這風氣轉變前易取得幾匹馬了。

下面是我和購馬的同伴們同行的經歷，由此見到了買馬時的一斑：

一切事物使他們驚異

我們先乘卡車抵一小鎮，那時是上午九點鐘，小鎮上已擠滿了好奇的羣衆，爭先來觀看我們這些陌生人。他們百餘人一擁而上，圍住了我們的卡車，自動幫助我們將物件搬到預先準備好的騾馬背上。我們正要前進時，驀地有五六個人上前來握了我們的手臂領我們到一間幽暗的斗室中。他們取出一隻黑色酒壺，斟給我們每人一碗最好的米酒。這是在特別節日時才飲的，酒性極猛，但當我們略沾一沾唇後他們又立刻將碗斟滿。接着又送上了許多盆食物，進食時且不斷的乾杯。好容易這裏的宴會才完，我們又被另一羣人簇擁到另一小屋中。這樣過了二小時後才又上路。黃昏時始到達我們的目的地——玀玀村。翻譯官王君立刻向他們闡明來意，且告訴那些玀玀人我們帶了銀子來交易，還有不少送他們的禮物和藥品。那些玀玀人聽了便帶我們到酋長的大廈中去，一霎時便有大羣的玀玀人將我們團團圍住，急於要看我們這些「美國」人。他們對我們凝神而視，然後竊竊私議；甚至上前來撫摩我們的皮膚，察看我們的頸項，手腕，足踝等處，且逐一的站立在我們身旁和我們一較短長。在看見我們的手錶和小刀時，他們都驚異不止，但他們最注意的是我們的槍械。

射擊比賽獲得了信任

如此的察看了一番後，他們向王君建議來一次射擊比賽。愛勃茲少校允如所請。於是一個玀玀孩子便將一塊瓦片放在約三百碼之外的小丘上。酋長先射擊，他共發五彈，但都未中的。愛勃茲少校繼之，他實彈後加以描準，一

發卽中，將瓦片擊成粉碎。所有的玀玀都歡舞起來；無疑的，我們已獲得信任了。

那些玀玀們當晚殺了兩頭牛作爲晚餐。進食時約二十人圍繞成一圓圈，每圈的人在同一隻巨鉢中取食。他們進食時可算是世界上最大聲的了，二百多張嘴都「嘖」「嘖」的辨着味，簡直像蕩漾的湖水沖擊着一羣停泊着的小舟一般。他們並不邀我們同食，但送了些生的牛肝和牛胃給我們。

大宴完畢後，酋長到我們的住所來答訪。侍從們攜來一大壺米酒，放在酋長脚下。因爲少校想趁此機會先和他進行一筆交易，所以我們都參加飲酒。交易很順利，爲要諷示那些玀玀我們是專誠來買馬的。

交易還在進行時，我們室中又擠滿了玀玀。成交之後，酋長第二次進膳；他們便趁機注視着我們。這次酋長用筷子取食了，同時還請我們吃了些牛肉和豬肉。

並不相信地球是圓的

當王君說我們數日後卽將回去時，酋長堅留我們多躭擱些時候，最好能教他們一點美國的習慣和言語後再走。他們不斷地發問，要知道美國和世界其他各處的情形。但他們還不確知地球是圓是方，當我們說及地球是圓的，且在不斷地轉動時，他們要我們用事實來證明。在他們想像中，如果地球的確在轉動，那末人爲什麼不會跌下去呢？江河中的水爲什麼不會傾覆出來呢？他們且以爲酋長所住的三層樓大廈是舉世無匹的大建築了，所以當我們說及紐約的摩天樓時，他們認爲荒謬絕倫，不加置信。

這一晚的玀玀盛會終於結束，我們才如釋重負似的獲得安眠。此後數日中，他們的好奇心仍有增無減，我們亦趁機觀察他們。我們都覺得玀玀女子是相當美麗的——但祇是指她們的面部和手足而言，其餘各處是不能看見的。他們對於洗澡一事的觀念大約和西藏人相同，那便是終身祇洗三次——出生，結婚和死亡時。所以他們手上的汚漬好像多年未洗過一次。

隨着交易的完成，我們的任務亦告終了。於是便束裝而返，帶回了那玀玀的禮品——生的牛肝和牛胃。

遊興方酣
苦患頭痛
時懷此藥
永保健康



專治一切
兇險頭痛
風火牙痛
神經疼痛
逢痛必止
功效神速

上海 百中堂藥房 監製

總發行所
上海西藏南路一四二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歐美采風記

(五十四)

沁明女士

海濱兩月記

(六月一日)很早起身，看看氣候還好，穿件單衫，罩上薄大衣，和房東太太同出門，覺得身上有些微寒，她飛步向前走，我也不得不努力跟住她，時候果然遲了，居然趕上汽車，登車卽發動，車頂敞開，太陽出現時也還不覺得冷，給雲遮住了，便覺風颼颼的，吹得頭脹痛；車過倫敦的西南角，市容很落拓，城內的平民住房，式樣不雅觀，及離開市區，郊外的公路，兩旁有樹有花，景物就悅目多了；碧綠的植物，能沁人肺腑。兩小時半抵 Brighton，這海濱的遊樂城和美國的 Atlantic City 的情形大同小異，可是建築很醜，一排排灰色的房屋，一根根黑漆的煙囱，沿着山邊，遠遠透入眼簾，叫人生一種不潔淨的觀感；地方上不登大雅的形色很多，趣味不高的如印度宮殿式的建築物一座，為以前某攝政者所蓋，實在不敢恭維；海邊有許多長橋，上面雜陳着各種低級趣味的娛樂，但這些遊戲場中往來的人並不多；我們沿海濱馬路走着，計分三道，一層比一層低，另有電車及公共汽車，我們走最上一條，向東去，見各種房屋式樣不甚美觀，東頭比較清靜，及到沙薩克斯場轉灣，有一座很好的花園，因是私家的，由房東太太向她的友人借到鑰匙入內約略瞻仰；我在等她的時候，舉目四望，見某家陽台上躺着一位女子，正在晒日光浴，像是一絲不掛，倒很開通！很整潔的街道中，到處是狗屎，令人憎惡之至，這種難受，不曉得他們自命文明國的國民會有同感否？從花園出來，便到最下一條傍沙灘的大小石塊上坐下，吃些東西，這時的太陽似乎尚在迴避我們，身上發冷，吃完後就走到附近新造成的游泳池去參觀，很摩登合用。繼乘電車去逛熱鬧市區，坐公共汽車到 Lalmer，這裏的小城，建築較為整齊新穎，拜訪一家人家，住着姊妹兩個老小姐，有很美麗的花園，我們就在帆布椅上坐下休息一會，陣陣花香撲鼻，陽光較為和暖，不覺睡去，醒來已是三時，祇見一個男子在整理招牌，上書「Teas」字樣，幾個女子或在修草，或在掃地；這小小花園中各種鮮豔花卉，不下數十種，頗茂盛，最耀眼的要推罌粟花；花叢中陳設着幾張桌椅，預備路過的客人來賞鑑，坐着喝茶休息；面臨汽車公路，背為鐵道，地點適當要衝，相當的熱鬧；車輛稀少的時候，寂靜異常；周圍古樹參天，鳥語花香，够享福的；起與房東太太同去訪她的朋友，在鄉村禮拜堂前遇着，男的是英人，面貌很特別，耳前的鬢腳留得似刮子形，眼睛下垂，嘴是灣的，面部似乎吊在一團老打不開的神氣；女的則夾種法國人，滿面雀斑，額角頭上的電車軌道頗密，兩隻小眼睛對擠着，尊容也不討人歡喜，還愛說話，喜賣弄自己的小聰明，好像有些瞧不起人；我們同到附近的「吉潽賽人營地」(Gypsies' Camp)去看看，這類遊牧式的浪蕩民族多半住在車內，我登車內望，祇見東堆西塞，到處是滿滿的，有床，有火爐，有碗盞器皿，以及各種雜物；婦女身上帶着首飾，金耳環，項練，戒指，或用一對金鎊做成別針，大都很笨重的式樣；此外窗簾，花瓶銅壺也應有盡有；有的還養着一只芙蓉雀，車內外插着鮮花，却楚楚有緻，儼然臨時家庭；我見兩個小孩，給了他們兩個辨士，據說他們也做生意呢！以前我腦海中浮着一個印象，以為Gypsies都是極狡滑的小偷和騙子，因為美國人有一個"SLANG"的字眼，欺詐人謂之"Gip"大約是說 Gypsies 今日在東，明日就去西，流動性很大，並見他們不事生產，故而不顧名譽，不惜做下賤的勾當，用此字來代義，現在我看這些人，雖清寒，然也不致於甘心犯罪，可見天下事不可抹煞作一概論！繼到附近的農家倉房去看，據告是用來堆放玉米的，農人所擁有田產的多少，可由他倉屋的大小推算得出，佃家對地主的關係是繳納他收成的十分之一；這間 Barn 內容很大，全用椽木柱子，看上去似乎已壞，但據農夫說這些柱寸的壽命長着咧，儘管百把年下去，不致

於坍倒；房東太太對於農事也談得上，和農人們談得非常入港，倒看她不出，像是個書呆子，這盤經也在行！什麼化學肥料，什麼新式烘草機，原來都由報端看來，現在該由她說得天花亂墜了！此區內有低原，(Downs)，有小村莊及森林，風景殊佳，遙矚一片綠茵如氈，似乎是平原，却有起伏；低原的土質全是鉛粉(Chalk)，無泥無石，但異常堅韌，有許多小坟似的土堆，裏面盡是野兎窩，長青草的地方，可作畜牧用，然沒法耕種，野花遍地，頗盡秀美之緻，三五牛馬很恬靜的站在滿是山楂花的深草中，搖頭擺尾，顯得悠然有趣；走上山頭看陳舊的積露池(Dew Pond)，頗帶古意。這些是大自然的畫景，未經人工渲染，故天眞尙存，與普通的名勝區域不可同日而語了。回到鄉村中，走至一家鐵匠舖外，我已是兩腿發酸，倒是不如她們洋人脚力健！由愛力斯君駕車送我們回至Lalmer，在先前的茶館店內坐下喝兩杯茶，吃幾塊麵包，此時既乏且饑，得稍休息，眞像天堂，愛力斯等自返，我們此時一人手中一把野地採的鮮花，果然和家花不同，自有其特色，即坐火車回倫敦，抵站已十時。

（六月二日）在倫敦租賃很講究的私人汽車，可向Daimler Service辦到，這家出租公司都是大號的轎車，由着制服的車夫駕駛，如果有重大宴會，簡直分不出是租來的或私有的；大約的行情是：每日兩小時在十五英里以內爲一鎊半錢；四小時二十五英里以內是一鎊另十五先令；八小時五十英里以內是三鎊；十二小時一百英里以內是五鎊十先令；十六小時一百五十英里以內是八鎊，每超過一英里加一先令；如在晚間則由六點起至午夜限廿五英里爲一鎊半；如按日計算，由兩天至六天以內，每日不超過四十英里，則每天爲三鎊；一個禮拜內的總程不超過二百五十英里則每天爲二十鎊；論月如不超出八百五十英里爲七十鎊；照我想也還不算太貴，但視個人需要如何，方能量衡是否合宜。

晚飯後，到皇后堂去聽 Arturo Toscanini 指揮英帝國廣播公司交響樂隊的音樂會，這是倫敦一九三七年度音樂節(London Music Festival)的第三次貢獻，由樂隊領班 Paul Beard（他自己坐第一部提琴的第一把交椅）率領第一部提琴二十人，第二部提琴十六人，梵啞拉十四人，低音梵啞鈴十三人，低音梵啞拉九人，小笛四人，高音笛三人，低音笛一人，高音雙簧簫四人，Cor Anglais三人，麻梳風及 Bass Oboe 一人，單簧簫三人，又Eflat一人，有簧管樂器兩人，低音喇叭五人，號角八人，喇叭四人，號筒喇叭二人，最低音喇叭二人，Trom Bone六人，Tuba 一人，Timpani二人，撞擊二人，豎琴二人，共一百三十人通力台演；這些演奏員在 Toscanini 的指揮棒下，格外當心，格外賣力，似乎替他合作，有無上的光榮，不敢稍爲疏忽；這種音樂眞動人，從頭至尾，沒一處不緊張，沒一點不刺激；托氏不用樂譜，全憑記憶，可是雖最細微的小地方，他也不讓牠輕易過去，他的本領眞大，比用樂譜對照着的指揮，還要週到，全隊打成一片就好像一個人在演奏，有的時候，我還覺得樂隊的隊員够不上他的程度，到最緊要關頭，儘管很鎮靜的跟，可是有些漲不出來的神氣；托氏本人固然滿頭大汗，隊員也有些急切，一個個的視綫集中在他身上，聚精會神的做到他們每個人應盡的責任；托氏的藝術水準高到極點，我當然不够資格批評，但覺他無瑕可尋，暢所欲爲，隨着音樂的自然發展，不慌不忙的將音樂輸送到聽衆的心胸裏，清楚而有把握(Grasp)，這就是聽音樂者無上的希望，能够將形，體，質，素，統統傳達出來，加上韻，味，神，情，無一或缺，不是聖手，焉能臻此佳妙境界？

開場節目是Rossini的Overture（意大利前奏曲），接着就是沉重的貝多芬第六交響曲，(the Pastoral Symphony)，寫成於1808年夏天，第一段就入主題，將「每天都是午後之地」的景緻，用和諧的樂調譜出；第二段的進行較爲遲緩，但得好整以暇的奇趣，到第三段始急遽，第四段的技術並不複雜，然而曼妙非常，最後一段轉回到全篇的中心節奏，依復是很寬敞而舒停。休息廿分鐘後，繼續演奏Brahms的"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Haydn，接着又是一個沉重的節目：Strauss的交響樂詩「基督的死與變容」，是他的至友 Alexander Ritter 所撰，這一曲與Strauss平時的體裁，大不相同，要演奏得傳神，確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

！托氏能很深刻的灌輸到聽衆耳膜中，這是何等興奮的事呀。

（六月三日）午後到帝國博物館的東方館去找些關於我國習俗的資料，翻了幾本書目，便至各處參觀，這是歐洲大博物院之一，著名的幾部搜藏爲：——(1)Sir Hans Sloane 的私人搜藏；(2) Harleian 手稿；(3) Cottonian手稿；(4) George 三世的搜藏；(5)Elgin Marbles 的搜藏以及許多其他的圖書與自然文獻古物之類；建築頗宏偉，每年參觀人數不下百萬；如果要想仔細的瀏覽，非幾個月不可，大致的看一遍，僅要知道牠的內容，可買各種指南，裏面備載非常詳盡；到大的閱覽室內，須有許可證，我弄到了兩張，進這圓廳內，見桌椅排列成圈，約可容五百人，印成的圖書目錄計有1400部活葉裝訂本；窗上的彩色玻璃繪着英國文學中二十位最有名的人物，藏書四百萬卷（帝國內任何地方，凡有出版新書，必送一本至此），書架計長八十英里，每年圖書的增加率約爲五萬本，每日的讀者約七百六十人。至於博物館部份的門類，那就多了：（1）羅馬人廊（2）古希臘及古羅馬室（3）考古室（4）Ephesus室（5）Phigalean室（6）陵墓室（7）Nereid室（8）Assyrian室（9）埃及室（10）Nineveh廊（11）上古時代之英帝國室（12）裝飾用金屬版，錢幣及徽章室（13）Terracotta室（14）希臘與羅馬人的生活（15）金裝飾品與寶石（16）銅器（17）瓶罇（18）埃及古物室計五大面（19）Babylonian室(20)人文地理室(21)亞洲沙龍(22)基督敎初期(23)鐵世紀廊(24)陶瓷及中古時代古物類(25)愛德華七世的圖書館（26）手稿沙龍（27）Grenville圖書館，搜藏之豐富，令人嘆觀止也。

（六月四日）晚到皇后堂聽托斯卡義尼的音樂會，節目如次：（1）Vivaldi的Concer to Grosso in D Minor完全是絃樂；(2)Shostako Vitch的交響樂，是這位俄國作曲家破題兒第一遭的嘗試，頑意兒很不錯，不易聽到；（3）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樂 in E Flat (Erioca)，頗見精彩。

劍橋之遊

（六月五日）晨間與張福運先生約定明天到劍橋去，便告訴吳佩珉女士說明明天不能到她家去喝茶的緣因；修陪徐謝康先生出外購物，約好晚在北京樓吃飯，並有施正信君，飯後到"ThePlayhouse"看 Nancy Price 所主演的舞台劇，名"White Oaks"是坎拿大女作家 Mazo de la Roche所寫，說一位老太太活到一百歲的高壽，性情脾氣很像我們國內許多老太太，是一個舊式家庭中的專制主宰，由卜賴斯女士演得頭頭是道，充分描摹她的個性和內心蘊蓄，刻畫之細膩動人，十足的將劇中人的勇氣，果毅，頭腦冷雋，胸襟廣闊及富有幽默觀念種種特性都提綱挈領表演出來，上了年紀的人，自有她可愛的地方，不過總不免有些古裏八怪的脾氣，這位老太太雖免不了有些乖戾易怒，煩燥好動，可是絕對的有主意，有生氣，她的精神永不爲任何情形所動搖，她的果幹爲年事較輕的人所不及；卜萊斯女士演來，有生有色，她的內心表情是超越的，她的精力格外强，不但能演戲，也會編導監督；她創辦『國民的戲院』運動始終努力不懈，理想頗高，藝術水準駕乎一般之上，且實事求是，是英國舞台上的一位傑出人物；『王寶川』一劇在倫敦搬上舞台，能轟動一時，她的厥功甚偉，因爲她的藝術爲觀衆所服膺，對於一切微妙的小地方，從來不肯稍爲放鬆，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無不發生絕大的效果，所以一個劇本能接連演三百餘場之多，而自始至終，賣座未嘗稍衰，這是舞台藝術到了登峯造極之境，誠然偉大！

（六月六日）星期日，一早到利佛浦車站與金君及張福運先生會齊，張先生先到巳購頭等車票，修買的三等，祇得臨時補價，抵劍橋站時，金女士來接，在公共汽車上看見黃作霖與黃光甫兩君，向他們招手，黃光甫君飛奔上車，黃作霖君未追趕上，就約定在前面菜場地方聚首，還有其他幾位中國同學，成羣結隊到校園的各處去參觀，地方十分寬敞，景緻異常秀麗，許多富有歷史價值的校舍，建築古雅，英皇學院的禮拜堂，尤爲典爾。後河的風景更美，走過一條橋"the Bridge of Sighs"，據說是紀念會在該校肄業的地心吸力說發明者牛頓的，河內小船中男女學生或穿着浴衣在晒太陽，或在撐船，有的在河岸草地上躺着看書談心，有的在徐徐散步，那種閒情逸致，飄飄欲仙的舒適生活，令人心嚮

往之，可惜學校生活已成過去，否則定要設法來享受這種清福；牛津與劍橋兩校肄業的中國同學，將來在我國社會中亦自有他們特殊的地位；繼到圖書館參觀，外表壯觀，內容燦爛，洵修業者之洞天福地；隨到牛漢學院訪譚韻女士，她穿着長褲，在臥室內修理指甲，狀似十分安嫻，確是這嚴肅最高學府中所不易多見的風光，在她房內小坐，並在陽臺上攝影以留紀念；一行人當中有一位同學，新自德國來，僅知他是福建人，却忘了請教他的尊姓大名，還有一位，道他是居覺生先生的公子；那位福建同學因修是湖南人，譚女士也是湖南人，問我是不是湖南人，因他有三個女朋友，全是湖南人，我的像貌和她們有些相似；談笑一會，同到一家已有三百年歷史的老吃館吃飯，這家飯館的樓下有服飾店，櫃窗內陳列着身懷六甲女『模特兒』的標本，這却是初見！飯後參觀三聖學院(Trinity College)，規模很大，我們連飯廳及廚房都看到，順便去找席德懋世伯的兩位學生公子，他們這一對雙胞胎形影不離，非常親愛，一舉一動很有些相似的地方，他們住的公寓為一套三間，浴室，臥室及起坐室，寬敞舒適，稍坐，即同黃君與金女士去喝茶，張先生患腹痛，有綠茶解渴，居然痊復，談特使團來英的軼聞瑣事，如在孟賓(Bombay)的款待如何，在開羅(Cairo)和藍浦森(Lampson)公使怎樣舊雨重逢，以及抵倫後在飯店內的許多佳話，增長見聞不少。六時許同到河上去撐船，八個人分兩艘，這"Punting"的頑意兒，用長桿撐平底船是劍橋的一種風氣，沿革已久，頗有趣味！水波不揚，岸旁花草樹木殊極秀麗，各人輪流着撐，却不是很容易學會的一種技術；氣候適宜，留聲機風送來幽雅的音樂，看見兩岸躺着出神的青年男女，令人陶醉；至七時四十分始坐公共汽車回火車站搭乘八時廿七分的車返倫，在餐車中吃晚飯，約一頓飯時，便到了；這一整天的游樂，堪稱美滿。

（六月七日）今日寫成一篇短文，題名『飲與食』，又到博物院去找尋資料；蘭開斯特大廈(Lancaster House)舊稱施塔福大廈(Stafford House)原是沙德蘭公爵(Duke of Sutherland)的城內寓邸，直到1912年，這倫敦最大貴族府宅之一，改為博物院的館址，當年維多利亞女皇及許多歐洲的君主，政治科學及其他著名人物，都在這裏受過招待，所以內容豪華，有過社交生活顯貴的歷史，今變為倫敦各時代沿革史的陳列館，可說再恰當也沒有。倫敦的歷史基礎，約分以下幾個時期：——（1）最初的人——古石世紀；（2）新石世紀（大約是紀元前三至二千年）；（3）銅世紀（約二千至五百年）；（4）古鐵世紀（約紀元前五百至紀元後四十三年）；（5）古羅馬時代（四三至四一〇年）；（6）盎格羅薩克遜時代(四一〇至八〇〇年)；(7)槐金（The Vikings 八〇〇至一〇六六年即惱威和丹麥，海中探險的民族）；（8）腦門(Norman)與中古時代（1066—1485）；（9）丟多(Tudor)時代（1485—1603）；（10）施都華(Stuart)時代（1603—1714）；（11）喬奇恩(Georgian)時代（1714—1830）。以陳列的物品分野，則有下列各部份：——(A)印刷品：內有地圖，繪畫，攝影及其他印成品，都是關於倫敦的參考資料(Topographical Records)；(B)建築模型與標本：內有準確精細的縮影，皆倫敦著名建築物(Models and Dioramas)；(C)金銀室：各種首飾及皇家珍室 (the Gold and Silver Room)；(D)皇家室：帝皇后妃的服飾及其他，最著者如加冕時所着的衣冠；(the Royal Room)；(E)服裝廊：歷代的袍帶衫帽等(the Costume Gallery)；(F)其他搜藏：如『小孩部』("Children's Collection)，如國會古物部，如舞台部，如車輛部等，都是倫敦歷史中有價值的參考資料；進館參觀，每逢星期二三四，須化六辨士購門票，星期一五六日則免費，十四歲以下兒童概無須買入場券。

（六月八日）上午到銀行去詢問銀行存款的餘額，究剩若干，職員回答戶名屬於修，恕他不能告我，雖則他明知道我是他的妻子，也因他們訓練如此，不能告第三者，我也沒法再問下去；又去博物院看一天書，材料非常缺乏，需要的書又不能借出來，九時餘回家在無線電中聽 Falstaff 的音樂。

（六月十一日）今日添寫『父親』一文的後段，因為美國著名出版商 Simon Schuster 的編輯部寄來一信，請我寫『自傳回憶錄』（Auto-

Biographied Recollection）一類的東西，引起了我的興趣，又看 Mark Hauburg 的自傳，感覺愈是小的事件，愈有趣味，因此發奮忘食，到了午飯時刻，亦不知腹中饑餓；至晚始去看了一回電影。

（六月十二日）上午修去打網球，晚出外請客，計到施高塔朱如堂徐謝康張禍運于望德胡瑛諸先生，菜還算好，酒也不錯，計用 Hock, Sherry, Port 及 Whisky 四種，都是修自己到酒行去挑選的，「霍克」是用白葡萄做的一種德國酒，很淡，夏天飲之，尤為相宜；大家談笑得十分高興，于君是于右任先生的公子，沉默寡言，他的夫人却很擅長交際。

（六月十三日）上午陪王滌小姐同至沙華飯店訪朱如堂先生，本約定午後去遊 Greenwich，我因雨作罷，祇有修和江鴻治君兩人同去，這個小城有特殊的意義：照英帝國憲法的理論來說，舊時所有屬地都隸於這個皇邑管轄範圍之內，美洲合衆國為獨立而戰時，他們的口號是反抗「沒有代表權的徵稅」，但在下議院中，那時已有KENT的議員，實則美國殖民地也已有了代表，不能謂有充分理由來辯訴此點，當時下院中爭執頗烈。這地方最負盛名的名勝就是佔地二百八十五畝的公園，在園中心的山頂上有一皇家觀象台（Royal Observatory），經特別許可，能入內參觀，每天準一點鐘，有一隻「報時球」就會放下，標準的時刻由此地拍電通告各重要城市；所謂「子午線」(the Green Wich Meridian）者，更是全世界各地時辰在經緯度不同點量衡的起點，在觀象台大門北面不數碼的地方可以看到，這是與航海者最有關係的重要參考資料，使他們可以確定他們在海洋中所處的地位和方向；此外，皇家海軍博物館(Royal Naval Museum）有許多航海探險的珍藏文物及史料；醫院中一幢畫堂(the PaintedHall)，內有 Sir James Thornhill的許多傑作；據江君說，如坐汽輪去，則來回沿途的風景，很美觀的。

（六月十四日）晚應朱如堂先生邀去沙華飯店吃飯，同座有施高塔及李德熵兩位先生和他們的夫人及徐謝康先生，這飯店非常時髦，來就餐者多漂亮的上流社會人物，酒菜不用說，自然講究，不過表演（Floor Show）的女子說不上妙齡，也許英國女郎不多盛容豐翦的，至於伴舞的女子也不見有什麼好看的，倒是男舞伴（Gigolos）還長得俊秀，美國來的中年婦女，隻身來遊歷，丈夫在國內自尋他們的樂趣，妻子住大旅館中未免寂寞，如果實在嫌懨氣，不妨找這班人來尋尋開心，年輕小伙子臉兒生得漂亮，又會說笑，討年事已長的婦人歡心，也可解悶；朱先生素來講究吃的，當晚的菜，經他慎重選擇，先是蜜露瓜（Honey-Dew Mellow）湯，龍蝦帶蘑菇，烤鷄，葡萄酒與香檳，接着是婆羅蜜新鮮楊梅加奶油，小杯咖啡等；飯後跳舞，施先生身長六呎七吋，李太太則不滿五呎，施先生請她共舞時，李太太祇得一笑婉謝，我和他跳時便像大人國與小人國，也笑得不可仰的重復坐下，他大有鶴立雞羣之勢，全場中沒有可和他媲的；朱先生依舊談笑風生，講起他新近定做了一雙馬靴，侍者拿出走廊去擦時，忽給一位印度來的王爺(Maharajah）看見，找來請他介紹是何家所製；十二時大家盡歡而散，施先生等走後，我們同到朱徐兩君的臥房坐下又談片刻，始由李君駕車送我們返寓。

（六月十五日）上午修去送朱徐二位的行，我便到博物館去閱書，順便到倫敦大學內部去轉了一圈，該校包括以下幾個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King's College, Bedford College, the Queen Mary College' the L.S. E, the Medical Schools；正式的學生預備受學位的共總一萬三千人，其他旁聽或選修的約有七千人，校舍佔地十一畝，於一九二七年，由洛氏基金撥款興建堂皇富麗的校舍，附近還有其他的房屋如：（1）國民中央圖書館（2）大學聯合會堂（3）皇家戲劇藝術學院（4）歷史研究協會（5）大學醫院（6）Wellcome 研究學會等等。

（六月十六日）晚約劉念義君和他的兩位令妹在上海樓吃飯，下午巴太太忽來電話邀我去吃晚飯，因不能去吃飯，祇得於五時到他家，原來巴氏夫婦將赴德一遊，問我們有意同去否？我答應明天給回信決定；晚飯後我與劉君同去皇后廳聽 Toscanini 最後一次的音樂會，修則陪兩位劉小姐到恩派亞去看電影；音樂的節目令人拍案叫絕，觀衆無不興奮萬分，全部是 Wagner 的作品，所以大鼓後面又擺着大大小小六七種鼓

之多，其他敲打的樂器也不少，因他的交響樂多須應用響器，熱鬧時，幾乎全聽不到絲絃之聲；一開頭奏英國的國歌，我們不是英國人，何必起立？仍坐着，以後每曲方罷，掌聲不絕；劉君是劉鴻生先生的第二位公子，愛好音樂，程度很高，聽得也起勁；散後我們去接他們，同到茶店喝些冷飲，然後各自回家。

英帝國廣播公司(B.B.C.)對於音樂特別提倡，每季出版一本音樂節目指南，將這一季中三個月的預定節目詳細說明；當然這四至六月中的最重大貢獻是 Toscanini 的六次音樂會，其他由 Sir Adrian Boult 所領導的交響樂會，星期日音樂會，特別播音音樂會，特約的外界音樂會，個人演奏，近代音樂，沙龍絃樂，大風琴獨奏，鋼琴獨奏，音樂演講，也都是嗜好音樂者所樂於問津的園地，別的不說，在倫敦至少這一項『精神的食糧』是不會感到缺乏的。

（六月十七日）專誠在家等候巴先生來吃新鮮楊梅加奶油，午後忽接他的電話說他不想出來，問我能否取消他的『Order』，反而邀我去他家吃，我告訴他修不在家，等他回來再定規，於是他們祇好仍來我們家吃茶點，藉此商量同赴德國的種種問題，可是談了半天，我們終未決定，原因是坐他們的車，一切開支費用，我們無從估計，設法兒酬贈附乘的份兒，他們的路程，一天一處地方，排得非常刻板，我們也許跟不上，恐看不到什麼，究竟他們的觀點和我們不同，他們所感興趣的，我們未必以為有味，何况他們久住英國，隨時要去就去，不比我們機會很少，所以我們祇得心領他們的盛意；本想約定分路動身，在墨尼黑(Munich)碰頭，結果又猶豫起來，決明午打電話給他們作最後的答覆。

（六月十八日）午刻巴先生來電話，修告以如果能緩兩天到Munich我們可去，但他們的時間不能遲延，須到達彼地，方知是否可改變行程，約定到後通電報告我們是否能展兩天。五時三刻到King's Cross 搭車，預約的人有兩個未到，半途巧遇，同向 Aldershot 出發去看『加冕典禮中的軍事演習劇』(Coronation Tattoo)，車子老遠就得停下，因為此時途中，已是汽車接汽車的連貫不斷，車輛的擁塞，使素來以維持交通秩序最擅長的英國巡警，也沒法使之通暢，路旁停着的車輛已不少，連步行都有些『行不得也，哥哥！』之感；沿公路有許多新式的建築，工廠亦復不少，看見瑪麗老太后的汽車，因為她去舉行開幕儀式，所以有四輛機器脚踏車的警察替她開道，後面一輛很大的 Rolls-Royce，裏面端重的坐着一位穿白皮大衣的老太太，神采赫奕，嚴肅雍容，頭帶白帽，倒不顯蒼老，後面跟着一輛車內坐的侍從；我們九時半始進會場，因不識路徑，買的有頂蓋的座，誤走進了露天看台，夜露濕椅，時已開演，對付着坐下，場中極強烈的燈光照着大地如同白晝，表演的節目非常精彩，可惜脚底下有些寒冷，身上穿着厚大衣，也不覺暖和，看完已是十二時敲過，趕快去找車，出門時又為老太后所阻，尋到約定的地點，車中人已齊，即趕快發動，駕駛的車夫說他每年驅車來看Ta.too，總是搶先回倫敦，已有五年是第一個回城，今年還要保持這紀錄，因此疾馳當先，在大雨滂沱中，趕到Euston，我們下車改乘 Taxi 回家；這每年一度的表演和以前英皇喬治五世登基念五週年紀念時在上海跑馬廳所演的情形有些倣佛，不過規模盛大得多，如在倫敦，確不可不一看！

（六月十九日）倦極，十時半始起身，施正信君來亦未晤及，午後到麗琴公園內的瑪麗皇后花園去看露天劇場所主辦第五屆的夏季演劇；露天劇場的意義，在戲劇藝術上有重大的價值，因為沒有舞台，一切單憑天然的環境，也無所謂佈景，可是演員都是演莎士比亞劇的第一流人，經驗宏富，名氣頗大，是日的劇目為『溫莎的樂婦』，計分三部，有九人的絃樂隊，輔以樂曲，載歌且舞，表演非常生動；我們坐在草地上的帆布椅中，非常適舒，遇着黃作霖和金韻芝兩位也在看，休息時便邀他們喝茶談談，我們所感覺美中不足的只是地方太寬曠，聲音不能聚，雖勉強聽得清楚，究竟喫力，莎翁的劇，精彩洵在台詞，若用放音器傳達，失却好角兒念白本領的眞趣，這一層很難補救，否則可說是十全十美，將來在國內大可效法！散戲後經過玫瑰花圃，時玫瑰花盛開，種類良多，色香味俱佳！英人研究玫瑰花的培植，別有造境。晚至北京樓吃夜飯後返，早睡。

五五—五四〇

DDT解決了旅行的苦惱

周 尚

縱然，國家已榮獲勝利，而我們還掩不住悲傷，但畢竟國土重光，河山再造，斑斑血痕的大江南北與黑水白山都恢復了笑臉，呈現着活力，展開着雙手，歡迎流浪的人去欣賞、去玩味、去徘徊。創傷後的人心自應追着春光夏風，策杖尋幽，以舒胸中之憂。

在咱們祖國旅行，是樂事，也是苦事，檐枒老樹，遠山絕嶺，清風明月，片石孤雲，固然陶醉人，可是內地高曾祖考的生活，天上飛滿着轟炸機似的蒼蠅蚊子，地下佈滿着坦克車似的臭虫蚤子，成天整夜鬧得你發昏，還有什麼心思賞心悅目！不特此也，蒼蠅是霍亂、傷寒、痢疾的媒介，臭虫傳染回歸熱，蚊虫使人生黃熱病，登革熱，象皮病和瘧疾，蚤子與斑疹傷寒又結不解之緣。

好了，DDT發現了，旅行不怕了，那些害虫不難解決。這藥已有大量的生產，廣州南京都已噴射過，不久的將來，中國可普遍應用。價格很便宜，施用極方便，假使有機會的話，旅行的人不妨隨身攜帶，以便撲滅這些害虫。

DDT為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的縮寫，是一種化學品，由一個德國科學家在一八七四年所發現，但他僅記錄了它結構上的敘述，以後便藏夾起來遺忘了。六年前光景，瑞士傑琪公司(J. R. Geigy Co.)製造一種出品叫作 Gesarol，在廣告上說明它為殺滅倉庫場蒼蠅的有效藥劑，并稱它的原素係德國的化學品。由是觀之，它完全為德國和瑞士的貢獻物。當時沒有一人能想像得出它所含的成分。又因戰爭關係，無法將這藥方或任何的智識傳遞，祇是一種故事輾轉地傳說吧了。

時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獲得了美國陸軍武官的協助，以及懂得其中祕密的德國人不負責任的同意，一〇〇磅的Gesarol由船運到美國。一個瓶裏裝着五十公分可貴的無色無味的細粉到達這實驗所首席化學家瓊斯(H. A. Jones)那裏。自然，這瓶今成為福六立達州喔倫杜實驗所(Orlando Laboratory)最可驕傲的紀念物了。瓊斯從一百公分中提鍊出了半公分純粹的結晶體，在商業的出品上只有百分之五的化學物尚未洞悉。他把它記錄於黑色的簿子上，書明第一五〇六號，意思是自喔倫杜實驗所成立八個月以來，這次是第一千五百零六種新的材料。隨後他將神祕的結晶體送達馬里蘭州柏爾次維爾(Beltsville)農林廳實驗所赫雷博士，(Dr. Herbert J. Haller)以便共同研究。

專家赫雷的艱苦職務在辨認化學原素，并尋求結晶體的成分，如何組成，如何混合在一起。沒有這種智識則不能製造一公分的這種藥物。

差不多不到二個月的研究工夫，赫雷博士終於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完成了使命，認出了第一五〇六號的材料，於是撰寫了一個報告，說明2,2-bis (Parachlorophenyl) 1,1,1 trichloroethane，它的整個名稱老早已知道了，可是被忽略了！它的名稱即係上邊所述的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迨後，由外交的路徑坐實赫雷博士的研究與瑞士的方程式相一致。像這樣的湊巧中的，這個化學家遂造成科學上的發現而獨立成功DDT。赫雷博士的創造工作給予美國軍隊在時間空間上頂需要的幫助，救活了無數美國士兵的生命。同時還該致謝喔倫杜的同事，他們是首先發見DDT眞正的潛伏能力，早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作祕密的試驗。

在戰時祕密法令嚴格的執行下，DDT的奇異新聞終於在北非、那不勒斯(Naples)、山板(Saipan)戰區內洩露出來。在這個新聞後面却不讓人知道，可是民衆們怎會遺忘這個印象呢。一提及魔術似的三個字母，馬上接一連二的想出它們的神蹟。結果，DDT被探悉像神奇的仙藥，它將消滅世界上所有的昆虫，可肅清昆虫所生的全部疾病，同時將根絕咬傷、搔癢、刺痛的苦惱。像這樣的說法，自然未免言之過甚。

事實上DDT是一個慢性的劊子手；它不能殺死所有各種的昆虫。更進一層說，許多農業上疫病，它是愛莫能助的。不過在另一方面瞧，它對農業害虫發生威力時，那眞太好了。當它殺滅為害農作物的昆虫時，有一點令人可慮，即是對於害虫和益虫將不分皂白的同遭其殃、例如傳遞花粉使得結子的有益昆虫，一遇其鋒，亦同歸於盡。它具有致命的毒性，許多下等動物如鳥、蛇、田雞和魚也受生命的威脅，是故應用此藥時，宜有分別的限制。

淮南子曰，「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DDT自亦有其瑕疵，但經過數千回的試驗，使保守的科學家承認它蓋世無雙的價值。它也許不是使世界無昆虫的唯一藥物，它却能釋放人類家庭害虫的煩惱，并救濟大多數農作物損壞

的經濟苦難，出門的旅行家備此，自能高枕無憂。跳蚤、蒼蠅、身蝨、蚊虫、臭虫、蟑螂、日本甲虫和歐洲穀類鑽穿虫(European Corn Borer)捧到了這藥，卽無機會抵抗得住。

在二年半的試驗時期，證明DDT對於家庭的害虫確有不可非難的威力，喔倫杜實驗所所長奈潑林(E. F. Knipling)說：「根據各次試驗，DDT對人類醫學上任何昆虫，未嘗失敗過。」

從這事實上，遂令美國預防醫藥主任辜蒙司徐軍少將 (Brigadier General James Stevens Simmons)依照了戰績記錄說出下列一段話，「DDT是戰爭對於世界未來健康的最大貢獻。」

DDT含着三種天下無敵的特性，此所以與其他各種殺虫藥不同的地方。其特性爲：(一)它能殺死更多種類的昆虫，爲其他任何前輩殺虫藥所望塵莫及；(二)它的功效或殺虫的比率常到最高度；(三)它的剩餘威力或最後的威力能延長得非常之久。

講到DDT特性，我們對於這藥的發明人，不得不另外看待。世上沒有蚤子便沒有斑疹傷寒；沒有按拿斐雷蚊或黃熱病蚊，瘧疾、登革熱和黃熱病怎會出現？普通家蠅攜帶的病菌至少傳染三十種疾病，最著者爲霍亂、傷寒、痢疾，每年要殺死無數的人民，單以美國一國論，年被蒼蠅致死的達七五，〇〇〇人。DDT鐵石心腸，毫無慈悲心，決不饒恕蚊蠅等生命。現已證明，它能撲滅蚤子、蚊子和蒼蠅爲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百。

八九年前，耶魯(Yale)大學一個悲觀而有名的教授對於蒼蠅帶着創傷的心情說，「驅除它們是如何的失望啊。」他對於蚊虫也吐露這樣一段話，「它們是絕對的討厭，該加以消滅，但看來永無辦法。」

一九四四年五月，喔倫杜實驗所作第一次大規模撲滅蚊虫的試驗。在美國稱爲「蚊虫首都」的阿肯色州司徒嘉德城(Stuttgart)及其附近十八方哩一帶地方內，每幢房屋噴射DDT。在整個夏季，這城區未洒過DDT的房屋，平均每幢有三〇九個成蚊，洒過的房屋每幢僅得三個。一次噴洒有五個月效力。

DDT影響蒼蠅的效果若何？在三年前喔倫杜周圍的牛奶和食物倉庫曾有試驗，祇要一次的噴射，這些倉庫的蒼蠅立刻死去百分之九十五。

攻打每種昆虫，DDT產生同樣的成績，這實驗所所長的助理麥克愛里司脫(L. C. Mc Alister)討厭其家中的蟑螂，乃在廚房和浴室周圍噴洒了一些DDT，自此以後，這些累人的小東西不闖進他的門限了。

有一天，某個陸軍軍營中來了一個遭難的信號。卽是戰士們抵抗臭虫的戰爭宣告失敗了。他們懇求要得一夜的安睡。這實驗所乃應用了DDT於兵舍的睡床，由此斷送了臭虫的生命，士兵均得呼呼入睡，再也不給失眠所困擾哩。

DDT未誕生前，軍隊中因蚤子所生的斑疹傷寒，死亡率自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七十。一九四三年冬，那不勒斯以DDT滅害了蚤子，制止了斑疹傷寒的流行。這是開歷史上的新紀元，名聞世界。嗣後盟軍的戰區就無斑疹傷寒的踪跡。人們的內衣只要放一次卽可殺死一冬的蚤子。無蚤子卽無斑疹傷寒。

喔倫杜的一件衣衫揭開了醫學史上頂戲劇式的意外之事。一九四二年，一件棉織衣袖裏放了不易走散的千分之五的DDT溶液，這實驗所內四十七個研究員中有一人繼續穿着這件棉織衣。每天早上放進一羣新的健康的蚤子於袖裏，而每天早上見到前一日的一批蚤子業經死亡。到了第四十五天，那衣袖仍不肯饒赦一個蚤子的生命。喔倫杜的昆虫學家脫去這衣袖後，仍繼續地把新的蚤子送進去。等到第六百十九天，最初千分之五的溶液依然能消滅所有的蚤子，並無示弱的現象。

別種殺虫藥也曾表現過滅虫的能力，不過從威力的時間上看，DDT是最長最久，卽使頑梗的科學家，亦不得不承認它的神效。它的力量不在乎時間，而且不在乎水。衣衫上洒了DDT，經過八回的洗濯，猶不能動搖它的功效。

多謝有耐久性的DDT，遂致科學上發生驚人的奇蹟。一九四四年八月，盟軍攻擊山板島前，飛機裝配着特殊的器具遍洒DDT於這島上。助理外科醫師勃力司將軍(Raymond Bliss)自視察山板島回來聲稱，在未洒藥劑前，「這個太平洋的島嶼，昆虫成羣，遮蔽了全島。」他復報告曰，「現今要看到一個蚊虫止像找尋四瓣葉子的金花菜。」

一九四四年四月，實驗所殺虫調查處主任林桂司脫(A.W. Lindquist)赴巴拿馬叢林研究飛機噴射殺蚊的效驗。

應用飛機控制成蚊是醫藥昆虫學上首創的歷史，當這種實驗前，他與他的一小隊助手費了兩個夜晚計算每個蚊虫叮咬他們的次數，他們相信每分鐘每人被刺三十五次。第三個早晨，他們的飛機攜帶了「飛旋槍」(Flying FlitGun)噴射DDT於五十畝的試驗區內。第三夜，每人每四分鐘被蚊刺叮一次。

林桂司脫的巴拿馬報告震驚了整個的科學界，因此每個熱帶戰區，英澳的軍隊在隊伍到達前開始洒射DDT。一九四四年秋，數百加崙的DDT輸送入緬甸的曼大雷城(Mandalay)北部，在英國士兵行動前，作數千畝的噴灑，以的消滅人類虫類的敵人，結果，英兵患瘧疾的減少至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百。因此我勸旅行家不妨試用它一下吧。

海屋劍客羣

（四）

葉勁風

（五）

自從我四點多鐘匆匆走出旅館之後，那位寶貨先生，可仍舊坐在我們房裏，對管氏兄妹，嘮嘮叨叨，東扯西拉；翻出許多大名頭的人物，問管氏兄妹認識不認識。只要說不認識，他總要說明那人與他來往的如何親密。他又把他民衆教育計劃的大政方針說了許多，並且說中國倘若不採用他這計劃，民衆教育就無法普及，民衆教育不普及，中國必亡。

看看四點半了，紹華實在不耐煩了，便用了一個小計——溜到旅社外面，借了一個電話，叫侍役告訴他，說有人要來找他，叫他等在房裏候着。殊不知事也眞正凑巧，果眞就有人來找他了。紹華在街上看了幾家店面，又買了一些水菓，覺得太熱，便往回頭走。剛剛快走到旅社門口，便看見四五個人，也有中裝，也有西服，擁着這位寶貝，往西頭走去。

紹華先還好笑，怎麼一個假電話，倒弄出眞事來。回到房裏告訴紹裘，正說着的時候，猛然心裏一動，想起那個寶貝，出旅館的時候，並沒戴着那副深度茶色眼鏡，兩隻眼睛瞇着，一副苦主像。下台堦的時候，一探一探，生怕跌着了；並且他身旁有一個人似乎摻住他的臂膊。紹華一疑心，同紹裘兩人再一參詳，愈說愈覺不對；紹裘這才主張追上去看看。來不及取衣服換，忙着掛上手槍袋，罩上一件長衫，就趕下樓來。問了賬房幾句話，知道來人說是接他上山去。又問明上山汽車車站的去路，正和紹華說的方向相同，便決定往車站追去。出門跑了兩步，又回頭從手槍袋裏摸出粉條，在旅舍門框上做了符號。

好在那一行人，因要遮掩人家眼目，假作鎮靜，所以走得不太快。紹裘沿着這唯一的一條馬路追着，不到汽車站，早追上了。本想借個事由，前去同那寶貨說幾句話，看看他的神色，也好斷定理想的眞確性。但紹裘是個極有心計的人，他們兄妹從前在上海有過多次經驗，所以他知道這一類的勾當，決不能魯莽從事，否則不是目的物遭了毒手，便是當場弄得不尷不尬，下不了台，換句話，就算失敗。要說到了這樣關頭，弄得經官動衆，更顯得自己沒有本領，也不像劍客的勾當了。

湊巧到了車站的當口，他們一面叫車，一面又加上一人上前攙住那個寶貨，情形極像上海綁匪動作，那裏是什麼邀請代表上山的行徑。紹裘看到這裏，已經肯定寶貨遭難了。這裏只有一個解說，還有猶疑餘地，那就是怕這位寶貨，來路不正，被××社發覺，因恐招搖，故此不動聲色，把他押解到什麼地方去囚禁起來。然而也不可不看一個究竟，於是找了相當地點，畫了符記，也雇了一部汽車，準備追跡。

紹裘的車子尾隨過了廟支鋪不遠，看見他們前面的車子，到了一個岔道，突然停住，一行人擁着寶貨下了車，辭去汽車，頭也不回，往岔道蹅去。紹裘這才十分肯定，那般人的行徑不正當，絕對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匪黨。紹裘的車子，本已越過岔道，只得令車夫倒回頭來，在廟支舖小站停住下車。匆匆打聽了地名，及岔道的去向，情形，便向車站借了長途電話，打到旅社裏。這時，我恐怕還在蓮花洞，而紹華又剛在幾分鐘前出了事，不在旅社裏了，所以只從旅社賬房口氣裏，得到一些囉囉哆哆不如意的消息。

還是回去料理自己的事呢？還是追踪匪人，保護寶貨呢？照理「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可是在我們「海屋」集團裏，就沒有這種打算；紹裘終於是佈置下了符記，勇往直前，去追蹤匪踪。他這時候，只有兩種辦法：如情形緩和，自然等待自己幫手來了，斟酌辦理；如看情形嚴重，那就只有單人獨騎深入虎穴了。

好在這裏只有一條鄉下大路，並無岔道，所以紹裘只在匪羣百碼後面，好像遊山玩水的模樣，行行止止。偶然碰着一兩個路人，雖是言語隔膜，還勉强交談一兩句，問問地名，扯扯野話。到了五點半鐘，走了約莫五六里路程，這才瞧見匪羣，岔入了一條小徑，朝着四五百碼外，一個三五家人家的小村莊走去。

紹裘覺得不好逼近他們，所以借着路邊樹叢，掩住身形，目不轉睛地吊着視線，直瞧着匪徒們走進村頭一所小院，推開院子門進去了。紹裘略略計劃了一下，在路旁一顆樹上做了符記，便大轉灣繞到小村的另一頭，掩掩藏藏，蹓到村屋後面。這裏一共只有兩所土牆的院子，院牆只有一人多高，冷冷清清連野狗都看不見一隻。四面一打量，只見一些義塚様的高土堆，雖有幾塊田，好像荒廢已久，連田埂上都長滿了亂草。遠遠地似乎有一條小溪圈住，打量着恐走不過去。近茅屋邊却有幾顆老樹。

圍着小村繞了一個圈子，却一點也看不出所以然來。回到大路上，很想就近找個人問問情形，便揀了一個有利地形，撩起長衫，坐在路旁一個土堆上，悠然自得地抽着捲煙。

這時太陽已經西下，正是我在蓮花洞勾當已了，乘車趕回旅社的時候，誰能料到紹裘孤另另一人坐在這裏守望呢？他守候了大半小時，才看見大路另一頭，蹣蹣跚跚地來了一個老太婆，白髮飛蓬，掛着一根拐杖。紹裘候她走的近了，才迎上路去問她的話。

這裏又是一段滑稽插曲。您想紹裘本是上海生長，除了上海方言外，只能操幾句三不像帶着浦東音的官話。這鄉下老婆子呢，想她這一輩子，也沒進過兩次城，那裏懂得方言？所以紹裘應用各種方法，打出各種手式，從新出了一身臭汗，也只串了一幕戲中的一個滑稽角色。兩個人越說越遠，又怕驚動了匪人，只得恭恭敬敬給老婆子行了幾個鞠躬大禮，才脫了身。

再待了一會，日頭已經下山，紹裘料想匪巢還不致別有行動，才打定主意，回到車站，預備再通一次電話。剛剛走到離長途車站不遠，看見紹華飛步趕來，心下大喜。兩人一碰頭，各人都有許多話要問，便轉到路旁亂墳堆裏，找了一個比較掩蔽的所在坐下，各人把經過的事，簡簡潔潔地說明，又互相研究了一下，決定了一個大略進行的程序，紹裘這才覺得有點餓了。

女子的長處，就在辦事細心，想得週密，一聽哥哥提到餓字，忙把帶來的一個小包打開來——幾塊餅干，幾隻香蕉，一盒香煙，一塊毛巾——遞給紹裘。這裏雖說離城很遠，也不是買不到果腹充飢的東西，尤其不是買不到香煙，紹華的行動，好像太婆婆媽媽，囉哆累贅，巴巴地從旅社裏帶出這些東西來，好像約好了哥哥在這裏聚餐似的。不知管氏兄妹，相依爲命，各人的特性和嗜好，都彼此深知。紹華就知道她哥哥絕對不敢吃外面餅餌之類的東西，尤其是夏天。對於香煙，紹裘也只認定一種，倒是恐怕鄉村眞的買不着。毛巾呢？那只是想到夏天出汗上頭，不得不帶上一條。

紹裘吃完了餅干，水菓，仍覺口渴，兄妹兩人折回車站，喝了兩瓶汽水，重又分手——紹華只在這一帶盤旋，守候着我，約定以夜晚十點鐘爲限，過時再要不來，就會合紹裘，到匪巢動手。

「多一個人，多一雙手，多一副腦筋；況且您又是舊地重遊，當然要佈置得周密些，不是嗎？」紹華笑着下了一個結論。

「這一着，您就算沒料到，小姐，……您沒想到，多了我這們個人，就算一個累贅咧……。」

當下我也簡單的把我經過的事說了一個大概，管氏兄妹聽了我那些見神見鬼的玩意兒，一直笑得沒停過。接着紹裘把預定的計劃，對我說明；看看已經將近十點了，紹華一躍而起，重新戴上軟帽，整理了一下手槍，把上裝穿上了。紹裘也站起來，一邊把小包兒掖在腰帶上，一邊問我：

「這地方很偏僻似的，到底有個地名沒有？」

「有的，」我忙告訴他們，「那個小村莊可不知道，依希記得那一帶叫『濂溪墓』。……宋朝的理學大家周濂溪，他的墳就在那一帶。

五五—五四四

這一條路，大約可以通到廬山尾的大路上。」

（六）

我的職務，是藏在一棵小樹後面，把守院子大門，不許人逃走，遇有必要，可以開槍打他的腿。打不準，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另外規定紹裘從後面進屋，紹華走前門。最大的目標，是奪回那位寶貝代表。萬一裏面人太多，防備得太周密，那就打算不驚動他們，當於連夜去關照××社，讓他們出頭辦理。不過照紹裘眼光，見到了的那幾個匪徒，都不見十分高明，防備也不見嚴密，除非屋子裏還另有其人，否則還不致如何棘手。

到了小莊院門外，那棵小樹底下，我們三個人站定，管氏兄妹回頭給我握一握手，他們倆也對着握了一下，算是一個衝鋒陷陣之前，行一個告別小禮。本來，像這一類冒險勾當，都是出死入生的行動誰也料不準事後的結果，當然需要一點儀式；表示我們站在一條陣線上，有個利害相關的意思。可是經這一來，頓時挑動了我一股悲壯的情感，大有易水蕭蕭的意味，不禁心下有些忐忑起來。我們互相握過手，只見紹裘一舉手，回身就順着土牆，向屋後奔去，身段十分伶俐，眞像一道輕煙，一點也聽不着脚步聲響。

紹華站在我前面，一直瞧着紹裘轉過牆角，再停了一會，估計他哥哥已經到了屋後，才回頭對我一笑，輕輕說「回頭見！」便一陣清風似的，直奔院牆。只見她一僂身伸手一搭牆頭，沒看見動作，身體已經順躺在牆頭上了。略略停頓一下，大約要看一看院內情形，一霎眼，人影已經不見。

這時，我把身體藏在樹幹後面，把手槍保險開了，一隻臂膀摟住樹身，一隻手端準了手槍，只伸出了頭，一瞬也不瞬地瞧着院子門。

我想無論何人，初次上陣，心下總有些寒凜凜地怪不舒服。又想到從前看了許多武俠小說，不斷地憧憬着許多行俠仗義的奇人俠士，或在光天化日之下，或在深更半夜，飛簷走壁，身入虎穴龍潭，或者報仇雪恨，或者懲奸除兇，替社會剷除了許多不平的事；這種憧憬，如今居然叫我親眼看見一件一件的變成了眞事；並且讓我身臨其境，也居然插身其中，好像串戲一般，做了一個小小的配角，又不覺興奮之至。但是想想又覺得有些惝惝惚惚，恰如做夢一般。

這樣經過了好大一會兒，聽聽裏面一點聲息都沒有，料想他們兄妹二人，也許正在黑暗裏撬門，開窗，一間一間屋子去探索；當然首先要探明，匪徒們把那位寶貝藏在什麼地方，匪徒們如何監視着，另外還有其他匪徒沒有，等等。我一邊目不轉睛的瞧住院門，一邊如此想着，誰知眼睛瞧的酸了，還不見裏面有什麼聲響動靜，不覺有些奇怪。

我平時沒有這種練習，也沒有一點這種經驗，也許由於神經過分興奮緊張，或是勞碌奔波了這大半天，不曾好好休息一下，這時竟有些倦了，倦得幾乎瞌睡，剛一瞇眼，猛然驚覺，忽然想起小說上，大破什麼寺，什麼窟，這些寺窟裏面，多半有機關啦什麼的，莫非這小小一所院落裏的匪窟裏，竟也裝上了機關，翻板，他們兄妹竟都落在機關陷阱裏去了？明知這是我的胡思亂想，可是想想不覺有些動了疑心。本來天下事，誰也料不準，而且這一個半天，加上這半夜，不是親身經歷，親眼看見了許多不經見的奇人怪事嗎？安知他們兄妹不是遇了意想不到的危險？

我想，我老是獃在這裏，眞像守株待兎一般，也不是玩意兒。萬一他們遭了險，我白守到天亮，也是無益。想着便離開樹身，想逼近院門去看看。這時才發覺我那舉槍的手，和摟着樹身的臂膀，停放久了，有些酸麻麻地，只好把手槍關了保險，臨時放在衣袋裏，兩手互相搓揉活動了一下。

走近院牆門，輕輕推了一下，竟關的結實實地。這時當然並無『百寶囊』一類的東西，可早想着二十多年隨身不離的那柄小刀；（共有大小刀片各一，指甲錯刀一隻，小剪一把，起瓶塞螺絲鑽一根等等，）隨時剪剪指甲，削削果皮之類用的，於是掏了出來，想把院門栓撬開。左試右試，鬧了一會，毫無結果，那扇門竟是文風不動關着。

「何不翻牆進去？」我問着自己。想想也不錯；好在這牆不大高，勉强還可對付；便袋了小刀，舉起雙臂，試了試離開牆頭，還差有二尺模樣；於是退後幾步，作一個衝式，對準院牆，跑了兩步，往牆上撲。一雙手倒是搭着了牆頭，可同時聽得脚下「脫」的一聲，有東西掉下去了。原是那枝手槍，臨時放在衣袋裏，而衣袋太淺，插不隱，就在躍身起撲的當口，把手槍甩出了袋外。幸虧關上了保險，否則還不定要撞出甚麼禍哩。

我想，我雖說不會經過特殊訓練，當然及不到管氏兄妹那等矯捷，可從前也在學校運動場上，耀武揚威過，也會和同學們賭賽過登高爬低。離開學校後，雖然一直趴在寫字台上，弄筆桿兒，可是近幾年來，雖說歲數兒大了些，不是也在鬧着太極拳，打飛脚，學京戲裏打把子，翻虎跳麼？怎的一到了正式上場，想應用一點手脚，竟顯得這等疲癃拙笨不堪？與他們兄妹比較起來，竟連一個小小配角資格都不够！想着，竟有些生氣，便把手槍摸到手，插在槍套帶裏，再照前一趟樣子，拚命往牆頭一撲。

牆頭倒是又被我搭攀住，可是第二步怎麼辦？要說拿腿撩到牆頭上去，談何容易？勉强兩隻手臂用力，把身體吊起一些，頭倒是冒出了牆一點尖子，覺得自己身子笨重之至。這樣還是不成，可不能用下巴鈎住牆。並且那牆頭不像槓子那麼容易抓握，竟是石塊和泥，敷衍成的一個鈍角尖頭，粗粗糙糙，而且鬆鬆地，就這搭在上頭，不立刻掉下來，還總算手頭上有點功夫咧。

鬧了半天，試了幾次，費了不少勁，我還仍舊好端端地站在牆外。還算徼倖，終於被我找到一塊小型的界石條，薄薄的，豎起來有二三尺多高；便挪了過來，倚在牆邊，作個臨時墊脚石。這樣借了一點勁，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讓我爬上了牆頭，暫時騎在上面。

正在一面喘氣，一面注意院子內情形時，瞥見茅屋上面，人影一晃，眞像小說裏形容的，如同一縷黑煙一般，其快無比，從這邊屋頂，溜到隔院的屋子上，瞬眼不見。同時這邊屋子，幾個窗口裏，忽然閃出了昏昏的燈光，通屋亮了起來。只見屋子正中的大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人從從容容地走了出來，冲着我招招手似的。可恨我這雙三五百度的近視眼，竟看不出是誰。瞧那高高個兒，斯斯文文的舉動，料想必是紹裘。雖是放下了心，可又覺得十分奇怪。難道屋子的人都被他們兄妹不聲不響地幹掉了？

我想設法往下跳去，忽見那屋子走出的人，身形一晃，從這邊院子地上一蹓，一聳身早翻到隔院那邊去了。這一下倒提起了我的精神，於是不顧一切，便提起跨着牆頭的腿來，往院子裏猛然一跳。人是下了地，可不是站着，也不是蹲着，竟是一雙手撐在地上馬趴着；一時似乎竟站不起來。剛才跳的時候，足跟猛然着地，震得小腿的直筋，又痳又酸。那一片地上又是濕膩膩地，簡直不能着力。

比及我慢慢把自己整理好了，趕到屋子門口張了張，正碰着屋子裏連着隔院的一扇門突地開了。燈光一閃，聽得紹華憨嘻嘻，格格地笑着。兄妹兩人一前一後走了出來。紹華看見了我在門口，又大聲笑起來。紹裘也是半喜半惱的微微笑着。

「寶貨丢哪，還有兩個西裝朋友也不見哪！」紹裘似乎很懊惱。「那時候我眞不應該跑開，竟被他們蹓掉了。」

「噢！」我也有些吃驚，失望。

「心佛兄，我給您瞧玩意兒。」紹華很頑皮似的對我招手。

這是一間外堂屋，倒也很寬敞，正中還有舊式的長條春台，方桌椅子等等。春台上有好幾支敬菩薩點的大紅臘燭。插在臘台裏的兩隻，都點燃了，一閃一閃的燒着。紹華拿了一隻點着燭的臘台，往裏屋走去。進裏屋，拐進了一間房，看見薦床上縛住兩個人，一頭一個，反背向裏。兩個人都是手脚反縛在一齊，這大概就是小說上的「四馬倒蹄？」

「還有哪。」紹華憨喜喜地，引我到後屋子裏。一看，地上一個，兩塊木板撐着的一隻床上，又是兩個，也是手脚反背縛在一起。

「這東西很積伶，還想作怪哪。」紹華指着地上的一個告訴我，「所以我讓在地上涼快涼快。」

回到堂屋，看見紹裘坐在方桌旁，一雙手抓住自己的頭髮，手肘擱在桌子上，好像在專心凝想。

「這兒來，心佛兄……」紹華引着我過到那邊隔院屋子去，「剛才這牢門橇了半天，竟弄不開，只得從屋上過去。」說着，已經進到屋內，「我們先沒知道這兩隔院都通着哩。」

進了東屋一間內房模樣的屋子，地上又是縛着一個，床上也是一個，床上的竟是一個女人，却是一身橫肉，衣服又短又小，全身綁的緊鼓鼓地。

「管大哥打算怎麼辦？」回到正屋，我問着紹裘。我們都坐了下來，吃着紹華帶的糖，抽着煙。

紹裘拍了一下桌子，搖着頭，嘆了一口氣，不願說話。

「我看我們抓一個來審他一下；」紹華主張。

「好，讓我來作一下臨時推事，試試看。」我想着只有我能說幾句這本地土話。

紹華瞧了她哥哥一眼，便一翻身跨進裏屋子去，我剛想跟進去助她一臂之力，誰知她眞快，早一隻手提了一個出來，（正是那個積伶的，）放在當地，側身睡着。只見她一僂腰，在那傢伙口裏掏出一塊布來，搭的扔在那東西臉上：「說話！」她指了指那傢伙的臉。那傢伙嘔了好幾口，眼睛翻起來，碌碌轉的瞧我們。

「你叫什麼名字？」我一發問，管氏兄妹聽了，早哈哈大笑起來，大約說我問的好笑，又是操的怪腔怪調。

「鄭得勝。」那傢伙說的一口湖南話。

「噢，你原來不是本地人？」我也改了一口三不像的湖南口音，紹華早又笑的打跎。

問去問來，問了半天，才知道他們這裏幾個人，從前都在軍隊混過，還打過仗。這裏兩所院子，僅是租借的，另外還有老巢。

「唔，對啷，……」紹華一拍桌子，「我知道了，大約與我那件事也有關係，也許……好，心佛兄您快問他老巢在哪兒，快點……。」

可是那東西也說不出地名，他們都沒去過。我又問他，今天究竟是什麼玩意兒。他說也不曉得，只知道每天拿兩塊錢，吃三頓飯，有時整天無事，有時一忙幾天。問到這裏，我一觸靈機，忽然想起小汽泡來，便瞧了瞧錶，問他們兄妹道：

「現在已經十一點了，我想我們快到車站去，打電話先找一位同學（小汽泡的事，沒對他們兄妹提起過），他在十里鋪當站長，又是本地人，也許他知道一些什麼，您二位看怎麼樣？」

「好的。」紹華搶着說。紹裘也點着頭。

「那麼，這裏的事，是不是要連夜通知那位××社的林君呢？」

「忙甚麼？……讓我們找到這般東西老巢裏，先幹完了事再說，反正餓不死他們，明天還怕沒人來……？」

「不成，」紹裘插口，「明天他們自己人來了，倒是放了生咧。……我看我們現在先去找那位貴同學，萬一不成，立刻再打電話通知那位林君，叫他們連夜趕來……」

「對啷，不然的話，還得在這兒守一夜咧。」紹華說着，便一抬身站起來，「三哥，還得找塊布給這東西堵上嘴。」說着自管走出院子去了。

（七）

「余大哥，沒有請你吃一杯，倒先要你破鈔。」小汽泡端起杯來，又是一盅，倒是好酒量。

我們到車站打電話給小汽泡，他早睡了。後來接了電話，說有要緊事找他，他倒高興極了。我們乘車到了十里鋪，他早等在站門口，死活要我們到他家吃杯酒。我因爲一者怕驚吵他一家，一者這裏或許不便說話，還有紹華不願下車，我知道她早想回旅社一次，洗洗澡哪什麼的。我呢，也不願一個人留在這裏，所以把小汽泡拉在一邊，問他可曉得些什麼祕密團體情形。聽他口氣，好像知道的很多，並且還可以從公安局偵緝隊裏，打聽消息，因此作主拖了小汽泡到我們旅社裏來。

我們四個人吃着，我先把我們的事約略說了一些，小汽泡聽我說起下午和晚上的事來，他好生佩服管氏兄妹，聽一句，一口酒；吃得紅光滿面：

「不瞞你們諸位說」，小汽泡個兒雖小，嗓子却很寬，說的一口夾生國語，並且拉開架子，使出英雄的氣派來，「兄弟雖然沒有經過大陣仗，也幹過些小玩意兒。」也許他在那裏想着水滸上的「浪裏白條張順？」也是九江人。「不是吹大氣的話，只要管小姐把那幾個狗雜種的像貌說出來，我就有這個本事找出他們的賊窩兒來。」

「倒沒留心咧，施先生。」

「那末說法，」小汽泡打着嘶嘍，沉吟着，「還是請管小姐從頭說說，究竟怎麼個來踪，怎麼個去跡；小姐怎麼個逃——不是，我說錯了……」小汽泡說溜了口，把話說走了。

「我可沒逃，我是打跑了他們，才找路回來的……」紹華糾正了小汽泡的錯誤，同時簡單幾句話，把她經過的情形說明了。

× × × ×

這件事眼面前還不十分明白。照紹華的話，她哥哥出門追蹤匪徒之後，約莫半小時，正閒得無事可幹，拿着一本筆記小說，預備消遣一會兒，忽然給侍役把門敲開，一擁進來了三個人，兩個制服，一個便衣，都是那們橫目豎眉地。那個便衣上前盤問了紹華幾句話，紹華也沒在意。

比及聽說要搜查，紹華就有些生氣，問他憑什麼來搜查。他們說凡是外路來人，不問是誰，都得搜查，是本土治安條例。紹華看見有制服警察，倒也無話可說，只好讓他們辦公。誰知一打開手提箱，就抖出了兩隻手槍。幾個混蛋，同時噪了起來，叫紹華跟他們到局裏去。紹華也不與他們爭辯，只把手槍執照扔給他們瞧，誰知他們把執照往袋裏一放，仍舊叫紹華一路走。紹華那裏肯聽這一套，便坐在那裏不理他們，叫他們滾出去，喊一個懂道理的上司來說話。

幾個混蛋知道碰着了狠人，硬來不行，於是唧唧噥噥商量了一下，又向紹華軟求起來，「還是公事，」又是那一套「上命差遣，概不由己，」之類的話。紹華聽了，本不想動，却一時興起，預備到局子裏去大大教訓他們一頓，這纔由他們帶了那兩隻手槍，一路去了。

上了路，却留心看那幾個東西，只引她走小道，小巷，不走大路，心下不免懷疑。轉了兩條小路，穿過一條窄巷，橫在前面，却是一片綠水，遠遠地看見那座廬山，插在半空裏，映在煦煦陽光之下，泛出一層紫霞。湖邊灣着幾隻小艇，他們把紹華請到船裏，紹華也不說話。這時候她已看出有些情形不對，不像正式公事。原先預備去教訓公安署的計劃，這時變作一個尋根究底，要看這幾個東西，倒底是什麼玩意。也正是合着小說上說的「藝高人胆大：」別說這兩三隻煙槍，不煩她一伸手，就是再加上兩倍三倍，也不在她心上。

那隻小船掠過了一個小島，島上還有一座亭子，又穿過了一座長堤小橋，便往廬山一邊划去，約莫二十來分鐘·船划到一個小汊港裏，才攏了岸。紹華早經明白，心下已有主意，只是不聲不響。一上岸就是山路，灣灣曲曲又走了二十多分鐘，紹華忽然想起她哥哥和我的事，不覺焦燥起來，覺得自己打錯了主意，知道這幾個東西把她弄到什麼地方去？還有多遠？自己還有正事哩。想了一想，便站住了。這時兩個制服在她前面，一個便衣隔開幾步，掉在後面。

紹華站住之後，立即側轉身來，往路邊一讓，後面正是一堵牆樣的一帶小崗子。這們一來，那前面的兩個制服和後邊的那個便衣，已經驚覺。那便衣一瞧，便冷笑一聲，一伸手想掏傢伙，打算威脅紹華。以爲一個女子，一個恐嚇就得聽話。紹華那裏容得他動作，早一個蹤步過去，舉起一隻手來，照他臉上打過去。那傢伙不懂手脚，一雙手本能地抬起來，一前一後預搪她一下。那知紹華僅是使的一個虛招，他那裏一抬臂膊，她滴溜一轉，早轉過那東西身後，使了一個擒拿；一手夾領抓住一手抄在軟腰底下，兜衣服連肉皮一把，沒有等他覺得痛，往後輕輕一帶，乘着他向前一掙的力量，早連提帶送，直送到那前邊呆怔怔站着的一對獃鳥面前，就勢輕輕一棚。

紹華這一捌，雖說很輕，就勢打勢，少說也有二三百斤的撞勁。兩個制服，一個靈活些的，側身往旁一讓，那一個弄昏了頭，却張開一雙手臂來預備攔接。接，倒是被他接個正着，可沒氣力撐得住，又來不及騰步，早被來人撞得一個仰八叉，可是張開的一雙手臂，並沒閒着，早摟住了來人的脖子。來人更留不住脚，只好就勢舂了下去。

那側身讓開了的一個制服，看出了這是全武行，自已苦於不大在行，因此只想捏起拳頭，向紹華吆喝，作式威嚇。紹華同他客氣什麼？乘他楞起眼珠子，正要張口的當兒，早一擺身，一個連環飛脚，朝他下巴蹬去。一則是因爲那傢伙本能有些靈活，一則紹華穿的白麂皮半高跟的皮鞋，所以這一蹬，雖然被他一仰頭讓過了下巴，却是把鼻子尖露出了峯頂，正擋住紹華鞋子後跟的去勢。照外行看，飛脚的集中力點是在足尖，而內行認爲足尖不能着大力，所以把勁集中在後跟上。幸虧紹華知道這幾個傢伙都沒手脚，所以只用了一二分氣力，立刻收住。

您想一隻肉做的鼻子，怎能擋得住皮鞋後跟？所以那傢伙只好「嗕」的一聲，和身向後倒了。聽紹華說，那東西自從受了這一蹬，又碰着是個沙鼻子，鬧了一臉一身血，早蹲過一旁，一邊握住鼻子，一邊嗚咽咽的哭着。

那跌在一起的兩個，一個想是後腦受震，暈過去了，不肯爬起來；一個想是趴下的時候不知是手指還是手肘跌重了，也在護痛掙扎着。紹華怕就悞自已的時間，雖然問了幾句，言語隔膜，也問不出所以然來，便向那穿便衣的取了手槍和執照，回頭往湖邊走去。到了湖邊，那隻小划子早不見了；又看不見別的船，只得按着四向，沿湖探路，繞着大圈子，尋了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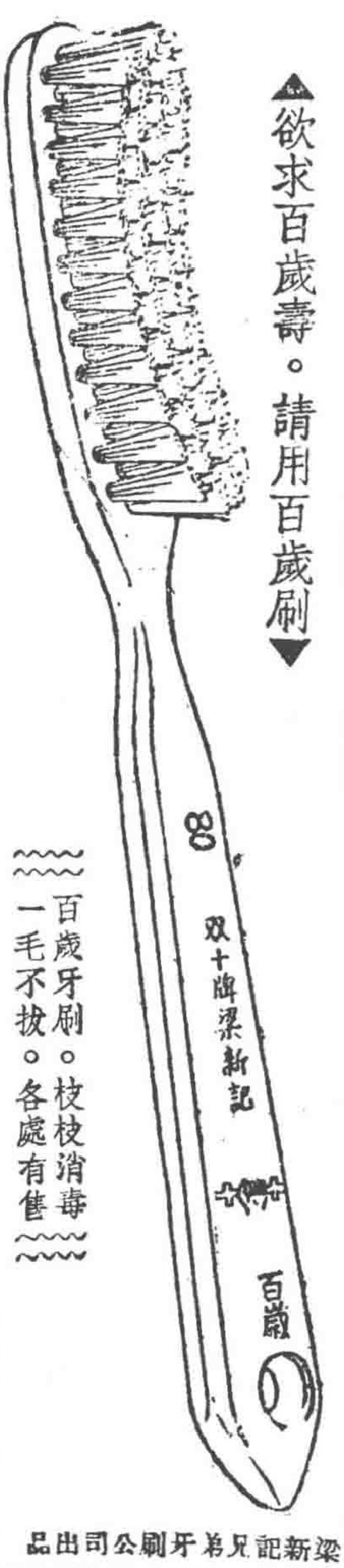
× × × ×

「嗐，咶咶叫！」小汽泡一面聽紹華說着，一面一杯一口，直往下灌，灌的舌頭都大了。「這事都在我肚裏了……我說給你們諸位聽；那出去的小巷叫『小倉巷兒』，那個湖就是『南門湖』，做詩兒的文學家，叫牠『甘棠湖』，那個亭子，叫『湖心亭』，又叫『煙水亭』，是咱們九江的風景古蹟，過一天我請你們諸位到那裏去喝一杯。

「鑽過了那座橋恫，就是裏湖，划子灣岸的地方，大概是……是上『三碗飯』的小路。……經你們諸位這麼一說，我倒想起一個地方來，沒得地名，只曉得那裏，有一個出名的坐地虎，一直不乾不淨，還有些不三不四的，出出進進……對了！」

他把酒杯一放，捏起拳頭，狠命一下，捶在桌面上，兜丹田裏嘆了一口氣。

「嗐，明天要不把他們那個鬼窩兒，攪的希爛，一齊都寫在我眼上……！」小汽泡大概醉了。

雙十牌
百歲


欲求百歲壽。請用百歲刷
百歲牙刷。枝枝消毒
一毛不拔。各處有售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京滬綫

上海北站至南京　　上行

距上海北站公里數	站名＼車次	54 △滬京四等客車	52 △滬京三等客車	2 滬京頭二等特別快車	74 滬錫二三等區間車	12 錫山號遊覽車	4 滬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6 滬京頭二等特別快車	76 滬錫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72 △滬常二三等區間車	58 滬京四等混合車	78 滬錫二三等區間車	8 滬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10 滬京頭二等夜特快車
	上海北站	1•20	5.00	7.00	7.30	8.30	9.00	11.00	12.30	15.20	16.20	17.50	21.00	22.00
51.68	崑山	2.4	6.51	—	8.56	—	10.06	12.15	13.44	17.22	—	19.46	22.34	—
86.33	蘇州	3.34 3.44	7.54 8.02	8.41 8.48	9.46 9.52	10.07 10.12	10.47 10.55	12.58 13.06	14.31 14.41	18.35 18.41	19.51 20.06	20.40 20.47	23.32 23.39	0.11 0.18
128.54	無錫	4.53 4.59	9.14 9.20	9.36 9.42	10.40	11.00	11.43 11.50	14.03 14.09	15.30	19.53 19.58	21.21 21.31	21.50	0.35 0.42	1.11 1.17
167.37	常州	6.07 6.30	10.56 11.07	10.31 10.41			12.47 12.57	15.08 15.18		21.05	22.43 23.03		1.40 1.50	2.18 2.28
212.10	丹陽	7.47 7.57	12.30 12.38	—			13.49 13.53	16•16 16.20			0.42 1.00		2.55 2.59	3.32 3.36
242.02	鎮江	8.48 9.11	13.35 13.42	12.0 12.15			14.30 14.38	17.04 17.13			1.57 2.10		3.45 3.53	4.21 4.28
311.0	南京	11•30	15.40	13.35			16.10	18.45			4.35		5.30	6.00

南京至上海北站　　下行

距南京站公里數	站名＼車次	73 錫滬二三等區間車	71 △常滬二三等區間車	53 △京滬四等客車	75 錫滬二三等特快區間車	51 △京滬三等客車	3 京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11 錫山號遊覽車	5 京滬頭二等特別快車	77 錫滬二三等區間車	1 京滬頭二等特別快車	57 京滬四等混合車	7 京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9 京滬頭二等夜特快車
	南京			2.50		7.00	9.00		11.00		15.50	17.00	21.00	22.00
69.02	鎮江			5.04 5.11		8.59 9.09	10.20 10.27		12.49 12.56		17.11 17.18	19.33 19.46	22.56 23.06	23.56 0.05
98.94	丹陽			6.02 6.07		10.00 10.08	11.03 11.06		13.42 13.51		—	20.44 20.54	23.59 0.03	0.58 1.02
143.67	常州		6.10	7.28 7.38		11.35 11.45	12.03 12.13		14.56 15.10		18.51 19.01	22.14 22.45	1.20 1.42	2.25 2.35
182.50	無錫	6.00	7.18 7.24	8.46 8.52	12.00	13.22 13.28	13.03 13.09	15.45	16.11 16.17	17.00	19.48 19.55	23.57 0.10	2.32 2.39	3.24 3.30
224.71	蘇州	7.03 7.12	8.39 8.50	10.45 10.53	12.50 13.00	14.37 14.45	13.57 14.0	16.32 16.37	17.11 17.18	17.55 18.03	20.4 20.51	1.50 2.10	3.32 3.39	4.23 4.30
259.36	崑山	8.34	10.08	11.50	13.46	15.51	14.50	—	18.05	18.49	—	—	4.28	—
311.04	上海北站	10.35	12.00	13.25	14.50	17.30	15.50	18.20	19.20	20.00	22.30	4.50	5.35	6.20

▲京滬滬杭兩路各次客車行車時刻表，自三十五年六月一日起重行訂定，茲詳列如左：

車次項內有△者，為沿途各站均行停靠之列車。

滬杭綫

下行　上海北站至杭州

距上海北站公里數	站名＼車次	23 滬杭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21 西湖號遊覽車	61 △滬杭二三等客車	67 滬杭四等混合車	41 △滬杭二三等客車	25 滬杭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上海北站	6.45	7.50	8.10	—	14.50	16.40
9.13	上海西站	7.04	8.06	8.36	9.36	15.15	16.59
44.59	松江	7.47 7.52	—	8.38 9.43	11.12 11.45	16.17 16.22	17.51 17.56
98.53	嘉興	9.00 9.10	9.50 9.58	11.14 11.23	13.53 14.08	17.53 18.03	19.20 19.30
150.58	長安鎮	10.16 10.21	—	12.51 12.56	16.04 16.20	19.33 19.38	20.35 20.40
189.74	杭州	11.25	11.45	14.10	18.25	20.50	21.35

杭州至上海北站　上行

距杭州公里數	站名＼車次	42 △杭滬二三等客車	24 杭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66 杭滬四等混合車	26 杭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22 西湖號遊覽車	62 △杭滬二三四等客車
	杭州	7.05	8.40	9.00	13.30	16.05	16.40
39.16	長安鎮	8.17 8.22	9.38 9.43	10.52 11.02	14.24 14.29	—	17.52 17.57
91 21	嘉興	9.56 10.06	11.03 11.16	12.58 13.20	15.35 15.45	17.51 18.01	19.27 19.37
145.15	松江	11.37 11.42	12.23 12.28	15.21 15.31	16.53 16.58	—	21.07 21.12
180.61	上海西站	12.47	13.14	16.55	17.45	19.46	22.16
189.74	上海北站	13.05	13.30	—	18.00	20.00	22.35